



鲍狄埃评传

K835.652/2

鲍狄埃评传

《鲍狄埃评传》编写组

DR 1/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2099



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12099

鲍狄埃评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8,6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3}{4}$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89 定价 0.54元



欧仁·鲍狄埃像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来自工人的少年诗人	(5)
一 初登诗坛的小歌手	(5)
二 《少年诗神》	(10)
第二章 积极投身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	(18)
一 阶级意识的觉醒	(18)
二 对二月革命的希望和失望	(24)
三 六月起义的于垒斗士	(35)
第三章 走向第一国际	(49)
一 同第二帝国作顽强斗争	(49)
二 终于找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	(59)
三 “巴黎,你快宣布公社成立!”	(67)
第四章 在巴黎公社的伟大日子里	(79)
一 热血沸腾,为真理而斗争!	(79)
二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98)

第五章	沿着公社的道路	(111)
一	战斗流亡生活的开始	(111)
二	更高地举起巴黎公社的伟大旗帜	(115)
三	向资本主义制度猛烈开火	(127)
四	“我们全都是共产党！”	(137)
第六章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46)
一	“一切还没有变！”	(146)
二	参加法国工人党的战斗行列	(154)
三	剥开“共和国”的漂亮外衣	(160)
四	热情讴歌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	(172)
五	战斗到最后一息	(183)
第七章	《国际歌》乘着革命风暴传遍全球	(197)
结束语	(210)
附录：鲍狄埃年表	(214)
编后记	(231)

引 言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国际歌》的歌声在全世界回旋激荡……

《国际歌》诞生在法国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它的每个字，都凝聚着巴黎公社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它的每行诗，都饱含着工人阶级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向往。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歌》曾唤醒多少奴隶，砸碎锁链，冲出牢房；曾鼓舞多少英雄，踏上征途，驰骋沙场；曾激励多少先烈，面对刀丛，大义凛然；今天，《国际歌》又在呼唤多少战士，继往开来，英勇奋斗，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

《国际歌》宏伟壮丽的歌词出自一个工人的手笔，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巴黎公社诗人的杰出代表，无产阶级的伟大艺术家——欧仁·爱德姆·鲍狄埃(1816—1887)。

在资产阶级选辑的千百本诗集里，人们读不到《国际歌》灿烂的诗句；在资产阶级编排的“桂冠诗人”的名单中，人们找不到鲍狄埃的光辉姓名。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高度评价他，全世界无产阶级热爱他。

在俄罗斯大地孕育着十月革命风暴的年月里，革命导

师列宁在纪念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的一篇文章中，热情赞扬了无产阶级诗人鲍狄埃和他的《国际歌》，称赞《国际歌》把巴黎公社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号召俄国无产阶级继承公社的革命传统，为推翻旧世界、开创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而斗争。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复辟阴谋，号召我们重新学习列宁纪念鲍狄埃的文章和学唱《国际歌》，亲自带领广大战士高唱《国际歌》，毛主席指出，《国际歌》的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于《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以后，在我党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关键时刻，《国际歌》的歌声再一次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进行不懈的斗争。

欧仁·鲍狄埃经历了法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剧烈的历史动荡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度过了峥嵘的一生。在波旁复辟王朝的封建重压下，鲍狄埃度过了困苦童年；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鲍狄埃在人民群众起义的枪声中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第一次大搏斗的1848年六月起义中，鲍狄埃“作为一个于垒斗士”，英勇地拿起武器奋战在起

义工人的队伍里；在黑暗的第二帝国时期，鲍狄埃不断探索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终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下，加入了第一国际的行列；在1871年巴黎公社可歌可泣的七十二个日日夜夜里，年过半百的鲍狄埃忘我地投身革命的激流，和公社的战友们一起建立了英雄的业绩；公社失败后，鲍狄埃没有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倒，在五月流血周后的第二天就写下了激昂悲壮的不朽诗篇——《国际歌》。他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他在晚年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以诗歌为武器，不倦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坚贞不渝地为无产阶级获得最后解放而战斗，这就是鲍狄埃走过的道路。

鲍狄埃是人民的诗人，无产者的歌手，他的诗歌忠实地记载了他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法国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觉悟，和他们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开始觉醒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过程，特别是经历了巴黎公社的斗争以后，诗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诗歌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鲍狄埃“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① 这座高高地耸立着的纪念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不朽丰碑，它使日益走向没落的剥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削阶级文艺相形见绌，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万里云烟尽收眼底，火热斗争凝聚笔端。鲍狄埃的诗歌，产生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之中；鲍狄埃的诗歌，合着时代的脉搏跳动；鲍狄埃的诗歌，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进军的号角。

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①”。

^① 列宁，《歌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第一章 来自工人的少年诗人

一 初登诗坛的小歌手

灰色的塞纳河，蜿蜒穿流古城巴黎，缓缓向西北而去。……

塞纳河是苦难巴黎的见证。千百年来，她汇聚了劳苦大众的多少血和泪，载满了巴黎人民的多少愁和恨……

塞纳河是英雄巴黎的摇篮，她养育的儿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多少年来，塞纳河上空一次次响起起义的钟声，塞纳河两岸一次次筑起巷战的于垒……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塞纳河目睹了人民大众和封建阶级的生死搏斗、反复较量。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首先在塞纳河畔发难，武装的群众高呼着“打到巴士底去”的口号，攻克了这个象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堡垒；1814年、1815年，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联合起来，两次打垮了拿破仑，把波旁王族的路易十八又塞进了塞纳河旁的杜伊勒里宫。“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①，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重新堕入封建专制统治

^①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的黑暗深渊。

1816年10月4日，路易十八登上王位后的第二个秋天，在巴黎市区中心，塞纳河北岸，圣安娜于60号的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的男孩子，这就是未来的无产阶级诗人，欧仁·爱德姆·鲍狄埃。

鲍狄埃一家世代代靠劳动谋生。祖父弗朗索瓦·鲍狄埃是个裁缝。父亲雅克·弗朗索瓦·鲍狄埃是制作木箱的手工业工人。

欧仁·鲍狄埃小时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十岁转入世俗小学。他喜爱学习，但到十三岁时，就由于家境贫困而辍学。他来到父亲的作坊，开始了艰苦的徒工生活。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早五点钟他就被叫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系上绿布围裙，没完没了地锯呀、刨呀、钉呀，直到日落天黑，精疲力竭。鲍狄埃后来曾这样描写这段生活：

在那制木箱的工作台旁，
他呆滞、困倦、迷糊和笨拙。（《小传》）

鲍狄埃后来写过不少反映童工悲惨生活的诗歌，如：《赤脚娃》、《漏水的鞋》等，有些就是以这一段生活感受为基础的。

沉重的劳动，困苦的生活，并没有使鲍狄埃放弃学习。他抓紧工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笈。在他家中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堆积杂物的旧橱，这个从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却成了小鲍狄埃的乐园。他在这里

翻寻旧书，对知识的渴望常常使他忘记疲乏，在树旁兴致勃勃地一直读到夜深人静。从树里的一本旧语法书上，他学习了作诗的格律。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的一本诗集，更使他爱不释手。贝朗瑞的诗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反封建倾向。他的许多歌词被看作是1830年七月革命的子弹。贝朗瑞诗歌鲜明的政治内容，朴实无华、琅琅上口的民歌风格，都深深地吸引了这个身受重压的小童工。鲍狄埃工工整整地从头到尾抄下了贝朗瑞的诗集，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一首又一首地背诵，这时，“贝朗瑞就是我心中的荷马、维吉尔、贺拉斯。”^①（《给拉法格的信》）。他开始刻苦地练习写诗，希望自己也能象贝朗瑞那样，用滔滔的诗句来表达心中的忿怒和对幸福的向往。

1824年继位的查理十世，进一步强化了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统治。他推行的一系列法令措施，不仅旨在削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日益增长的势力，也加深了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压榨；1827年到1829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引起了各个被压迫阶级的普遍不满，反对复辟王朝的革命情绪迅速蔓延。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颁布敕令，宣布取消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解散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反动的七月敕令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报纸上公开宣布，“政府已丧失合法性质，人们无

^① 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著名诗人。

须再服从它了”。7月26日晚，巴黎的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7月27日，工人区开始武装起义，人们拿着棍棒、枪支走上于头，筑起巷战工事，高高地举起象征共和国的三色旗。经过三天的激战，起义者攻占了杜伊勒里宫，结束了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

七月革命胜利了。胜利首先应该归功于巴黎的工人阶级。他们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忘我的牺牲精神，使银行家拉斐特也不得不承认：满载荣誉的是“那些忝居末位的阶级。”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从1830年起，在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①

“1830年的光荣日子是将我唤醒的第一声战鼓。”（《给拉法格的信》）当时，还不满十四岁的鲍狄埃，为震惊欧洲这场革命风暴所激励，跟着忿怒的人群走上于头。口号声，枪炮声，冲杀声，塞纳河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汹涌澎湃的巨浪。鲍狄埃爬到卢伏瓦广场正在修建的一座教堂的脚手架上，注视着激烈的战斗。“打倒波旁王朝！”“自由万岁！”的喊声，在他耳边回响。在攻占罗浮宫的最后的枪炮声伴奏下，他情不自禁地跟着高喊：“自由万岁！自由万岁！”……于是，鲍狄埃的第一首诗歌在战斗的烈火中诞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生了，它的题目是《自由万岁》，它的叠句也是“自由万岁！”

这“自由万岁”的呼声，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鲍狄埃从中感受到的，却是人民群众对封建专制的切齿痛恨、他们的革命激情和胜利的欢乐。身受压迫的少年诗人鲍狄埃在诗中忿怒地诅咒波旁王朝那“万恶的政权”、“昏庸的君主”、“暴戾的统治”，热情地欢呼革命粉碎了套在人民身上的“镣铐”，使“自由”又“闪耀着光辉”。和当时的起义群众一样，鲍狄埃天真地相信：七月革命的胜利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自由，和无限美好的未来。

而今自由重又带来希望，

啊！我们无限幸福无限欣慰。

.....

新的一天，预示我们的未来灿烂光辉，

自由万岁！自由万岁！

这首诗尽管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是成熟之作，但热情奔放的诗句，却朴素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具有激动人心的鼓午力量。

就是这样，在斗争的热浪中，在枪炮的伴奏下，鲍狄埃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起点。它体现鲍狄埃的诗篇产生于阶级的激战之中，预示他今后的创作道路也将是一条战斗的文学道路。

二 《少年诗神》

1830年的革命激发了鲍狄埃的创作热情，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在短短的一年中接连写下了许多诗歌。这些诗在1831年汇集成册，在一位民歌作家查理·勒巴日的帮助下出版，题名《少年诗神》。这本诗集在1832年曾经再版，可见鲍狄埃的早期诗歌，已经颇受群众欢迎。

《少年诗神》包括集前献诗共十六首，其中绝大部分是政治诗。对七月革命的歌颂和幻想，对七月王朝的失望和谴责，构成这部诗集的基本主题。整部诗集贯串着反对专制暴政，反对民族奴役，争取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鲍狄埃怀着无限美好的希望，热情地歌颂了七月革命的胜利。但是，七月革命象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只是利用了无产阶级力量，而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利益。当波旁王朝覆灭的命运已定，战斗的枪声逐渐平息时，资产阶级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夺取政权了，他们聚集在拉斐特家里，决定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为国王。于是，七月革命中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流血斗争的成果，就归结为以资产阶级的君主制代替封建贵族的君主制。自由派银行家拉斐特陪着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举行进时，失口说出：“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

在这个银行家统治的国家里，“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

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要为了起码的生计而斗争！”^①时刻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鲍狄埃，立刻意识到革命的不幸结局：

冬天乘着飞快的翅膀，
使七月的鲜花凋萎枯瘦，
它那严峻的酷寒
也把我们的心的紧收。（《继续奔走吧》）

七月革命的鲜花凋落了，七月革命的果实被篡夺了，七月王朝如同“严峻的酷寒”，摧毁了人民群众的幻想。鲍狄埃看到，波旁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七月王朝却同样残酷地压迫、奴役劳动人民。他讽刺地写道：

朋友们，别再更换国王啦，
因为反正是一个样。（《反正是一个样》）

对七月王朝幻想的破灭，并没有使鲍狄埃失去斗争的勇气。他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毫不犹豫地把揭露的笔锋指向七月王朝。他忿慨地指出那邦“卑鄙的小人”“又在王宫里阿谀献媚”，人民又被“套上枷锁问罪”；七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被一帮“钻营谋利之徒”篡夺，而七月革命的真正英雄——广大劳动群众，却过着“失业贫困、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鲍狄埃严正地警告七月王朝的统治者，如果人民忍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7页。

无可忍，将会再次揭竿而起：

部长们，你们竟如此健忘，
忘了人民和他们的子金！
然而那三天里^①，忿怒的人民
教你们不敢再耀武扬威。
你们妄图剥夺我们的自由，
趁她正在安睡，
当心弄醒了她，
因为反正会一个样。（《反正是一个样》）

鲍狄埃坚信：法兰西的未来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一旦觉醒，将会重新拿起武器，革命的烈火还将燃遍全国，他决心继续战斗：

春风会使神圣之火，
重新燃遍法兰西国土！
为了歌唱这甜蜜的希望，
继续奔走吧，啊，小歌手！（《继续奔走吧》）

在《少年诗神》中，诗人还忿怒谴责了欧洲封建势力的反动堡垒“神圣同盟”。当时充当“欧洲宪兵”的沙皇俄国和以沙皇为头子的欧洲“神圣同盟”，为恢复和巩固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到处以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神圣

^① 七月革命从1830年7月27日到29日进行了三天，“三天”即指七月革命。

同盟”是“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① 鲍狄埃对这股反动势力表现了极大的义忿。他把神圣同盟的阴谋称之为“最可怕的灾难”，要人们“当心那个神圣同盟，再次喷吐它的凶焰”（《三色》），指出“沙皇正下令集结军队”（《反正是一个样》），“他要埋葬那高贵的自由，把它的帝国建立在废墟之上”（《最后的希望》）。但是，人民不会答应，人民将奋起为自由而战：

如果君主们侵犯法兰西，
他们将很快遭到惩罚，
所有法国人都会团结一致，
飞快地赶去保卫她。（《三色》）

鲍狄埃庄严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为了保卫我的祖国，
我将献出一切，臂膀和琴。（《我的命运》）

鲍狄埃不仅关注法国人民的命运，对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也寄予无限同情。他有好几首诗写到波兰人民抗击沙皇侵略的斗争，如《最后的希望》、《请再拨动你的琴弦》、《哥萨克之歌》等。鲍狄埃无限深情地赞颂了波兰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波兰人民的斗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鲍狄埃坚信，无耻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的扩张只会引起更激烈的反抗，老沙皇称霸世界的美梦绝不能久长，人民群众最终将把它彻底埋葬：

华沙被占领，但没有被征服，
每个爱国者都象壁垒般坚强。
宁死不当亡国奴，
他们的英名将永世传扬！

.....

灿烂的太阳，自由的星辰，
请快来照亮悲惨的华沙城。
热爱祖国的波兰人仍在抵抗
野蛮的哥萨克带血的刀刃；
当你的光辉促成人民的联合，
法兰西人民也将为你献身，
象火山喷射熔岩，

自由波兰定会在共同战斗中新生！（《最后的希望》）

从《自由万岁》到整部《少年诗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登上文坛的第一天开始，这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就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充满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里，以夏多布里昂等为代表的反动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颇为风行。他们那些抒发感伤情怀，宣扬逃避现实的凄婉哀歌，是为复辟倒退的政治服务的。把鲍狄埃这时期还带有几分稚气的诗歌和夏多布里昂等刻意雕凿的“完美”之作相对照，就越发显出鲍狄

埃这一创作特色的可贵之处。它朴素地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体现了年轻的无产阶级的蓬勃朝气。随着鲍狄埃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随着鲍狄埃革命文艺观的逐步成熟，他的这一创作特色日后愈益突出，愈益鲜明。

鲍狄埃把他的第一本诗集献给他所尊崇的民歌大师贝朗瑞。因为诗人早年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贝朗瑞的影响。他曾有意识地把贝朗瑞当做自己的榜样：“培育了我的灵魂的种种感情，轻易地让位于您的教训。”（《致贝朗瑞先生》）他热情地赞颂贝朗瑞：“啊，贝朗瑞，我神圣的典范！你曾歌唱法兰西和她的苦难。”（《我的命运》）鲍狄埃也象贝朗瑞一样，以写政治诗为主。他诗歌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显然与贝朗瑞的思想是有联系的。在艺术形式上，鲍狄埃也以贝朗瑞的诗歌为楷模，继承了法国民间歌谣的优秀传统，努力运用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节奏明快，易于配曲传唱。《少年诗神》中绝大部分诗歌都是民歌体，其中有八首采用了贝朗瑞歌谣的曲调。

但是，七月革命后的贝朗瑞，由于对七月王朝的统治感到失望，一度表现消沉。鲍狄埃寄给他《请再拨动你的琴弦》一诗，委婉地批评了贝朗瑞的沉默，热情地鼓励他“振作起来”：

怎么，贝朗瑞，你已打算引退？
难道岁月已使你的歌声衰微？
难道你没有看见卑鄙的小人，

又活跃在宫廷里阿谀献媚？
他们重建起偏见的殿堂，
还想把我们套上枷锁问罪。

.....

难道你没有看见伟大三日^①的子弟，
如今缺衣少食，在失业的道路上徘徊？

鲍狄埃认为：正因为现实如此黑暗，压迫如此深重，才更应该不断拨动琴弦，用诗歌来战斗。他呼吁贝朗瑞：

快拿起你讽刺的长鞭，
请再拨动你的琴弦，诗圣贝朗瑞！

这首诗表现了鲍狄埃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这种顽强的、旺盛的斗争锐气，不正是刚刚开始“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②的精神面貌的最好体现吗？

读到鲍狄埃这首诗后，贝朗瑞对这位少年诗人表示了赞赏。1831年11月1日，贝朗瑞给鲍狄埃写了一封回信：“感谢您寄给我那首十分优美的诗篇，如果您只有十五岁的话，那简直是一篇杰作。”同时他又别有深意地告诫鲍狄埃，不要因为写诗而忘记了，“任何一个最普通的手艺人，也比大多数诗人对他的祖国更为有益。”这句话出自已经颇负盛

① “三日”指七月革命。见第12页注①。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名的贝朗瑞之口,只能说明他没能摆脱自己的消极情绪。实际上鲍狄埃远比贝朗瑞更理解劳动,理解劳动人民。他的一生就是劳动者的一生。正如他在《致贝朗瑞先生》的题诗中说的:“我热爱光辉的姓氏,高贵的职业,伟大光荣也使我羡慕,但显赫名声给予我的幸福,却比不上劳动和简陋的茅屋”。始终扎根在劳动人民之中,和他们并肩战斗,一齐前进,这正是鲍狄埃与一切剥削阶级作家的根本区别。

鲍狄埃没有受贝朗瑞的消极情绪影响而仃止创作。在他的心目中,诗歌,这是“讽刺的长鞭”,是战斗的武器,绝不能轻易丢弃。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日益衰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创作的批判锋芒也逐渐减弱。新的斗争需要新的歌手。来自工人的少年诗人鲍狄埃,正是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而诞生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烈火中,他不断冶炼自己的阶级意识,用他不断增长的革命激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拨动“琴弦”,一声更比一声高,一曲更比一曲美。

第二章 积极投身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

一 阶级意识的觉醒

“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①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显著成就。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而这些财富的生产者却遭受愈来愈深重的剥削。当时法国工人的工作日一般长达14—15小时，工资却低得难以糊口。许多工人只能睡在地窖里光秃秃的地上，一抱干草就算是褥垫。厂房狭窄拥挤，卫生条件很糟，各种传染病夺去了大批工人的生命。尤其是童工，死亡率高得惊人。

残酷的剥削，悲惨的生活，迫使无产阶级奋起反抗。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法国各地不断爆发工人的起义和罢工斗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武装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373页。

起义,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度革命团结和坚强的战斗意志。他们用腰刀、步枪和棍棒对政府军作战。在起义者的旗帜上写着“劳动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他们庄严地宣布:“1830年7月,资产阶级为自己完成了革命,现在我们也要进行自己的革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在法国工人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年轻的鲍狄埃,热情参加工人的各种社会活动,阶级觉悟日渐提高。

当时,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很多民间诗社。这些团体的核心人物,有的是革命的民主共和派,有的则倾向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诗社的成员大多是穷苦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诗歌爱好者。他们下工以后,聚集一堂,无拘无束,气氛亲切而热烈。许多人常常身穿工装,脸上还带着油污,就赶到聚会的地方。顿时,小小的屋里就人声鼎沸,轻烟缭绕。在这些聚会上,人们可以听到已经颇有名气的老将的铿锵的诗句,也可以听到初出茅庐的新手用胆怯的声音读出的处女作。听众们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时而露出赞许的微笑,有时也展开激烈的争论。优秀的诗篇在这里不胫而走,反抗的情绪在这里互相沟通。

1831年到1832年初,鲍狄埃仍在父亲的作坊做工,整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但每当夜幕降临,他总是不顾疲劳,兴致勃勃地去参加诗社组织的诗歌晚会。正象他在《小传》一诗中描述的:“当他出现在诗会上,却变得如痴如狂。”这种

诗会常常持续到午夜时分，鲍狄埃回去后往往只能休息四、五小时，又要起床作工。

这时的鲍狄埃，除了写诗，还曾写过五、六部显然不太成功的诗剧。后来诗人饶有风趣地写道：“对我和大家都非常幸运的是，老鼠把这些诗剧的最后半行都啃啮光了。”（《给拉法格的信》）

1832年，为了得到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鲍狄埃曾离开木箱作坊，来到蒙马特尔城郊，成为一所小学里“肮脏的、衣衫褴褛的管理员，挣的钱比管理宿舍的女佣人还少一半。”（《给拉法格的信》）在这里，鲍狄埃结识了比他小六岁的亨利·缪瑞。他给缪瑞读他的诗，唱他的歌，这种对诗歌的热情很快地感染了缪瑞，缪瑞后来也成为作家。

1834年以后，鲍狄埃当过短时间的纸店伙计，接着又回到原来的木箱作坊。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了。他中等个儿，宽宽的肩膀，充满青春的活力。为了锻炼意志，他有时在繁华的十字街头练习写诗，有时又冒着严寒，穿著单薄地在林荫道上散步。虽然生活贫困，但他辛勤地劳动，奋发地写作，精力异常充沛。他勤奋好学，对一切都有兴趣，对一切都想了解。他不仅写诗，还学习绘画。业余学习的绘画艺术，后来竟使他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绘图师。

1838年左右，鲍狄埃到一个朋友的工厂里当绘图工，负责设计美术图样，并兼任会计。鲍狄埃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绘图时不拘于僵死的法则，往往用一支普通的炭笔，

信手画出新颖的图案。后来鲍狄埃说，在他离开这家工厂以后他才发现，他为这个朋友长期卖力，而这个朋友却在友谊的面纱下，对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给拉法格的信》）

这段时间里，他和同他年令相仿的好友阿德里埃·勒留住在一起。这两个穷苦的朋友，挤在蒙西尼于一号七楼上的一个亭子间里，小屋的窗子面临汪达杜尔广场，可以望见文艺复兴剧院的后影。这间屋子里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一无所有，却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此时勒留已经为剧院写过一些剧本，现在又和鲍狄埃合作，为两家儿童剧院创作儿童剧。1843年7月，其中一家剧院发生火灾，他们的剧作不幸被全部焚毁。

不久，鲍狄埃又与缪瑞重逢。缪瑞随即成为蒙西尼于一号的常客，这个小阁楼便更加热闹起来了。后来以勒留、缪瑞和纳达尔等人为核心，组织了一个名称幽默的诗社——“饮清水者”。由于参加的人个个囊空如洗，聚会时只能以水当酒，因而得名。鲍狄埃经常参加这个诗社的聚会，还常参加“赛诗会”、“三色诗友社”以及其他一些诗社的活动。在当时影响较大的“赛诗会”诗社中，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民间诗人，如：路易·费斯多、纪尔、加巴索尔、布隆戴尔、都凡、杜尔勒米纳、法发尔、沙吕、弗朗西斯……等等。这些活动和交往，不仅使鲍狄埃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而且十分有益于他创作水平的提高。

诗社、文艺社等各种社团的活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人们在这里读诗谈艺，也在这

里议论时事。这就必然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惧不安，他们明令禁止“一切旨在攻击国王和王室成员的诗歌”，但许多社团聚会的地方，仍然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

在鲍狄埃参加的社团活动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鲍狄埃与“新四季社”的关系。“四季社”原是革命家布朗基在三十年代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十年代末，曾在巴黎单独发动武装起义。在共和党的俱乐部“人民之友”的集会上，鲍狄埃曾听到布朗基热情奔放的演讲，布朗基对路易·菲力浦的猛烈抨击，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十年代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主要成员都是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巴贝夫主义者。该社的活动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由于鲍狄埃曾参加“新四季社”组织的进步活动，他的名字也和该社的“不轨活动”连在一起，被写进了警察的秘密报告。

黑暗的社会现实，残酷的阶级压迫，乃至“朋友”对他的无情剥削，都使鲍狄埃的革命情绪日益增长。诗社的活动，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与当时一些革命者的接触，对启迪鲍狄埃的阶级觉悟起了重要的作用。鲍狄埃后来曾说过：在1832年我是共和主义者；到1840年，我成了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时鲍狄埃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巴贝夫的平均共产主义。巴贝夫的“平等派”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末，他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贫富差别，通过暴力建立真正的平等社会。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巴贝夫学说，把它列为“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①同时也严厉批判

过巴贝夫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巴贝夫主义在法国工人中仍有相当大影响。鲍狄埃曾经读过邦纳罗蒂的《平等派的密谋》。巴贝夫要求消灭不平等现象和实现普遍幸福的主张，在鲍狄埃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约在1840年，我写过一首巴贝夫主义的诗歌，现在我手头只有不完全的抄件。我把诗的手稿交给了一个朋友，他是共产主义宣传者。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首诗印了出来，并在里昂和南方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从一份反动小报上我才得知：‘在由于多疑和无知而倾向于犯罪作乱的劳动阶级中，这颗纵火的火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给拉法格的信》）鲍狄埃所说的这首诗，题目是：《是人各一份的时候了》。可惜的是，这首诗现在连那份“不完全的抄件”都没有保留下来。但从诗题上，也可看出这首诗的巴贝夫主义色彩；而从反动派的惊呼中，更可以看到这首诗的锋芒和冲击力。

鲍狄埃点燃的“这颗纵火的火星”，在布满干柴的法国，从北方的塞纳盆地，飞到南方的地中海岸；从塞纳河畔的巴黎，飞到罗纳河旁的里昂和卢瓦尔河旁的图尔。它在工人们的心中播下了造反的火种，它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图尔还曾出现一首未署名的题目相仿的诗歌：《难道不该人各一份吗？》由此也可看出鲍狄埃那首诗影响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之广。

从1832年到1846年，鲍狄埃热心地参加诗社活动，创作了不少诗歌，但一首也未能保存下来。除上面提及的《是人各一份的时候了》以外，缪瑞在1845年2月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鲍狄埃的两首新诗很出色”，但这两首诗连题目也已无案可查了。《是人各一份的时候了》的诞生，可以看作是鲍狄埃阶级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他成长为一名工人诗人的标志。从四十年代起，鲍狄埃便开始用诗歌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斗争，用诗歌反映工人阶级的情绪和要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①

“工人欧仁·鲍狄埃”——这是诗人在四十年代创作时常用的署名。工人鲍狄埃紧握着批判旧世界的笔杆，走上了战斗的文学道路；同时，他也时刻准备着拿起摧毁旧世界的枪杆，投入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

二 对二月革命的希望和失望

四十年代末的法国，阴霾重重，雷声隆隆。

七月王朝的阶级基础本来就极其薄弱，因为，“在路易·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所谓**金融贵族**。”^①这个“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由于“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二业资产阶级的利益”^②而招致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内的普遍不满。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欠收造成严重的饥荒；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工商业总危机带来失业、工资下降和物价暴涨，这“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不平的怨言发展成了起义。”^③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规模宏大的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中。1847年复活节，对阶级斗争总是极为敏感的鲍狄埃，写了《复活节的鸡旦》一诗，真实地反映了二月革命前夕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资本这劳动的主宰，
用吸盘汲去了全部利润，
只为着继续敲骨吸髓，
才留点残羹让工人苟延性命。
法律却一意偏袒资本，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

② 同上，第396页。

③ 同上，第397页。

颁布严禁行乞的法令。

鲍狄埃以复活节的鸡旦比喻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指出这果实已被路易·菲力浦篡夺：“狡黠的国王把白旦窃为已有，为自己做成一盘盘炒旦。”同时又以白旦暗示即将到来的革命，预言统治者必将受到惩罚：

可是要得到理想的白旦，
必须经受斗争风雨的考验，

.....

明天当我们获得了胜利，
决不饶恕逼我们斋戒的坏旦！

1848年，革命的1848年来到了！这是欧洲历史上光辉的一年，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光辉的一年。

这一年二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了。这个伟大的文献，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几乎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同时，爆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大风暴，这场风暴的中心就在法国。

1848年初，法国的革命形势已完全成熟。下议院争取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改革选举制度的论战揭开了革命的序幕。资产阶级议会改革派原订于2月22日举行大型政治性聚餐会，但遭到政府的明令取缔。资产阶级在当局的恫吓和威胁面前退缩了，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却在2月22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工人们喊着“改革万岁！”和“打倒基佐！”的口号，唱着《马赛曲》，向波旁宫行进。政府军向工人开枪，游行队伍被驱散了。可是第二天，更多的人走上街头，示威演变成武装起义。23日、24日两天，巴黎筑起了一千五百多座堡垒，激烈的巷战迅速在塞纳河两岸展开……

在堡垒的后面，在巷战的硝烟中，人们可以看到鲍狄埃活跃的身影，战斗的英姿。他第一次用劳动的手、写诗的手，拿起了武器，和阶级弟兄们一起投入了埋葬七月王朝的斗争。

2月24日凌晨，鲍狄埃和起义群众一起高喊着“打倒路易·菲力浦！”的口号冲进了杜伊勒里宫。路易·菲力浦未及整装，仓皇出逃。群众欢天喜地地高呼“共和国万岁！”把象征君主制的国王“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烧毁。火焰卷着浓烟冲向天空，二月革命在欢呼声中宣告胜利！

无产阶级是二月革命的主力军。人民群众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鲍狄埃深受感动。他挥笔写下了《人民》(1848)一诗，热情地讴歌劳动群众的革命形象：

脚踏泥泞，面对枪林，

几枝旧枪作武器，
任凭饥肠辘辘，
不愿唇焦舌燥，
二月里，正如七月间，
这战斗的巨人又挺身而出。

这个“巨人”的形象，是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战士的艺术再现。困苦的生活迫使他们揭竿而起。他们手执破旧的武器，却敢于“迎着鏖营炮火袒露胸膛”。他们拼死血战，英勇牺牲，不是为了牟取个人的私利，而是为本阶级争取生存的权利，为了使孩子们能有充饥的面包。

他渴望这些权利，
即使用生命去换取也在所不惜。
在暴君的宫殿上，他用瘦削的手，
刻下了这样的字迹：
不自由，毋宁死。

鲍狄埃这首著名的诗篇发表在当时支持二月革命的《工场报》上。在斗争中，鲍狄埃成为这家报纸热情的撰稿者。

鲍狄埃的这首诗有力地说明了，人民，穿着破衣烂衫，受着饥饿折磨的劳动人民，才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勇士。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换得了暴君的灭亡。但这首诗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和当时大部分法国工人一样还不理解自己的

历史使命，还没有意识到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而是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仅仅归结为争取劳动权和生存权。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给资产阶级的篡权造成了可乘之机。

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平时玩弄革命词藻，高喊革命口号，在路易·菲利浦的高压政策面前却畏缩不前、无所作为，工人的武装起义更把他们吓得胆战心惊。及至群众打落了王冠，焚毁了王坐，他们才匆匆钻进市政厅，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轻易地攫取了胜利果实。

鲍狄埃和他的伙伴们没有忘记1830年的教训，他们决心凭自己的力量争得共和国。2月25日，工人代表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而且宣称：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二十万人回来。当时于垒尚未拆除，工人也没有解除武装。临时政府迫于工人的压力，不到两小时就宣布成立共和国。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看见巴黎各处墙壁上赫然出现这样几个令人心醉的大字，鲍狄埃十分兴奋。他真心诚意地把共和国看作自己的政府，天真地期待着共和国去实现工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①。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9页。

然而，“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① 为了获得这一认识，巴黎的无产阶级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月革命的大动荡时期，武装的工人是巴黎的实际统治者，资产阶级慑于工人武装的威力，不得不作出讨好工人的姿态。他们假惺惺地向工人阶级脱帽致敬；应工人的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实行普选制；宣布保障劳动权和缩短工作日；还在卢森堡宫成立了一个所谓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卢森堡委员会”，声称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却居心叵测地把临时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工人代表”挤出政府，抛进这个徒具虚名的委员会，让他们去应付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马克思把卢森堡委员会称作“一个虚弱无能的部”，“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② 同时又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表现”。^③

资产阶级这些虚伪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欺骗的目的，使鲍狄埃和大多数法国工人一度对临时政府产生幻想。

当时，鲍狄埃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民间歌手，他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写了大量宣传鼓动性的诗歌。他的歌有时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②③ 同上，第401页。

在《工场报》上发表，有时印成活页，在街头巷尾传唱。在这时期，鲍狄埃相继出版了两本小诗集：《车间之歌》和《共和之歌》。前者收集了《复活节的鸡蛋》、《自由之树》、《请捐献吧，为了法兰西！》、《工人国民自卫军》等六首；后者收集了《普选》、《废除死刑》等诗。为二月革命的胜利所激动的鲍狄埃，一心以为革命后的一切都是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在这些诗中，他真诚地歌唱“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欢乐》），热情地为共和国的每一项“改革”欢呼；他歌颂普选法的颁布（《普选》）和死刑的废除（《废除死刑》）；歌颂卢森堡委员会的成立，并对它寄予热切的希望（《劳动委员会》）。鲍狄埃期望这个委员会“开辟通往进步的道路”，以为一个理想的“劳动的世界”已在前面向他招手。为了帮助共和国解决财政困难，鲍狄埃还曾呼吁为共和国募捐（《请捐献吧，为了法兰西！》），并主动献出父亲留给他的银杯。当时的《公报》曾登载鲍狄埃给贝朗瑞等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父亲是一个忠诚的穷苦的工人，他留给我的唯一遗产是一个银杯，现在我把它献到你们手中。”

鲍狄埃对临时政府的轻信，反映了当时法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说明二月革命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七月王朝时期，王冠掩盖了资本的统治，国王和一小撮金融贵族被认为是应对一切灾难负责的罪犯。“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

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① 所以，“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时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列在一起”^②，而且在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后，“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③

但是，谎话总是不能持久的。鲍狄埃不久就发现，临时政府除了一连串的空洞诺言外，并不打算给予无产者任何实际利益。“漂亮的”二月革命没有给饥饿的人带来面包，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工作；资产者依然花天酒地，劳动者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胜利的兴奋和喜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怀疑和失望。鲍狄埃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写下了《我饿》(1848)这首诗：

身体说，我饿！我饿！
没有必需品供我生活；
贫困这蛆虫在啃啮死者，
但更厉害地把活人折磨。
何时我才能得到面包？
身体说，我饿！我饿！

“精神”也说，“我饿！我饿！”“心灵”也说，“我饿！我饿！”二月革命胜利了，在革命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无产者却

①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③ 同上，第401页。

一无所得。资产者占有了一切，给无产阶级剩下的却只有贫困，从物质到精神的极度贫困。鲍狄埃用“我饿”的呼唤，表现了人民的深重苦难，表达了群众的忿激不满。

工人开始不满，资产阶级也不打算长久地和无产者握手言欢。“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①，临时政府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在暗中盘算着怎样把工人“收拾”掉。

革命的大动荡刚过去，临时政府就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和孤立工人的力量，解除工人武装。他们一方面开办国家工场欺骗麻痹无产阶级，并用金钱收买工人中的不坚定分子；另一方面用高薪招募反革命别动队，作为对付无产阶级的反动武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他们转而保护和扩大二月革命所要打倒的银行资本，同时恶毒地以支付国家工场的费用为借口，大量增加捐税，把全部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和中小资产者。这样一来，法国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竟普遍误认自己穷困的原因，就在于要养活国家工场的那些“游手好闲”的工人。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的同盟者，现在已站在它的对立面去了。

法国的工人阶级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这一切，使鲍狄埃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共和国内部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在“共和国万岁！”的一片欢呼声中，每个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阶级的欢呼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和内容。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共和国，和工人们所渴求的共和国是毫无共同点的。在《杂货商给 1848 年立法议会的请愿书》(1848)中，鲍狄埃模仿资产者的口吻写道：

为保障商业界的利益，
必须有铁一般的手腕

.....

请你们仿效所有前任，
对这门生意严加保护；
我们要求共和国政府，
多给杂货商一些好处。

资产阶级认为革命早已超过预期的目的了，谢天谢地，工人的“野蛮行为”总算被“取缔”，“秩序和法纪”总算已经恢复，现在共和国的任务应该是保证资产者发财了。

鲍狄埃痛心地看着，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把他心爱的“共和国”攫为己有。资产者要共和国和它所有的“前任”一样，用铁的手腕镇压劳动人民，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在《正直的共和国》一诗中，鲍狄埃进一步尖锐地指出：标榜“正直”的共和国并不“正直”，大资产阶级依然坐镇交易所，支配一切，他们收买宪兵、控制舆论，在共和国的庇护下搜括民脂、牟取暴利，为了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要求共和国成为“强有力的政权”。

阶级斗争的现实不断教育着工人阶级。3月17日和

4月16日巴黎工人两次举行示威游行，希望通过斗争使临时政府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结果却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的决心。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然要开始决战。”^①

然而，在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行将到来的大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②法国的工人阶级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

三 六月起义的于垒斗士

去投入战斗！

歌曲啊，

去投入战斗！

在斗争形势迅速变化、革命浪潮急剧高涨的1848年，诗人鲍狄埃日益自觉地“用歌曲作宣传”，用诗歌投入战斗。《用歌曲作宣传》（1848）和《芦笛》（1848）两首诗表明，经过斗争实践锻炼的鲍狄埃，已逐步树立革命的文艺观。他认

①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2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

为诗歌应该“到阁楼上去”，“到茅屋里去”，“到营房中去”，在那里揭露敌人，唤醒人民，团结人民起来斗争：

你要传播真理的光明，
使赤贫的农民看清：
与其让放债人的镰刀
先割去麦田的收成，
不如让冰雹把庄稼毁尽。

诗人豪情满怀地唱道：

世界就要改变面貌。
它正要逃出贫困这囚牢。
每个人都整装待发，
不怕那沟深山高。
快背起行囊，装满弹药！
去投入战斗！
歌曲啊，
去投入战斗！

在1848年的革命风暴中，鲍狄埃就是以这样的战斗姿态，不断拨动那铮铮作响的琴弦；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启发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为行将到来的阶级决战进行着革命的舆论准备。

1848年5月4日召开的制宪国民议会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公开宣战了。他们在新任命的政府中排除了工人

的代表，否决了成立劳动部的提案，而且在挑衅的掌声中宣布了“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的声明。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5月4日开始的共和国，“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于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①

国民议会的各项反动决议在工人中引起了强烈反映。5月15日，示威的工人冲进国民议会，政府立即派军警镇压，逮捕了布朗基等大批工人领袖。5月16日，卢森堡委员会被宣布解散，工作日重新延长到12—14小时。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的微乎其微的胜利果实完全丧失了。

国民议会既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也就促成了工人和共和国的决裂。

经历了二月革命全过程的鲍狄埃，毫不犹豫地对第二共和国^②作了判决：这座华丽的共和国大厦，只不过是一座“该拆掉的老房子”：

这是一幢华丽的楼房，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② 史称1792年9月成立的共和国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848年2月成立的共和国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看热闹的人对它大加赞扬，
但是它早已外强中干，
墙壁裂缝，地基下陷，
尽力支撑也是枉然。（《该拆掉的老房子》）

这几句诗，是对第二共和国腐朽本质的揭露，也是对千疮百孔、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象的概括。这个庞然大物，虽则外观“华丽”，实则“外强中干”。资产阶级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统治，然而，可怜无补费精神，一切努力都将是“枉然”。

接着，诗人用简洁的笔法，巧妙地勾画出盘踞在这座老房子里的资产阶级群丑。这里有专事榨取利润的银行老板，“他高利盘剥的金砖，一直堆到了天花板”；这里有心狠手毒的投机商，他的“粮食堆得把墙壁都快挤坏”，“却等着闹饥荒才肯出卖”；这里有以收租为业的胖财主，也有“上流”社会的高等妓女……这群寄生虫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劳动群众却饥寒交迫、濒于死亡：

还有一家挤在一间顶楼里，
全家饥寒交迫，冻得发抖，
父亲已进了济贫院。
死亡跟着外面的北风，
从瓦缝悄悄溜进房间……

不可调和的矛盾，鲜明强烈的对比，资本主义的荣华富

贵就是在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之上建立起来的。这样不合理的社会难道能让它永存吗？残酷的阶级压迫，尖锐的阶级对立，决定了这所房子的寿命是不能久长的，它终将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动摇、倒塌。

鲍狄埃在这首诗中，对资产阶级的军队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伙“可怜虫似的卫兵”，在“打着哈欠站岗”，他们“日日夜夜在那里守卫，也保护不了老吸血鬼”。这就进一步告诉人们，尽管有反动武装作为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挽回不了没落的颓势、崩溃的命运。忽喇喇似大厦倾，诗人大声宣告，资本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幢房子，
腐朽了，快垮了，
拆掉它，是时候了！

在全诗中反复出现的这几句叠句，是对旧社会的判决，也是对新的革命斗争的呼唤。“是时候了”，是行动的时候了，拆掉资本主义的破屋，摧毁这个腐朽透顶的社会，鲍狄埃以激动的心情迎接着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六月，初夏的巴黎显得格外沉闷，塞纳河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咆哮、奔腾。

曾经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现在为了收回向工人阶级作过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经需要用武器来制服无产阶级了。新上台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开始大量调集军队到巴黎，同时颁布一系

列挑衅性法令，如查封革命俱乐部，禁止民众集会……等。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①资产阶级逼迫无产阶级把夺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

鲍狄埃在六月里所写的诗歌，忿激之情，分外触目，斗争精神，愈益强烈，真切地反映了无产者的反叛情绪，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这时，国民议会讲坛上发出了公开侮辱谩骂工人的叫嚣，甚至贼喊捉贼地诬蔑工人们是“吸血鬼”。面对资产者的谩骂，鲍狄埃写了《吸血鬼》(1848)一诗，针锋相对地驳斥资产阶级的无耻澜言。诗中指出“游手好闲的富翁、贴现者和奸商”，所有这些吸血鬼向劳动者撒开了吃人的“罗网”，谁掉进网里，“周身的血液便被吸光，直到死亡”。鲍狄埃描写这些老财们“为注满自己的酒杯”，把人民大众“放在压榨机下压榨”，“把同胞的鲜血当金液狂饮”；系白领带的政客，“躺在沙发上把国家预算咀嚼”，“他一人的俸禄能把全村养活”，而那些被诬为“吸血鬼”的工人，为了那点不够糊口的工资，却被机器“切掉双臂”，“在矿井下呼吸有毒的气体”。诗人不平地控诉：

时代的智慧创造出钢铁的臂膀，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成百倍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生产一浪高一浪有什么意义，
一无所有的穷人哪有购买力？

这首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那些辱骂工人是“吸血鬼”的资产者，才是吸工人血的真正的“吸血鬼”，“吸金鬼才是吸血鬼”。

资产阶级的挑衅激起了工人的忿怒，六月的空气中，火药味越来越浓。

鲍狄埃此刻的心情，也和装满了火药的枪膛一样。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但他不甘忍受压迫，渴望起来斗争。《介冈》(1848)一诗，真切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革命情绪：

我虽然对政治一无所知，
但行动是我的需求，
于上响起阵阵枪声
人民奋勇前进，
走，筑于垒去！……

开火！再开火！我是雷霆，
我的灵魂在枪膛中沸腾；

鲍狄埃的诗，象起义的号角，出膛的枪弹。鲍狄埃在为六月革命大喊大叫。

在《分娩》(1848)一诗中,诗人进一步预言:旧世界即将结束,人类正在分娩,革命一定要爆发,新社会必将降生。

母亲,母亲,时候已到,

请用我们的红旗

覆盖那新生的小宝宝!

红旗,“我们的红旗”!这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旗帜。在二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曾被迫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只是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三色旗的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绦。但是,在六月的巴黎,战斗的无产阶级又将举起自己的红旗。“请用我们的红旗,覆盖那新生的小宝宝!”鲍狄埃的诗以何等真挚、热烈的感情,表达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期待,对未来的向往。

6月22日,震撼旧世界的六月革命爆发了,导火线就是共和国颁布的解散“国家工场”的法令。解散国家工场,意味着十余万工人将失去工作。“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

巴黎怒吼了,成千上万义忿填膺的工人和贫民集合起来。一夜之间,他们就使巴黎城的东半部布满了高大而坚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固的于垒。在起义的主要据点圣安东郊区，工人们修筑的于垒达四层楼之高，周围还环有很深的壕堑。于垒上高高地飘扬着巨幅红旗，上面写着“没有面包，就要战斗！”“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等醒目的革命口号。象恩格斯所说的，“六月革命是第一个把整个社会真正分为以巴黎东区和西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革命。……残酷无情的现实使2月25日的一切伪善的诺言失去了效力。二月革命的战士现在互相厮杀起来了”^①。

在六月起义中，鲍狄埃“作为一个于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②他和战友们一道，掀翻铺路的石板，构筑巷战的工事；他和战友们一道，紧握钢枪，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他和战友们一道，面对强敌，坚守着阵地，保卫着红旗。在战斗激烈的6月26日，他曾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营救了同情起义的两名议员。他还曾和工人代表们一起与敌人进行交涉，救出了被敌人包围在老郊区的一万多工人。在这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搏斗中，鲍狄埃险些在敌人的枪弹下牺牲。

从6月22日到6月26日，四万多缺乏武器弹药的起义工人，面对二十五万装备精良的反动军队，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工人领袖当时都被关在监狱，起义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26日傍晚，圣安东郊区最后一坐于垒失陷，起义的烈火被

^① 恩格斯：《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8页。

^②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页。

扑灭了。

“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采，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①六月起义使资产阶级彻底撕下了“博爱”的面纱，露出了凶恶的獠牙。他们向革命者猛扑过去，对已经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闻所未闻的野蛮镇压。他们杀害了一万一千多人，监禁、流放了二万五千多人。“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②

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密切注视着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从6月24日开始，恩格斯每天撰文报道起义的进程，分析斗争的性质，歌颂巴黎工人的革命精神。6月28日，即六月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光辉论文《六月革命》，并于29日发表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③针对资产阶级对六月革命的诬蔑攻击，马克思尖锐地指出：“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

①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0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7页。

③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页。

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①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舆论对六月屠杀的结论。

六月革命侵犯了资产阶级的秩序，威胁着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奴役和统治，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令人讨厌的、“丑恶”的革命，一次“罪该万死”的革命，这些不安分守己、敢于造反的工人当然罪莫大焉，死有余辜。

“该死，那就死吧，”“该死，弟兄们，该死啊！”刚刚离开战场的鲍狄埃，对六月革命的失败，对资产阶级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发出了极度悲忿的控诉。《一八四八年六月》是诗人饱蘸着死者的血和生者的泪写成的诗篇。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六月起义被镇压的第五天——六月三十日。

该死！那就死吧！这是我们的过错！
低下头，叉起胳膊，
连勉强胡口的工资也被剥夺，
这世道不容我们生活！
那就走开！干脆死掉，
咱们妨碍人家大吃大喝，
这宴席上没有我们的座儿，

^①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1页。

该死！

弟兄们，该死啊！

在鲍狄埃的创作中，这是一首别具风格的诗歌，它寓忿慨于悲愤之中，苦闷、压抑的诗句，表现了最深沉的悲忿和不平。资本的统治，已经剥夺了劳动者生的权利，“草丛里的昆虫还能找到巢穴和粮草”，工人们却连孩子也养不活。“茫茫苍穹笼罩万物，谁生来就该受苦受难？为什么有人把大自然霸占？”诗人反诘一问，似倾出满腹苦水一腔仇，构成对不合理社会的忿怒控诉。

“群情激忿，工人区发出怒吼！”不愿饿死的人们起来展开了斗争。但是残暴的敌人举起了屠刀，连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免遭毒手。

来吧，妇女们，别喊叫，莫哭泣！

来吧，孩子们，既然你们饿得奄奄一息！

杀人元凶们，快结束这个战役，

索性把我们斩尽杀绝，

不要把这监狱留给我们的劳工兄弟。

该死！

弟兄们，该死啊！

这诗句，包含着对残酷的阶级压迫的切齿痛恨，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的忿恨和鄙视，也包含着起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既然活着要在这社会监狱里忍受非人的折

磨，那末死又有什么可怕呢？！

“该死！”究竟是谁该死？！

“该死！”无产阶级难道真就任人宰割？！

然而，当时鲍狄埃毕竟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对革命的曲折道路思想准备不足，六月失败的阴云压迫着他，使他一时看不清革命的前景。这就使鲍狄埃这首诗悲忿多于抗争，控诉虽深沉，鼓午力量却不足。

马克思及时地帮助法国工人阶级总结了六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斗争的方向，鼓午无产阶级继续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六月起义的失败，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①

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实践后提出的战斗口号，是马克思在革命工人心中点燃的一支不灭的火把，它照亮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航程，指明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提高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水平。这一战斗口号的提出，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发展，它标志着世界工人运动即将进入与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新阶段。法国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战斗口号的指引下，将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首先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①

六月起义的鲜血染红了巴黎的于石，染红了塞纳河的流水，也染红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

但是起义者的鲜血没有白流，浸染过六月起义者鲜血的红旗，将永远高高飘扬，鼓舞着无产阶级前赴后继，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斗争。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8页。

第三章 走向第一国际

一 同第二帝国作顽强斗争

1848年的革命风暴渐渐平息了，心有余悸的法国资产阶级却没有停止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他们继续逮捕、审讯和流放起义战士，并在新制订的宪法中明令禁止工人罢工。

“四八年的失望和六月的罪行毁坏了我的健康。”（《给拉法格的信》）仅只三十二岁的鲍狄埃就得了神经官能症和脑溢血等病。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鲍狄埃不得不带病离开巴黎，颠沛流离在茹伊—昂—茹查、枫丹白露、莫瓦朗等地，后又来到法意边境的一座城市——格雷诺布尔，寄居在他的朋友爱德蒙·古彼尔家里。鲍狄埃担任古彼尔的家庭教师，还曾在一家印染厂当过短时间的技工。脑溢血使他一度接近瘫痪，随着又患了血管硬化症和高血压，几次出现脑血栓、心肌梗死等症状。为了战胜疾病，鲍狄埃以惊人的毅力从事体力锻炼，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体操》（1850）的诗，赠给他的保健操教练吉雷伯克。

不久，鲍狄埃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巴黎。他一方面继续靠绘制印花布图案维生，同时经常参加各种诗社的聚会。虽然警察密探千方百计潜入诗社侦察监视，鲍狄埃和他的

朋友们仍不愿轻易放弃这个斗争阵地。他们巧妙地避开警察的耳目，一边共享粗茶淡饭，一边交流和讨论自己的作品。经常在这些聚会上出现的，有贝朗瑞和著名的《工人之歌》的作者彼尔·杜滂，鲍狄埃也常在聚会上用他微微发颤的柔和轻弱的声音，感情深沉地吟诵自己的作品。他的《用歌曲作宣传》等诗，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杜滂曾感慨地对另一个有声望的诗人说：“他将超过我们两人。”鲍狄埃的诗过去只在少数朋友中传诵，这时阿里尔·布洛为他的许多诗歌谱了曲，使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尽管起义失败，尽管疾病缠身，但经过炮火锻炼的鲍狄埃并没有沉默，并没有退却，他继续以诗歌为武器，和日益走向反动的资产阶级作斗争。

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被镇压了，但是作为战胜者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六月起义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独占统治维持了不到半年，就在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中遭到惨败。路易·波拿巴^①以六百万票对一百万票击败共和派的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宣告结束。

大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当选，实质上是法国人民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批判与惩罚。各个阶级抱着不同的心情走向票箱，却一致把以下口号和波拿巴的名字连在一起：

^① 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于1852年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

“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

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代表一切希望的波拿巴，登上总统宝座的第七天，就向指望他取消捐税的选民宣布“恢复盐税”，并在就职一周周年纪念日時宣布恢复全法国所痛恨的“葡萄酒税”。

路易·波拿巴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波拿巴的第一任内阁，是资产阶级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保皇党内阁，即秩序党内阁。波拿巴上台不到一年，就任命臭名昭著的高利贷者富尔德为财政部长，把法国的国民财富公然交付给交易所。目光锐利的鲍狄埃很快就识破了波拿巴政权的本质。在1849年写的《银行家卡杜施》中，诗人尖锐地揭露了金融贵族统治的复活：

交易所是最理想的匪窟，
金融家在那里运筹帷幄，
一个电报员和他狼狈为奸，
同谋的还有政府。

鲍狄埃辛辣地把强盗和交易所的大王作比较，指出后者比前者更凶恶。这帮“高利贷者安坐在藏金窖里”，却“把他掠夺的世界捏在手里。”他们诈取的手段如此巧妙，使作恶多端的剪径强盗自愧不如。于是他自言自语：

树林里已经油水不大，

卡杜施老友，不如手执民法，
到交易所去打你的埋伏，
做通衢大道上的银行家。

强盗一旦当上“银行家”，立刻免去了“土匪”“杀人犯”
的罪名，成为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

巴黎的贵人全都涌向我的午会，
法官在那里谈笑风生，
警察局长派来市政府的卫兵，
给我把守大门。

我祖父死在绞刑架上；
幸运的是时代变了样，
我们这号人物，
竟带上荣誉勋章！

路易·波拿巴依靠秩序党解散了共和派的制宪国民议会，镇压和摧毁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势力。紧接着，在秩序党的各派之间，在总统和秩序党的立法国民议会之间，又爆发了尖锐的权力之争。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逮捕了反对他的议员，解散了立法议会，延长了总统任期，准备向帝制过渡。次年12月2日，波拿巴正式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①。短命的第二共和国灭亡

^① 史称拿破仑一世的帝国(1804-1814)为法兰西第一帝国。

了。1848年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①，直到1852年恢复帝制。恩格斯指出：“1848年6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②

鲍狄埃悲忿地注视着反革命势力的这“一连串胜利”，始终不妥协地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从政变到9月4日（即1870年9月4日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我一直是不妥协的；与扼杀法律的刽子手和解，就是无耻的叛卖。”（《入共济会申请书》）这斩丁截铁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了鲍狄埃同反动的第二帝国不共戴天的坚定立场。

就在政变的第三天，1851年12月4日，鲍狄埃写下了鞭笞、控诉波拿巴政变的诗作《谁来替她报仇？》，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共和国死了，
人们把她装进棺柩，
我是她的掘墓人，
天啊，谁来替她报仇？

鲍狄埃在诗中指出，路易·波拿巴统治的法国，正处在“不见月亮，也不见太阳”的暗无天日的时代；“毒蛇猛兽”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5页。

②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7页。

“纷纷出洞”；一切反动势力，象“墓地的蛆虫”一样，啃噬着共和国“高傲的头”；“权利横遭践踏，盟誓撕成碎片”；人们只听见“刽子手举行加冕礼”的钟声，只看见那邦搜括民脂民膏的“狐朋狗友”在“通宵达旦”地狂饮……这幅阴暗的画面，正是第二帝国恰当的写照。

鲍狄埃这首充满悲忿的诗篇，一方面严厉谴责了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表达了工人阶级渴望实现社会共和国的意愿。鲍狄埃在诗中追念的“共和国”，显然不是六月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独占统治的共和国，也不是二月以后那个言行不符的共和国，而是二月革命中工人阶级所幻想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事实上根本没有来得及产生就被淹没在六月的血泊中了。但是工人阶级毕竟曾经以武力迫使资产阶级在口头上宣布了她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虚幻的存在，也使鲍狄埃在看到共和国的灭亡时感到分外痛心。因为是工人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把历史向“共和制”推进了一步——何等艰辛的一步，而帝制的恢复却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意味着二月革命成果的全盘丧失。

啊！为了把国家攫为己有，
他叛卖共和国，对她狠下毒手，
他喝干了她的鲜血，
天啊！谁来替她报仇？

这充满忿怒的呼声，倾吐了对反革命政变的忿恨，也表

达了无产者不容许历史车轮倒转的决心。虽然“共和国”已被埋入坟墓，可是“谁活下去就能看到她，我确信她会走出坟墓”。未来决不会属于帝国的“蛆虫”，刽子手举行加冕礼的“钟声”，正预告着他们末日的来临。在每一段叠句中，诗人热情地唱道：

大地将新生，
铁锤将歌唱，
劳动将焕发异采，
玫瑰将红花盛开。

在这里，诗人所描绘的，是一个欢乐的、劳动者的世界，不管现实多么黑暗，反动派多么嚣张，诗人仍然坚信，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劳动人民的。

由于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已蒙受很大损失，工人领袖们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流放或监禁，所以波拿巴发动政变时，没有可能再组织新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但12月3日和4日，巴黎仍有部分工人组织武装反抗，许多区筑起了堡垒，只是很快就被武器精良的政府军镇压下去了。12月4日晚，法国三十二个郡宣布戒严，巴黎逮捕了二万六千人，所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都被逐出法国国境。鲍狄埃曾亲自参与工人的反抗行动。后来他回忆道：“政变时我是由于身患肺炎才幸免被追捕。”（《给拉法格的信》）

从政变开始到帝国崩溃前夕，鲍狄埃写下了一系列诗歌，从多方面揭露和批判第二帝国的反动政治。继《谁来替

她报仇?》之后,1852年又写了《拿破仑万岁》、《帝国的游行》等诗,对拿破仑三世的帝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在前一首诗中,诗人讥讽地写道,“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只好等着小麦涨价。”在《帝国的游行》中,诗人通过描绘帝国政府的一次宗教仪式,巧妙地勾画了帝国统治阶层的群丑图,指出麇集在帝国上层的,是一群“靠叛卖立功”的军队将领,一些“伪装公正”、“把法律象橡胶一样随意捏弄篡改”的老法官,浑身“散发铜臭”的“制造伪币的奸商”,以及为了金钱出卖一切的教士等等。鲍狄埃在阴暗的背景上描绘了这支“残废军人”和“昏庸老朽”的队伍,“这是帝国在游行,在浓雾中游行!”第二帝国的反动腐朽,在诗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在全诗结尾处,诗人满怀信心地写道:

这伙老朽的笨伯,
乘着华丽的枢车,
和帝国一起游行,
也定会 and 浓雾一起泯没!

帝国的浓雾笼罩着巴黎,笼罩着整个法兰西。对革命、对人民的惊恐,使拿破仑三世采取了极端反动的高压政策。他禁止集会结社,取缔政治俱乐部,扼杀出版自由,查封一切反对派的报刊,甚至对学校、剧院也实行了严密的监视。警察的黑色触角伸到了一切领域。1857年,鲍狄埃写了《被冻结的言论》,严厉谴责帝国政府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断断续续，
话刚出口，
就被严寒冻结；
再也没有集会，
即使用方言。
到处飘着雪片似的无声的语言。

这“可怕的严寒，象一把冰箝，箝住了金丝雀的咀”，象“团团冰块”，“堵住我们的歌喉”。一切书笈、小册子“齐把板窗紧锁”，“史笈更冷得难以生活”……但不管统治者怎样扼杀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人民的思想仍然是控制不住的。被“冻结”的“无声的语言”，总有一天会“解冻”，总有一天会变成有声的波涛：

啊！当言论
一旦解冻，
我们将听到语言的狂澜！
啊！当言论
一旦解冻，
将使我们震耳欲聋！

总有一天，各种各样的言论，“从四面八方，从穷乡僻壤，从流放地、监狱和茅草房，”各种方言、土语“象解冻的厚冰，”“即将融汇成法语的巨澜！”……这形象的诗句，是对思想奴役的有力控诉，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忿懑心情。

同时，也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洋溢在鲍狄埃诗歌中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力量在群众之中，未来属于人民，反动势力的严寒封冻是暂时的，人民斗争的浪潮定将冲得冰消雪融。

第二帝国一方面无情镇压国内的工人运动，同时用恢复“普选权”、收买工会等伎俩欺骗麻痹人民。但这种“皮鞭加蜜糖”的统治手段仍不足以稳定国内局势。为了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和掠夺国外的财富，拿破仑三世实行了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从1853年开始，法国就被他推入连年的对外战争。这个冒险家不仅妄想用军刀和大炮征服欧洲，而且把罪恶的魔爪伸向远离本土的非洲、亚洲和美洲。五十至六十年代，法国伙同英国侵略中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淫掠，焚毁圆明园。鲍狄埃痛恨波拿巴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政策，曾写过一系列反战的诗歌。1857年写的《战争》一诗，尖锐地指出需要战争的只是那些大财阀——吸血鬼，他们利用战争横征暴敛、鱼肉人民。诗人忿怒控诉：

炸弹撕破夜幕
大火吞没城市
鲜血正在流淌……快喝吧！
你——所谓人类。

1859年，在意大利战争的高潮中，他写了讽刺诗《拉巴里斯·拉塔布瓦尔》，诗中嘲讽地写道：

人口太多的危害极大，
失业是由于劳力容纳不下，
为了避免人吃人，
必须经常互相残杀！

1867年的墨西哥战争中，鲍狄埃还写了《妇女的罢工》、《兵营和森林》等诗，鼓动人们起来抵制战争。

侵略战争为资产阶级开拓了殖民地和销售市场，同时也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给人民带来更深重的苦难。尽管帝国时期工业高度发达，国家财政每年仍有巨额赤字。赋税不断增加，食品和房租价格不断上涨，资本的集中把大批破产的小资产者抛向无产者的行列，曾经对波拿巴寄予极大幻想的农民也普遍产生失望和不满。波拿巴的冒险主义战争政策非但不能挽救自己的厄运，反而造成更尖锐的阶级对立，引起更大的反抗。

二 终于找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

第二帝国初期，在波拿巴的高压政策下，法国工人运动一度比较沉寂，但六月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社会主义思想在继续传播。帝国的警察曾向当局报告：“工人中异端邪说很多”，人们都“染上了社会主义瘟疫”……。不过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虽然《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本在六月起义前不久已在巴黎印

行，六月失败后，却被反动派严加查禁，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了。”^①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要到六十年代末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对法国工人影响最大的，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冒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允许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到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谈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鲍狄埃一度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付立叶的著作中探索出路，并接受了一定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六月失败后离开巴黎的那个阶段，付立叶的著作成为他医治六月创伤的一剂药膏。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鲍狄埃的诗歌除揭露抨击反动的帝国政府外，相当大一部分创作都是阐述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用鲍狄埃自己的话来说：“1848年打开了我的心灵和头脑。我阅读了付立叶的著作。我变成了如人们所说的‘狂人’，并在诗歌中表现了他的思想。”（《给拉法格的信》）

恩格斯曾指出付立叶的学说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243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9页。

度方面是相当深刻的。而且指出“付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付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①但是，付立叶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反对革命的手段，企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鲍狄埃对资本主义的刻骨仇恨，使他对付立叶著作中的批判成分产生强烈共鸣；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愿望，使他对付立叶描绘的理想社会产生热切的向往；付立叶学说中关于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鼓舞了鲍狄埃对未来的信心；但付立叶的解救社会的药方也一度把鲍狄埃引入歧途，使他对和平改良的道路产生幻想。在《我的庄园》、《谁是狂人？》（1849）等诗中，鲍狄埃以他特有的天真和热诚，宣传付立叶的社会主义模式图，并从付立叶学说中找来了“普遍和谐”的理想作为“新世界”的准则；那里没有贫穷和饥荒，没有战争和灾难，没有人吃人的悲惨景象。而这一切理想的实现，全靠“爱”和“劳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爱情把所有热血的兄弟团结紧”（《地球之死》，1849），“弱者和强者”拭去了“仇恨的痕迹”（《博览会》，1861），“劳动、正义和爱情”将“统治大地”（《新纪元》，1860），大家都在“梆、梆、梆”的铁锤声中建造着“新世界”（《工人合作社》）。付立叶的学说把六月起义的歌手变成了幻想家，他诚恳地希望“把土地归还给组织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2页。

起来的劳动者”，从而“从混沌中解放全球”（《新纪元》）；他相信通过“钱财共有”的工人合作社的不断扩大，就能“赢得整个世界”（《工人合作社》）；他把生产力的发展，想象为通向“美妙的星际”的“蔚兰色的天路”（《新纪元》）；还期望农业科学的进步，会“在穷人的饭桌上，摆上富裕人的肉汤”（《农业科学》）……

付立叶思想的影响，显然削弱了鲍狄埃某些诗歌的战斗力量。鲍狄埃自己也认为，这时期他的一些诗作“过多地沾染了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给拉法格的信》）但是，作为一个积极的革命斗士和诗人，他却始终不同于付立叶主义者。在对待私有制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他与付立叶主义之间是有着原则分歧的。恩格斯曾指出：“付立叶主义还有一个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①而鲍狄埃在四十年代初就接受了巴贝夫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一直认为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沅。在接受付立叶影响以后写的《我的庄园》一诗中，仍然指控私有制违反自然规律，并对“人人为己”的利己主义原则进行了锋利的批判。另一方面，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鲍狄埃的态度也是和付立叶主义的调和立场截然不同的。他从未回避或惧怕阶级斗争，相反，斗争愈是尖锐、激烈，他就愈是思想活跃，斗志旺盛，优秀的诗篇也就沅沅不断地产生。所以鲍狄埃自己也表示：“对于这种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9页。

温和的民主来说，我是过于革命了。”（《给拉法格的信》）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鲍狄埃一直没有停止对帝国政府的揭露批判，一旦工人运动重新活跃，他又满腔热诚地投入实际斗争。

50年代末，欧洲局势开始发生变化，民族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

1864年9月，在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自领导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了。“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①第一国际在与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努力实现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亲自为第一国际起草了著名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尽管当时为了联合工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派别，有些问题不可能阐述得十分透彻，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思想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成立宣言》中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②并再次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共同章程》的第一句话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①。这些光辉的思想，象灯塔一样指明了工人运动的航向，使工人运动从此脱离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范畴，进入夺取政权的新阶段。

法国的工人代表也出席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从1865年起，首先在巴黎，然后在法国其它城市相继成立了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时也陆续传到法国。但不幸的是，法国的许多支部一开始几乎都为蒲鲁东主义者所把持，他们不仅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相反却多次在国际的大会上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恩格斯排挤出国际。这就给法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1868年国际的布鲁塞尔大会上，蒲鲁东主义遭到惨重失败，以装订工人瓦尔兰为代表的左翼蒲鲁东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们更加热情地领导罢工运动，利用各种群众集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积极地发起和创建各种工人组织。1868年3月和5月，帝国政府两次对国际巴黎支部提出起诉和审判，更加提高了国际的威望，扩大了国际的影响。六十年代末的法国工人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获得了新的生机。

1869年，在国际的倡议下，巴黎的四、五十个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工人协会联合会，使法国工人运动更加有组织和有领导。第一国际领导下法国工人运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动的新高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鲍狄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历了多次斗争的曲折，体验过多次的希望和失望，曾在漫漫长夜中上下求索的鲍狄埃，终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找到了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正确方向。鲍狄埃仿佛久旱逢甘雨的土地一样，毫无保留地吸收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阐述的光辉思想。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第一国际领导下的斗争，以极大的热忱在同业的工人中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终于把巴黎的工艺美术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于1870年3月30日组织起一个拥有五百多会员的工艺美术工人的工会，并推动这个工会加入了第一国际组织。鲍狄埃工作的画室——森蒂热于29号，则成为这个工会经常聚会的场所。1870年4月8日，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宣布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鲍狄埃当选为联合会的委员。

法国工人阶级满怀革命激情迎来了七十年代的第一春，鲍狄埃也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第一国际集合着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鲍狄埃已成为这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的一员。第一国际指出的伟大目标和正确的斗争道路，使长期探索中的鲍狄埃豁然开朗；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使鲍狄埃更清楚地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羁绊，坚定地站在“国际”的旗帜下，朝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参加第一国际为起点，鲍狄埃开始从一个具有自发革命要求、朴素革命思想的工人诗人转

化为自觉的共产主义先进战士。

许多人把他当作狂人，
因为他对信念无比坚贞，
在每一处拐弯的地方，
都要对他喊：留神！
但一旦成为旗手，
任何困难都不能把他拦阻！

这是鲍狄埃在 1870 年写的《小传》诗中的一段自白。它真切地表达了找到革命真理后的鲍狄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是的，尽管风云变幻、道路曲折，鲍狄埃从参加第一国际开始，一直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前进，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拦阻”。

革命的力量在聚集，斗争的烈火将点燃。风雨飘摇的第二帝国正走向穷途末路。“人民激动了；革命快要来到。”（瓦尔兰语）在这“山雨欲来”的形势下，鲍狄埃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她何时到来？》（1870）。这首诗原是五十年代的旧作，题为《雅克和玛丽亚娜》，雅克代表法国人民，玛丽亚娜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诗中表达的是法国人民对共和国的向往。现在经过修改，突出了革命的主题。诗人以美丽的少女象征新的社会革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

我呼唤她，呼唤她，

对过往行人谈论她。

啊！我等待着，等待着她！

难道我还要等待很久吗？

假如没有她啊，

我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

.....

诗人描写在帝国统治下的劳动人民“饿着肚皮，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中冻得发抖”，被人“当奴隶出卖”，“当牲口把车驾”。高利贷者“吸干我的骨髓”，战争“又把我的鲜血挤榨”，只有“她”，只有新的革命到来，才能解救人民，彻底改变现状。因此诗人急切地呼唤：“来吧……来吧！”“难道我还要等待很久吗？”鲍狄埃盼望着革命，呼唤着革命，这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这激动人心的呼声，在塞纳河两岸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三 “巴黎，你快宣布公社成立！”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

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是路易·波拿巴的惯用伎俩。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下，更妄图依靠战争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个冒险家一心要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以称霸欧洲。而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则觊觎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早已作了充分

的战争准备。六十年代末，普法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马克思和第一国际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早在1864年国际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了各国工人阶级应该同心协力反对这种统治阶级争夺霸权的战争：“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①在1868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上，第一国际一致通过了制止和反对争夺霸权的战争的决议。

当法国资产阶级沉浸在战争的狂热之中时，法国工人阶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按照第一国际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反对这场不义之战。一贯反对波拿巴扩张政策的鲍狄埃立即投入反战的斗争，和国际巴黎支部的其他成员一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战争爆发前夕，1870年7月12日，鲍狄埃参与签署的《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公布在德勒克吕兹主编的《觉醒报》上。宣言表明了巴黎工人的高度政治觉悟，也表明刚刚参加国际的鲍狄埃对国际原则的深刻理解。宣言写道：“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赎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号召!……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

这个宣言的发表,在法国和德国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法国各地支部纷纷发表类似的宣言。忠实于国际原则的德国工人阶级也很快作出了回答,他们庄严地表示:“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1870年7月19日,法国终于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7月23日,第一国际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在马克思亲自起草的这篇宣言中,摘引了上述《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的几段文字,以及法国、德国一些支部的决议。马克思对法国、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些宣言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高度的评价:“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

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各国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把自己的革命斗争，看作是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正是从这里看到了“光明的未来”，看到了“正在诞生”的“新社会”。鲍狄埃就是这些优秀分子中的一员。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②马克思在战争开始时的预言很快就成为现实。战争一开始，俾斯麦就以五十万大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举行反攻；路易·波拿巴政府却充分暴露了腐败无能：前线后勤脱节，二十多万军队一下子就溃不成军。色当一战，十万法军被俘。9月2日，骄横一时的波拿巴竖起白旗，成了俾斯麦的阶下囚。色当的惨败成为人民起义的直接信号，消息传到巴黎，忿怒的人群立即涌向子头，纷纷要求推翻帝国、建立共和国。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工人、市民、国民自卫军包围市政厅，解散了议会。“帝国象纸房子一样倒塌了”^③，法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强迫资产阶级宣布成立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匆匆地组成了临时“国防政府”。

这时，普鲁士军队继续长驱直入，向巴黎进逼。临时政府成立的当晚，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和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在科尔德里大子的国际会址举行会议，会上决定：为监督政府履行国防职责，在巴黎的二十个区里各成立一个警备委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1页。

② 同上，第339页。

③ 同上，第328页。

员会,由各区的四名代表组成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武装人民,保卫巴黎。

随着路易·波拿巴投降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普法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国方面转为正义的防御性战争,德国方面却转为非正义的侵略性战争。在新的形势下,第一国际于9月9日发表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明确指出了战争性质的变化,号召法国工人“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①,抵御外敌,保卫祖国;同时,要求他们“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②,“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③。这时,法国工人反对普军侵略的斗争,已经和争取解放的事业密不可分。

英勇的巴黎人民毫不犹豫地挑起保卫祖国的重担,一切能荷枪作战的人们都加入了国民自卫军。鲍狄埃尽管年过半百,右手瘫痪,仍毅然脱下工装,换上军服,战斗在国民自卫军的行列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国民自卫军就扩大到一百九十四营,总数约三十万人,工人占其中的绝大多数。“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④武装起来的巴黎,使普鲁士军队胆战心惊,他们于9月19日围困了巴黎,却迟迟不敢发动进攻;武装的巴黎同样引起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恐惧,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的

①②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

④ 同上,第353—354页。

矛盾面前，“国防政府”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国防政府的首脑特罗胥将军在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就向他的同僚透露了使巴黎投降的计划。外交部长法夫尔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承认：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

武装的巴黎巍然屹立在塞纳河上……

祖国的危急激发了鲍狄埃高昂的爱国热情，使他忘记了自己的疾病，忘记了自己的年令。作为第二区警备委员会的委员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日以继夜地带领群众奋勇抗战，保卫巴黎。在寄给《战斗报》主编的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

作为真诚的自由射手，
我盼望投入“战斗”。

这两句诗，表达了作者为《战斗报》写诗，用笔痛斥投降派的强烈意愿；也表达了他投入战斗行动，用枪消灭来犯者的坚强决心。

是的，鲍狄埃正是这样战斗的，用笔，也用枪。他担任了国民自卫军第二团第181营第四连付连长（参谋）的职务，并亲身参加了尚比尼的战斗。同时，他又挥笔写下不少战斗诗篇，发表在布朗基主编的《祖国在危急中》一刊上，忿怒鞭笞普鲁士的侵略行径，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自卫吧，巴黎》（1870）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爱憎分明，充满激情，充分体现了诗人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精神。

你可曾听见敌人的步伐？
巴黎，多么沉痛的惩罚！
在你的小丘上已经看见
德国军队前哨的硝烟。

简洁朴素的四句诗，把民族存亡的严重局势形象地摆在读者面前。巴黎被围是谁之罪？作者明确地回答：“这就是第二帝国造成的恶果”；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
竟让国家一天之内威望扫地，
这就是强盗们的统治
使法兰西落到这步境地。

但是，英雄的巴黎人民决“不会象无耻之徒一样，放下武器，屈膝投降。”诗人豪迈地宣布：

敌人要攻进城来，那是妄想！
我们人心振奋，斗志昂扬。
妇女都拿起了熔化的松脂，
勇敢的孩子为搬运石头奔忙。
你要变成岩石，变成堡垒，
前进，巴黎，我的同志啊，
你快拉动绳子把警钟敲响！
自卫吧，巴黎，自卫吧！

“自卫吧，巴黎！”这是战斗的号角！这是战士的誓言！

同年11月，在普军想用饥饿迫使巴黎投降的时候，鲍狄埃又创作了《威廉和巴黎》一诗，以德皇威廉和人民的巴黎对话的生动形式，表现了巴黎人民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面对威廉的百般威胁，巴黎的回答斩钉截铁：“困困吧，随你的便！”“饿死吧，有什么了不起！”“炮轰吧，我决不投降！”

法国人民英勇地抗击普鲁士侵略军，临时政府却在加紧进行叛卖活动。9月中旬，外交部长法夫尔秘密会见俾斯麦，开始投降谈判；10月27日，巴赞元帅率十七万三千士兵向普军投降。“国防”政府的叛国活动和巴赞元帅的可耻行径激怒了巴黎。10月31日巴黎人民聚集在市政厅广场，高呼“抗战到底”、“选举公社”的口号，国民自卫军的几个工人营攻进市政厅，宣布成立“民众救亡委员会”。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斗争纲领，新政府还未及成立就遭到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镇压。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10月31日起义的意义：“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①“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②

10月31日的起义使鲍狄埃更加明确了斗争方向，充满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05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06页。

了必胜的信心。在起义的第二天，他就以《1870年10月31日》为题写了一首诗，严厉斥责临时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推翻“国防政府”，建立公社，抗战到底：

人民感到自己已被出卖，
呼天唤地也是白费力气。
我们已经占领了市政厅，
巴黎，你快宣布公社成立！

鲍狄埃清楚地看到，“法兰西正在生死存亡关头”，那些“害怕群众超过害怕外国敌人”的资产阶级，正“妄图把第二帝国的枷锁，重新套在革命的脖子上”，他们想的是“赶快订战谈判”，他们干的是“把市场的东西弄得精光”……于是，人民“起来造反”了，人民“象鱼雷那样爆炸”了。

金章绶带的将军毫无行动，
我们赤脚的人们向前冲锋，
快成立起红色的公社，
象一轮红日升入天空！

鲍狄埃深信，只有人民的巴黎，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只有革命的巴黎，才能对卖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惩罚；

从今晚起，我们要尽情欢乐，
让法夫尔和特罗胥任人唾骂。
在敌人撤退的城墙周围，

巴黎将跳起卡马尼奥拉。
人们将看到健壮的劳动群众，
追捕资产阶级的逃亡分子，
他们将把巴赞这伙狐群狗党
在法兰西古老的橡树上吊死！

十月三十一日巴黎人民建立革命公社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是巴黎人民没有放弃建立公社的强烈愿望，新的斗争在继续酝酿。

围城期间，工人和劳动人民忍饥受冻，坚持抗战，资产阶级却乘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物价不断高涨，燃料和粮食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鲍狄埃在《偷盗者格杀勿论》中，就卖国政府枪毙小偷一事，忿怒谴责了奸商、卖国贼们的卑鄙行径。这首诗从国防政府关于“偷盗者格杀勿论”的一纸命令谈起，接着描写人们如何盼望赶快惩治那邦敲骨吸髓掠夺人民的大资本家、流氓成性的波拿巴党徒、专事诈骗的教士、囤积居奇的投机商……接着笔锋一转，点明主题：

但事实却不然！人民真傻！
这些大盗一个个逍遥法外，
一排子弹却射穿了
几个穷叫化子的脑袋！
他们饿得走投无路，

为了养活自己的亲人，
只不过拿了……几块面包！
“偷盗者格杀勿论！”

1871年1月6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布《红色公告》，对政府提出了以革命公社代替资产阶级政府的战斗口号：“负责国防的政府完成它的使命了吗？没有！……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就会导向投降……让位给人民吧！让位给公社吧！”随后，巴黎人民又选举了有瓦尔兰等第一国际会员参加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负责统率整个国民自卫军。

为了拯救巴黎，1月21日，人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但因反动的“国防”政府早有戒备，这次起义又失败了。

1月28日，临时政府迫不及待地签订了投降卖国的“仟战协定”。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政府军的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被宣布为战俘。但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德意志的军队也不敢贸然开进巴黎。德国人围困巴黎一百三十一天以后，竟以战胜者的身份，被困在巴黎的一角，受着巴黎工人的严密监视。

接着，资产阶级召开了反动的国民议会，选出“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①——梯也尔出任政府首脑。2月26日，梯也尔和俾斯麦在凡尔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和约——割让亚尔萨斯、洛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0页。

林两省，赔款五十亿法郎。

阶级对抗在加剧，革命形势在发展。

春天，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巴黎。

春风带着硝烟掠过塞纳河面，春风挟着枪声吹拂在诗人心头。在严峻的斗争中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鲍狄埃，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大步走在弹痕累累的巴黎子上，迎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第四章 在巴黎公社的伟大日子里

一 热血沸腾，为真理而斗争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决心向德国侵略者彻底投降，以便全力以赴地消除法国工人阶级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威胁。“武装的巴黎”是他们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严重障碍。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①

1871年3月18日凌晨，梯也尔的反动军队偷袭了蒙马特尔高地，打死了国民自卫军哨兵，妄图夺取巴黎工人和广大群众在围城期间忍饥挨饿捐款铸造的大炮。巴黎的妇女首先发现了这个阴谋。她们敲响了报警的钟、鼓，惊醒了睡梦中的巴黎！赤手空拳的妇女儿童，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从塞纳河两岸，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蒙马特尔高地……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爆发了。正象马克思所描写的那样：“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

了，……”^①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奔赴各区营队组织战斗。政府军中的许多士兵，在起义群众的教育鼓动下，毅然站到人民一边。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反而当场逮捕和枪决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将军。起义群众勇敢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迅速攻占了敌人的营房和巴黎政权的象征——市政厅，以梯也尔为首的反动派向巴黎近郊的凡尔赛仓皇逃窜。

灿烂的朝霞给新生的巴黎披上了绚丽的盛装，微波粼粼的塞纳河水辉映着金色的光采。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1871年3月18日，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②

鲍狄埃后来曾用这样热情的诗句，再现了巴黎人民欢庆起义胜利的动人情景：

隆隆礼炮为人民觉醒欢呼，
庆祝推翻资产阶级的胜利。
阳光四射，群情振奋，
到处充满了欢乐的诗意。（《纪念1871年3月18日》）

经过一周的反复较量，击退了资产阶级的一次又一次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 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

挑衅,巴黎人民于3月26日进行了公社选举。选出的公社委员,“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①。3月28日,市政厅大楼上矗立着鲜艳的红旗,大楼前的广场上、林荫道上、滨河大道上,人山人海,鼓乐喧天,刺刀闪光,军帽挥午,“公社万岁!”的欢呼声震撼着大地——沸腾的巴黎在庆祝公社的成立!

市政厅前的壮景,倒映在塞纳河中。美丽的塞纳河,和整个巴黎一起,唱着胜利的欢歌……

巴黎公社,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冲天力量,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夺取政权的新阶段。马克思在伦敦听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消息,立即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的意义,热情地赞扬了巴黎工人的革命精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②“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③

日夜向往红色公社的鲍狄埃,怀着无限的激情,投入了火热的斗争。革命使这位饱经风霜的老战士焕发了青春,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战胜了疾病。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奋不顾身地战斗着。巴黎公社的日子，是他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① 鲍狄埃就是这样一名“站在最前列”的第一国际的优秀会员，公社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之一。

在公社选举过程中，由于中央委员会中的一部分蒲鲁东主义者不同意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企图和残留在巴黎的伪国民议会议员、资产阶级的区长进行联合选举，甚至同意把市政厅移交给伪区长们。鲍狄埃所在的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交出市政厅，主张和反动的伪区长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资产阶级分子遵照梯也尔的指示，为了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一再拖延选举日期。针对这一情况，3月23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国际巴黎联合会和工人协会联合会也发表了文告，支持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3月26日举行公社选举的决定。鲍狄埃在这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名。作为工人阶级的候选人，鲍狄埃在第二区参加竞选。3月26日的选举结果，工人阶级取得了压倒的胜利：86名公社委员中，有65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只是由于蒲鲁东主义的阶级妥协政策，导致资产阶级势力最强的三个区的选举受到破坏。鲍狄埃所在的第二区就是这种情况。第二区原名交易所区，是资产阶级的重要据点，许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多资产阶级“秩序党”的骨干分子都盘踞在这里。选举时他们大耍阴谋诡计，骗取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把资产阶级的代表塞进了公社委员会。鲍狄埃等革命工人的代表反而落选。混进公社的资产阶级极尽捣乱破坏之能事，当凡尔赛重整旗鼓，向巴黎武装进攻时，他们便妄图以退出委员会的行动来搞垮公社。为了挫败资产者的阴谋，公社于4月16日举行补选。这时，公社将领弗路朗斯在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杜瓦尔在被俘后英勇就义，一些懦夫已被反革命的武力吓破了胆。而鲍狄埃却挺身而出，再次参加了二区的竞选。他对公社事业的无比忠诚，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在3601张选票中，有3352票是选他的。鲍狄埃光荣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的成员。和他一起在二区当选为公社委员的赛拉叶，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与马克思有密切的联系。1870年9月4日起义刚刚爆发，马克思就把他从伦敦派往巴黎，作为国际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他留在那里的职责不仅是参加防御工作，而且是影响我们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①鲍狄埃和赛拉叶在二区并肩战斗，使他有更多机会更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鲍狄埃的朋友欧仁·纽的一段回忆，对热情献身于公社事业的鲍狄埃作了生动的描绘：

最后一次我见他是在巴黎，当时巴黎已因被围而

^① 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1870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51页。

变得狂热，而他更狂热，咳，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狂热。我费尽口舌，希望他回心转意，不要进入可能以血流成河而告终的公社，可是白费力气。

“这是义务，”他对我说，“我并不毛遂自荐；但如果人们任命我，我就接受。”

他当选了。为了拯救共和国，为了使世界获得新生，他接受了！

事后还曾有人问过鲍狄埃：“在你接受公社委员的职务时，你相信它会成功吗？”

鲍狄埃答道：“立即成功吗？不。但这事业是正义的，我没有权利犹疑。”

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拯救共和国”，为了“使世界获得新生”，鲍狄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狂热”。人们称赞他是“最热情的公社委员之一”，称赞他“属于说话不多，但做事最多的那种公社委员。”不仅如此，鲍狄埃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还表现出对这次革命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曾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① 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人物。如果我们把鲍狄埃在公社期间的全部活动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他正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之列的。

巴黎公社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伟大斗争中，作了十分可贵的尝试。公社首先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页。

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

鲍狄埃“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①身为无产阶级一员的鲍狄埃，最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因此他对为消灭阶级剥削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而进行的经济改革表现了极大的热忱。

在4月20日鲍狄埃任会议付主席的公社委员会上，应全体面包工人的要求，通过了关于取缔面包工夜班制的决议。这个决议体现了工人的意志，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受到了群众的欢迎。4月21日，鲍狄埃当选为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公社的这一决议后来就是交付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执行的。列宁十分重视这项决定，他在关于公社的报告摘要和演讲提纲中，都把这项决定列为公社经济改革措施的第一条。

5月6日，公社通过了“无偿发还典当物品的法令”。法令规定：“凡在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当在当铺的衣服、家具、衬衣、书笈、被褥和劳动工具等物品，其典当金额不超过二十法郎者，一律根据当票从本年5月12日起无偿发还。”在讨论时，鲍狄埃积极发言，热情支持，因为这是关系到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同时，鲍狄埃又总是把经济工作和巩固公社政权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凡尔赛的武装威胁日益严重时，第181营的国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民自卫军的官兵提出要求，认为拒绝保卫公社的人无权享受5月6日的上述法令。鲍狄埃立即表示赞同，而且还鼓动别的营队支持这个动议。为了增加公社的财政收入，鲍狄埃曾把教堂租给教士，所得的全部款项，都用作公社和二区的开支。为此有人诬蔑这是“一宗不道德的交易”，甚至打算把鲍狄埃和赛拉叶拘留。恩格斯为赛拉叶和鲍狄埃辩护道：“根据这类幼稚行为提出严肃的指控，这就更幼稚了。”并且指出：“我们对所有这些诽谤都不屑理会。”^①

为保证战争的迫切需要，鲍狄埃不辞劳苦，到处奔走，为战地医院征收铁床，为解决居民的生活需要征收肉类、木材等。当他发现一些投机商故意刁难，拒绝供给商品时，鲍狄埃就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威，毫不留情地给以惩治，以保证征集工作顺利进行。劳动人民的困难、前线战士的需求，在鲍狄埃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鲍狄埃在5月4日的公社会议上，郑重提出一项建议：“为了立即使穷苦的公民们能有工可做，我提议，除了开办缝制制服、工作服和长裤的工场外，还应立即开办为国民自卫军缝制衬衣的工场。国民自卫军的官兵缺少衬衣、汗衫和衬裤，而我们并不缺乏原材料。”

由于时间短促和战事紧张，公社没有可能全面、深入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但是，公社非常重视这一工作，鲍狄埃就是勇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冲锋陷阵的先进战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3年5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81页。

士之一。

教会是第二帝国统治的重要支柱。为摧毁教会的反动势力，公社于4月2日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宣布取消宗教开支，并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鲍狄埃在第二区坚决执行了这一法令，没收了二区的教堂和教会财产，打击和镇压了反动教士。5月17日下午五点半，他和两个战友一起来到维克多亚尔圣母院，拘留了一小撮支持凡尔赛的圣职人员，对他们进行审讯，并勒令他们对在地窖里和教堂下面发现的骨骸、尸体作出交代。鲍狄埃等对宗教界反动分子的罪行满怀义忿，捣毁了圣母祭坛前的一个老神甫的墓地，并在圣器储藏室门上写下了几个大字：“正义属于人民，处决盗贼！”

公社的教育改革把学校与教会分离，作为彻底改造旧学校的第一步。鲍狄埃十分关注国民教育的改革，他完全支持教育委员会制定的“用世俗教育全面代替宗教教育”的方针。他和赛拉叶、若阿纳尔等人曾在二区签署了一份通告，大字标题就是“世俗学校”。这份通告谴责教会学校是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的，是以否定一切进步为原则的，明确指出，只有用“世俗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代替宗教教育，才能培养出“健康而强有力的一代”。这个通告还特别强调，不论男女儿童，在经过初等教育后，都应到工场里去掌握一两种体力劳动的本领。因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人人劳动，劳动为人人”，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古老的法则”：“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教育思想，尽

管还没有完全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但从根本上说,是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相对立的。

作为工艺美术家,鲍狄埃已在文艺界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公社的革命斗争服务,鲍狄埃热情地参与了巴黎艺术家联合会的工作。这个组织是由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公社委员,著名画家库尔柏发起建立的。4月13日,四百多名各界艺术家聚集一堂,举行大会,鲍狄埃作为筹委会成员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会议付主席,并在会上宣读了由他定稿的报告。15日的《公报》在报道这次大会的盛况时,称赞鲍狄埃的报告“对当代艺术的命运和需要”作了“十分精到的论述”。4月17日,鲍狄埃被选为由四十七名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联合会的纲领开宗明义地宣布,联合会是由“同意公社共和国原则的巴黎艺术家”组成的,它要“为我们的复兴,为开拓公社富裕的道路,为未来的辉煌前景和世界共和国作出贡献”。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库尔柏、鲍狄埃和雕塑家穆里连等十四人。公社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改造工作仅仅是开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鲍狄埃等革命艺术家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公社的文艺事业显出一派生机。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革命的歌曲、诗传单、漫画、戏剧……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鼓舞人们战斗的有力武器。艺术家联合会在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凡尔赛武装入侵巴黎时,许多会员都投入了保卫公社的于垒战斗。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鲍狄埃在这方面也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共济会”是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一个组织，在巴黎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最初幻想巴黎公社与凡尔赛达成和解。但梯也尔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顽固表演，促使它逐渐转向公社一边，并于4月26日宣布参加公社。4月29日，公社委员会选出由鲍狄埃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以乐队为先导，来到卢浮宫欢迎共济会会员，这时他们正准备为表示支持公社斗争而举行示威游行。当鲍狄埃等人带领共济会的队伍回到市政厅时，全体公社委员都站在台上隆重欢迎，公社代表梅叶把公社的红旗赠给共济会，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这是巴黎公社的旗帜，公社把它赠给共济会会员。……公社的旗帜一定在炮火之下跟共济会的旗帜在一起，这就是它们的不可摧毁的牢固同盟的证明。”四面八方响起了“公社万岁”的欢呼声，巴黎市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活跃气氛。欢迎仪式后，鲍狄埃等又陪同共济会会员把他们的旗帜插在最危险地区的城防工事上。共济会的参加，是对处境日趋艰难的巴黎公社的有力支持，给鲍狄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壮丽的公社！敌人咒骂你，
而在你的防线上，
共济会却插下一面面大旗——
它光辉的标记。（《巴黎公社》）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

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①

为了加强巴黎同外省的联系,向外省传播公社革命的火种,团结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巴黎公社的道路,5月9日,鲍狄埃参加了创建“各省协会联合会”的活动。联合会的纲领提出:“协会的最近目的是:恢复巴黎和外省的团结,用一切方法和手段阐明在围城时期以前和巴黎投降以后所发生过的一切事件的真相和原因”;“宣扬并促进公社的独立原则的胜利。”与蒲鲁东主义者只把公社当作巴黎的地方自治组织截然相反,鲍狄埃等人的奋斗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新政权。

巴黎公社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在抵御凡尔赛的军事进攻的同时,在巴黎市内,屡次镇压凡尔赛分子的政治骚动和挑衅,取缔对公社持敌对态度的反动报刊,惩治钻进革命队伍的奸细叛徒。但由于蒲鲁东主义的干扰,公社每采取一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都必须和公社内部的反权威谬论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在关于社会治安委员会的一场大辩论中,表现得尤其尖锐。在这个问题上,鲍狄埃是被认为属于“革命的专政派”的。

4月20日,在鲍狄埃担任付主席的一次公社会议上,公社委员们就是否应建立“社会治安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激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5页。

烈的辩论。一部分人认为，粉碎凡尔赛的进攻，镇压巴黎内部的敌人和克服权力过分分散的现象，建立“社会治安委员会”这样一个只对公社委员会负责，并享有处于所有其它委员会之上的最广泛权威的机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少数公社委员在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下，却提出了“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应绝对自由”的错误口号，对这一建议横加指责，认为它是“乞灵于独裁”，恢复了不是我们时代应有的“恐怖”，“对人民主权的真正篡夺”，甚至是“伪装的君主制度”，有些人则在名称上作文章……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由于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缺乏认识，有些人则从来就反对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5月1日的会议上，双方再一次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进行表决的关键时刻，鲍狄埃旗帜鲜明地投了赞成票，并明确表示：“因为目前局势要求行动的果断和一致，我投票赞成治安委员会，而不管它的名称如何。”这斩钉截铁的语言，突出地表现了鲍狄埃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的建议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但公社委员会却因此产生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严重对立。少数派发表宣言，暴露了公社内部的分歧；多数派中的一些人则不加分析地将少数派斥为“叛徒”、“逃兵”，甚至主张逮捕他们。公社委员会面临分裂的危险。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鲍狄埃强调顾全大局，他既投票赞成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又竭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所在的国际巴黎

支部联合会，曾在5月20日特别会议的决议中号召公社委员们“继续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尽一切努力保持公社的统一，因为这是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

对于钻进革命阵营内部，腐蚀、瓦解、甚至叛卖革命的人，鲍狄埃深恶痛绝，力主镇压。5月6日的公社会议上，鲍狄埃和他在二区的战友若阿纳尔共同提出一项提案，“鉴于在革命时期应实行道德标准最高的人民法令，即实行‘枪决盗贼’的法令”，因此，“一切文武公职人员，如属贪污受贿，立即送交军事法庭，按照人民法令判刑”。5月10日，公社对蓄意泄露军事秘密的逃兵，叛徒，公社军事代表罗塞尔的处理问题进行讨论时，鲍狄埃认为必须“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有人袒护罗塞尔，提议让他本人来公社解释，鲍狄埃严正反驳道：“不应让任何一个被告享有特权，我投票反对。”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①鲍狄埃一直十分重视军事工作，他后来曾谦逊地说过：“当时我年岁已老，同时右手残废，因而让我的战友若阿纳尔负责军事工作，而我则只致力于交易所区政府代表的职务。”但实际上鲍狄埃不仅担负着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二区的行政领导，而且密切关注军事斗争的形势。鲍狄埃经常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战地视察，因此他总是对战事的发展了解

^①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得十分清楚，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4月28日的公社会议上，针对一些人散布的消极悲观情绪，鲍狄埃从容镇静地站起来，用充满信心的语调说：“……我曾对最受威胁的据点——安尼尔和列瓦鲁阿作过详细调查，所以我说那里的情况并不是不可救药的，情况甚至不坏。我们在那里的部队几乎都很强，他们的情况良好，军容整齐，服装好，武器好，不错，他们没有得到所希望的那么多大炮，但是总的来说，各营营长都是使人满意的。”这简短而有说服力的汇报，鼓舞了人们的革命信心。5月16日，他给二团的指挥官写信，揭露一些逃兵隐藏在圣·费亚克于对公社进行攻击和诽谤。5月20日，他还着手解除了资产阶级把持的国民自卫军第8营和第11营的武装。当战争形势日益严重时，鲍狄埃和他的二区的战友们一道签署了一个文件，号召“第二区的各营队”，“在这最后的时刻，积极投入真正的防务活动。”

由于巴黎公社在三月十八日起义成功后迟迟不向凡尔赛进军，致使敌人获得喘息之机，从四月初开始，凡尔赛匪邦就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从五月初开始，梯也尔加紧了对巴黎的武装进攻。5月21日，在叛徒的接应下，凡尔赛分子从东南面的圣克鲁门一带进入巴黎。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开始了。曾经用鲜血和生命创立了公社的巴黎英雄儿女，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公社的事业。他们面对大肆杀戮的极端凶残的敌人，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战。“巴黎全体人

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①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鲍狄埃胸中燃起仇恨的怒火，他怎能容忍插在市政厅大厦的鲜艳红旗再次倒下！他怎能容忍革命的巴黎重陷魔掌！他怎能容忍获得解放的劳动人民重入地狱！……敌人攻进巴黎不久，鲍狄埃就和公社委员们一起，向巴黎人民发出了紧急公告：

妄图消灭巴黎的保皇党们自以为胜利在握，而实际只不过是自掘坟墓！

到街垒上去！弟兄们！到街垒上去！

让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都变成一座要塞，让儿童们搬运路石，妇女们装填沙袋。

公社的营队，拿起武器！

明瞭了真相的外省，已经群情激昂，正在起来支援我们！今天是激烈的战斗，明天就是最后的胜利！

起来，革命的命运操在你们手中！

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这振奋人心的公告，象响亮的战斗号角，鼓动着千千万万公社战士和革命群众前赴后继地和凡尔赛匪徒展开殊死的搏斗。

到5月23日，战火已经蔓延到鲍狄埃所在的二区，大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2页。

于小巷都成了激战的战场。这时，鲍狄埃仍坚守在二区区政府的位置上。在这里，鲍狄埃沉着镇定地发出了他在公社期间所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号召人们赶快擂起战鼓，集合所有的队伍，抗击来犯的匪徒。文件还严正命令：“如果第10营拒绝前进，立即解除它的武装，然后由那里优秀的共和主义者组成一个特别连。”鲍狄埃从容地指挥战斗，果断地下达命令，为了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他把个人的生死安危完全置之度外。

凡尔赛的攻势越来越猛，巴黎的革命者越战越勇。从林荫道上的于垒旁，从幢幢楼房的窗户里，从塞纳河畔的炮台上，喷射出一发发仇恨的子弹。巴黎的每一寸土地，都成了激烈争夺的战场……二区失陷后，鲍狄埃手执武器，转移到十一区继续战斗。“在十一区，我和费烈、勒弗朗赛、瓦扬、瓦尔兰、德勒克吕兹一起，度过了斗争的最后日子。”（《给拉法格的信》）在五月流血周里，鲍狄埃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从一个区转到另一个区，从一个于垒转到另一个于垒，和瓦尔兰、德勒克吕兹、费烈等公社英雄一道，为保卫伟大的公社事业，进行着英勇卓绝的战斗。他看到须发斑白的老革命家德勒克吕兹在于垒战中光荣阵亡，看到器宇轩昂的优秀公社领导人瓦尔兰被俘后慷慨就义……这一切，在诗人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激励着他更奋然而前行。

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劳动者，
我曾投身熊熊的烈火，

我坚信，只有经历这一次变革，
才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这是鲍狄埃对自己在公社时期的斗争的概括。是的，鲍狄埃“曾投身熊熊的烈火”，就在这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中，鲍狄埃锻造了革命战士的一身钢筋铁骨，也是在这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中，鲍狄埃锤炼出一行行铿锵有力的诗句。

保卫公社的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周。5月27日，二百名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同五千名凡尔赛分子进行了决死战斗。弹尽援绝，他们高呼着“公社万岁！”的口号，全部壮烈牺牲在墓地的墙角下。“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①巴黎的先驱者为全世界世代代的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榜样。一百多年来，这堵“公社社员墙”成为巴黎公社战士不朽的革命精神的光荣象征，也是资产阶级血腥罪恶的见证。许多公社诗人都用深情的诗句咏唱过这座公社战士纪念碑。鲍狄埃后来曾这样写道：

那些烈士的姓名和死难的日期，
人民啊，你用刀子把它刻在石头上！
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庄严的一页，
谴责奴役的生活，号召从奴役中解放。
它将象警钟怒鸣，唤起饥寒交迫的人们，
团结成忿怒的队伍，使地动山摇。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愿这座公社战士纪念碑，
成为我们复仇的号召！（《公社战士纪念碑》）

巴黎城里的于垒轰塌了，塞纳河上的炮声沉寂了，反革命的复辟把革命的巴黎变成了血腥的屠场。约三万巴黎人被野兽般的敌人杀害，约四万五千人被监禁、流放，巴黎总共损失了约十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人。梯也尔用后膛枪和多管炮血洗巴黎，到处是惨绝人寰的反革命复辟景象。“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①

鲜血，无数公社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殷红的鲜血，流进了塞纳河。被染红的塞纳河水和整个巴黎一起，唱着壮烈的悲歌……

5月30日。凡尔赛报纸公开散布鲍狄埃已被逮捕和处决的谣言。这充分表明反动派是如何害怕和仇恨这位公社战士和革命诗人。

但是，鲍狄埃仍在战斗。

五月流血周以后，鲍狄埃在群众的掩护下，隐藏到一个工人的家里。从那破旧晦暗的阁楼上，他听得见凡尔赛匪徒大批屠杀革命者的枪声，看得见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百般凌辱被俘公社战士的惨象。鲍狄埃写出了《白色恐怖》一诗，忿怒地控诉了敌人的卑鄙和残暴。

面对血染的巴黎，刚刚经历过炮火考验的鲍狄埃，激动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2页。

地回忆着，严肃地思考着。公社的斗争、胜利和失败，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唯一真理，使他更加坚信公社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夺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诗人心潮翻滚，热血沸腾，思想不断升华，火样的诗句，喷涌而出。“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①，鲍狄埃谱写了一首举世闻名的共产主义战歌——《国际歌》。

二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国际歌》是在无产阶级第一次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中诞生的光辉诗篇；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历史经验的艺术总结；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艺术体现；是无产阶级诗歌艺术的优秀典范。

《国际歌》的创作，标志着鲍狄埃的世界观完成了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飞跃，标志着鲍狄埃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国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按照法文音译，就是诗中的“英特纳雄耐尔”一词。鲍狄埃是第一国际的优秀会员。他在公社失败后立即以“国际”为题作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这一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深厚情感。“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②《国际歌》所阐述的，正是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的思想精髓。《国际》（谱曲后通称《国际歌》）这个诗题旗帜鲜明地表

明,经过公社战火考验的法国无产阶级,将更坚定地团结在国际的旗帜下;国际所从事的伟大斗争,将不可阻挡地胜利向前。

《国际歌》原诗共有六段,谱曲后广泛流传的是其中正面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第一、二、六段。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热情而深沉的呼唤,是发自诗人肺腑的心声。它倾吐出千百年来理藏在劳动者心中的血海深仇,迸射出奴隶们压抑在胸间的反抗怒火。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成立宣言》提出了夺取政权的伟大号召,为受奴役的人民揭示了革命的真理。巴黎公社革命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工人阶级完全有力量实现这个真理。尽管这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被真理所点燃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反动派的凶残,公社战士的鲜血,只能使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巴黎公社失败时鲍狄埃的思想情绪,也是所有忠诚的公社战士当时的心情。这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日—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开始的四句诗，激昂悲壮，字字有千钧之力，既表现了无产者的觉醒，又是对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召唤。诗人的召唤不是仅向着法国、欧洲，而是向着全世界，他要使巴黎点燃的星火，在全世界燃成燎原之势。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马克思在 1851 年总结法国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谈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①巴黎公社革命实践了马克思的英明论断，用暴力砸碎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鲍狄埃以劳动人民刚劲明快的语言，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宣传了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起来，斗争，彻底砸碎旧世界，无产者夺取天下做主人。第一段歌词，以奔腾的激情，表达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以豪迈坚定的诗句，展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具有震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 年 4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2 页。

撼人心的鼓午力量。

第二段，诗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共同章程》中提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正确路线。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鲍狄埃的诗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千百年来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对统治阶级制造的“英雄史观”和“天命观”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被欺骗的人们求神拜佛、祷告上帝已经几千年了，可是他们的苦难有增无已；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散布开明君主的幻想也有上千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君主来解除工人身上雇佣劳动的锁链。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却千真万确地证明了，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完全有力量推翻资本的统治，也完全有力量自己管理国家。鲍狄埃从巴黎公社的斗争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什么“神仙”“上帝”“救世主”，全都是剥削阶级的谎言，打碎枷锁、翻身解放，只能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铿锵的诗句，包含着对历代统治阶级的轻蔑鄙视，蕴蓄着对自己阶级力

量的坚强信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尽管肩负的任务是艰巨的,尽管敌人还占据暂时的优势,尽管无产者“一无所有”,但是,它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它坚信,依靠自己阶级的力量,完全能够“创造人类的幸福”。巴黎公社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明证。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鲍狄埃在巴黎公社那翻天覆地的七十二天中,深深地理解了这两个“决裂”的伟大含义。资产阶级把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描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把他们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学观念夸大成永恒的“真理”。可是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通通失去了效力,公社的政权和它的各项措施正是对资产阶级“永恒真理”的否定和批判。事实上,无产阶级要谋求解放,如果不首先摆脱传统思想的禁锢,如果不向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大胆宣战,那么革命就无从谈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鲍狄埃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表现了这一彻底革命的思想。同时对那些在资产阶级旧观念的泥淖中打滚，对资产阶级的宗教、法律、道德和财产所有制满怀敬意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假社会主义分子，也是尖锐的批判。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布朗基主义者的遭迁也并不好些”^①。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指引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朴实无华的诗句，生动形象的比喻，写出了工人阶级继续革命的迫切愿望，写出了他们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三月十八日起义以后，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军，没有及时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彻底摧毁敌人，是导致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强调“趁热打铁”，穷追猛打，夺取全胜，是对公社血的教训的总结，对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歌》原诗的第三、四、五段，具体发挥了第一、二段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揭露、批判。

第三段首先点出了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阶级实质：“政府在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括；富豪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该打倒，这样的法律难道不应该重新制订？于是诗人直接引用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生活准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就是说，废除一切阶级特权，消灭人对人的剥削。

第四段的重点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看，“这些矿山和铁路的大王，”除了掠夺穷人的劳动外什么也不干，但他们的保险柜里却放满了“劳动成果”，所以劳动者理应夺回劳动果实，而“这不过是讨还宿债”。

第五段主要是陈述国际对待资产阶级掠夺性战争的立场。《国际歌》不仅宣传反对掠夺性战争，而且突出地强调了把非正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思想：“国王花言巧语欺骗我们，我们携起手来打暴君！”如果君主们强迫我们充当炮灰，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子弹专门对付自己的将军。”巴黎公社革命正是“战争引起革命”的有力例证。

在《国际歌》的最后一段中，诗人以鲜明的阶级爱憎，强烈的感情色彩，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尽情地抒发了对胜利明天的无限向往，有力地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必定到来的坚定信念。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工农群众创造了世界，世界应该属于劳动人民，“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世道必须改变，吃人血肉的毒蛇猛兽必须打倒。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废除私有制，消灭寄生虫，铲除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使“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就是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美好明天，就是共产主义胜利的灿烂前景。鲍狄埃以瑰丽壮美的诗句，表达了磅礴于胸间的远大理想。这是整个阶级的理想，是终将实现的理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 同上，第285-286页。

这热情澎湃，充实凝炼的诗句，是全诗的主题，是全诗的高潮。这段叠句，反复出现，回旋激荡，使诗的主题得到充分发挥。

“这是最后的斗争”，意味着这一斗争将把人类从最后一种剥削制度统治下解放出来。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新旧制度交替。然而每一次变革都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去代替旧的剥削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则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①“这是最后的斗争”，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光荣伟大而又艰巨复杂。它要最终结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就必然要招致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拼死反抗，就必须在斗争中与传统制度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鲍狄埃的诗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作了精辟的概括。

为了夺得斗争的胜利，团结是个必须强调的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②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②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团结是工人阶级力量之所在。巴黎公社的斗争不仅显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大团结，而且显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巴黎工人曾郑重宣布，“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他们拆毁了象征侵略扩张和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园柱，并把旺多姆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表现了工人阶级对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第一国际的许多领袖，波、捷、奥、俄、意等许多国家的优秀革命家和先进战士，都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不少人成为公社杰出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不少人在保卫公社的于垒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这些不同国籍的无产者，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共同浇灌了巴黎公社的绚丽鲜花。鲍狄埃在公社的斗争中亲身感受到无产阶级团结的巨大威力，所以能唱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样雄浑有力的诗句，唱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

诗人坚信依靠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的原则终将遍及全人类，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预言，表达了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必胜的信心，充分显示了诗人高瞻远瞩的革命气魄和刚毅顽强的战斗意志，尤其因为这乐观的预言是在巴黎血流成河，反动派气焰嚣张的时刻写出的，就更显得壮怀激烈，也更能见出作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真理的火焰，燃烧在诗人的胸膛；火热的诗句，激励着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

级团结的歌，战斗的歌，胜利的歌，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一篇不朽的艺术文献。

《国际歌》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于其深刻的政治思想内容，而且在于它在艺术上也是精湛卓越的。《国际歌》可以说真正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它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文艺划时代的杰作。

鲍狄埃从来是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革命高潮中是这样，在革命遭受挫折时，仍然是这样。特别在《国际歌》中，由于诗人能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理解巴黎公社的革命，表现无产阶级的觉醒，绘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而对理想的展望也就具有更深厚的现实基础和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尽管公社仅仅存在了七十二天。但是在诗人笔下，它是通向未来的伟大起点，是无产阶级夺取天下的伟大序幕。置根于现实的土壤，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国际歌》不但有深刻的说服力，而且有巨大的鼓舞力量。

《国际歌》立意高，开掘深，构思宏伟，意境寥廓。诗人没有采用写实的手法去描绘公社的战斗，也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巴黎的七十二天里，而是从眼前的斗争出发，充分发挥政治抒情诗的特点，驰骋文思，抒怀言志，寓理于情，放声高歌，以澎湃激昂的诗句，引导读者从壮丽无比的“最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后的斗争”中汲取力量，从而领略、思索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真理。

在鲍狄埃之前，很少有人能在诗歌中将传播革命理论和抒发革命情怀结合得如此紧密，如此完美。《国际歌》几乎逐段发挥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的重要论点，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引用了文件中的字句。然而这些理性的原则在鲍狄埃笔下却化为壮美的抒情诗，每个字都凝聚着诗人在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中的大量感受，每句诗都是在他内心蕴蓄已久，终于无法抑制，涌流而出的真情实感。这，正是《国际歌》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主要原因。感情色彩浓烈，思想深刻透辟，格调庄严崇高，语言形象生动，构成了这首情理交融的政治抒情诗的独特风格，使《国际歌》从第一句开始就紧紧扣住了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心弦，引起他们内心的强烈震动和共鸣。

《国际歌》诞生的年代，正是资产阶级文艺开始走向衰落和腐朽的年代。诗坛上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流派泛滥，颓废、厌世、怀古之作充斥文坛。而《国际歌》却以它大气磅礴，光灿夺目的诗句使整个资产阶级诗坛黯然失色，为诗歌艺术开了新生面。

资产阶级文艺的堕落是这个阶级政治上彻底走向反动的反映。《国际歌》宏伟壮丽的气魄，深沉而强烈的激情，质朴、明朗而又刚劲有力的语言风格，却是革命的无产者的精神面貌的体现。这个伟大的阶级已经经历过一次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斗争，体验过夺得政权的胜利喜悦，接受

了遭受挫折的宝贵教训，他们肩负历史的重担，承受最大的牺牲，却满怀信心地继续战斗，坚定乐观地展望未来。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质，这种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深邃的历史远见，正是《国际歌》美学价值的本质方面。

《国际歌》是一座“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是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①。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436页。

第五章 沿着公社的道路

一 战斗流亡生活的开始

1871年7月，鲍狄埃怀着深仇，含着热泪，告别了飘着血痕的塞纳河，告别了他生活、战斗过半个世纪的故乡——巴黎，告别了多年来和他同甘苦、共命运的战友们，带着他的妻子夏洛琳娜·贝蒂和三个孩子，绕道比利时，到达英国，开始了他长达九年的流亡生活。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加紧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特别是对第一国际成员和巴黎公社战士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梯也尔反动政府首先明令取缔第一国际组织，并通电各国政府，建议采取反对第一国际的统一行动，要求引渡在各国避难的公社社员。各国反动派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白色恐怖象瘟疫一样，由巴黎向整个欧洲蔓延。与此同时，第一国际内部的巴枯宁阴谋集团也恶毒地诽谤公社，把援助公社战士的行动诬蔑为“犯罪的”和“愚蠢的”行为，大搞分裂破坏活动，妄图搞垮国际。

反革命潮流汹涌而来，大有吞没一切之势。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为公社的正义事业进行公开的辩护。5月30日，

即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著名的《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揭穿了资产阶级的造谣中伤，热情歌颂了巴黎工人的英雄业绩，阐明了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新形势下的国际工人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道路。

在这场其势汹汹的反革命逆流面前，革命阵营开始剧烈地分化，不坚定分子纷纷动摇逃跑；有的向反动派卖身投靠，有的与巴枯宁同流合污，有的消极隐退……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却更勇敢地迎着风暴前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坚韧不拔地为完成公社的未竟事业而奋斗。恩格斯曾指出：在流亡者中，“总的说来，多数是优秀人物；”^①自然，“也总有一些败类”，^②恩格斯还谈到流亡者中总要分成许多小集团，互相敌视，互相争吵，“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③诗人鲍狄埃正是恩格斯所说的“优秀人物”中的一员。他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在革命低潮时期，仍然高唱着战歌，沿着公社的道路前进。不管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满怀信心地尽一切可能从事有益于公社事业的工作。

①②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71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14页。

③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588页。

在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中，正象他自己后来所描写的那样：

他冒着深谷里刺骨的寒雾，
为采摘鲜花从不行步。（《1871年的流亡者》）

渡过多佛尔海峡，踏上异国的土地，鲍狄埃一家在国际总委员会的帮助下，来到英国伦敦附近的格雷夫森德。旅途中患染的感冒，加重了他的上肢瘫痪。但是，最使他难以忍受的，并不是自己的疾病和贫穷，而是敌人在巴黎的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他要呐喊，他要控诉，他要把凡尔赛匪邦的罪行向全世界披露。诗人胸中蕴蓄的怒火，甚至使他不能适应格雷夫森德恬静的环境。他恨不得唤醒整个大自然，和他一起与旧世界决一死战：

死神曾使我们两次流血，
一次是入侵，一次是内战，
忿怒的大自然，
理应气得发颤。
我渴望它迸发出猛烈的仇恨，
来一次地覆天翻的动乱。

他在流亡中的第一首诗《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1871），就是以这样感情深沉而强烈的诗句开始的。在格雷夫森德优美静谧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半瘫痪的病人，以火一般灼热的语言，向“森林”、“火山”、“太阳”发问，向“沉思的水波”、“古老的橡树”、“遥远的天际”发问：“难道你一点也

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起义者在惨遭蹂躏，“囚船”和“铁栅”正“将成千上万的战败者关押”；难道你不知道“资产阶级接替了普鲁士强盗”，“窒息的法兰西在痛苦挣扎”；难道你不知道“机枪对衣衫破烂的人群横扫，贫穷就是大逆不道！”……这一连串的诘问，包含着多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又包含着多少对公社战友的怀念！他希望眼前的大自然能和他同悲共恨，他希望全世界和他一起向凡尔赛复仇。

鲍狄埃在1879年发表这首诗时，意味深长地署名为“战败者”。但正是这个“战败者”，却在诗中充满信心地宣告：

这不是葬礼，而是一次诞生！

多么豪迈的气魄！多么精辟的见解！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基于对无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坚强信心，诗人给巴黎公社的斗争作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十周年纪念时曾经写道：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可是它并没有死亡，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①不管梯也尔怎样狂叫“社会主义从此休矣！”历史决定了，应被埋葬的是资本主义，而绝不是社会主义。“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既然已经升起，它必将势不可挡地光照人间。

“这不是葬礼，而是一次诞生！”

鲍狄埃怀着加速旧社会的灭亡，催促新社会的诞生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1页。

坚强信念,开始了他战斗的流亡生活。

二 更高地举起巴黎公社的伟大旗帜

公社以后,“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①。在这新的斗争时期中,鲍狄埃作为一个用歌作工具的宣传家,在捍卫巴黎公社的革命旗帜、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真理、推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从流亡时期开始,他的诗在艺术形式上已越出歌曲的范畴,而能创造性地运用法国诗歌的各种形式,包括结构宏伟的长诗和格律谨严的十四行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服务。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鲍狄埃的创作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进入了以《国际歌》为标志的成熟阶段。

1872年9月,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彻底清算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粉碎了他们的分裂阴谋,并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但鉴于当时整个欧洲反动势力猖獗,许多工会组织和国际的支部又被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439页。

所控制，为了不让第一国际的旗帜落到阴谋家和敌对分子手中，代表大会决定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美国纽约。当时马克思还指出：“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工人为主的世界，每年有五十万工人迁移到这个第二大陆上来；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占优势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① 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美国不久，将自己的命运和国际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鲍狄埃，也决定移居美国。

在离英赴美之前，鲍狄埃曾秘密返回巴黎。1873年5月17日，法国当局第四军事法庭对鲍狄埃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宣布处以死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军事法庭将他判处死刑的前一天，鲍狄埃几乎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写了一首抨击这些资产阶级政客走狗的讽刺诗《拉尔本先生》，篇末署名：1873年5月16日于波旁宫。

这是鲍狄埃对统治者的又一次挑战。资产阶级反动派千方百计将鲍狄埃置于死地，但是鲍狄埃坚持战斗着，顽强地战斗着……

1873年下半年，鲍狄埃一家和几位战友结伴，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起初住在美国东部港口波士顿，1875年又迁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所在地，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纽约。和侨居英国时一样，他在美国也靠绘图维生，有时还教授法语。生活依然是清苦的，半身不遂症终不见好，反日益严重起来。但这一切丝毫不能削弱他的战斗热

^①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情。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就投入了美国工人的斗争。在纽约，他一直和第一国际的法语支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于1875年参加了公社流亡者建立的“平等派”组织。1876年第一国际宣布解散后，他又积极参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党活动，经常出席美国工人的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

鲍狄埃在美国生活的七年，即1873年至1880年，正是美国工人运动从分散的自发状态走向全国性有组织的斗争，逐步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重要历史阶段。经过巴黎公社斗争的实践，鲍狄埃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作为巴黎公社革命的直接参加者，鲍狄埃把传播公社的革命火种和向美国工人宣传巴黎公社原则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①鲍狄埃正是这样一个“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仍坚定地捍卫公社的“革命原则和口号”的真正的革命者。在整个流亡期间，宣传和捍卫巴黎公社的伟大原则，始终是鲍狄埃革命活动的中心和创作的主要题材。

“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②每年的这一天，各国工人阶级都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或游行。

①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4页。

② 恩格斯，《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一纪念活动，把它看作团结教育工人阶级，推动和指导当前运动的重要手段。鲍狄埃侨居美国期间，每年都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他的生动感人的诗歌和振奋人心的演说在美国工人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874年，在《施圣水者》一诗中，诗人把公社的事业比作光芒四射的一轮旭日；把那些攻击诬蔑公社的反动派喻为“施圣水者”，指出这“卑鄙的家伙”想用“圣水”扑灭太阳的光焰，完全是痴心妄想。《在公民穆尼埃的墓前献诗》（1875）中，诗人感情真挚地描写公社战士们为战友举行葬礼时，“不用牧师，也不用黑纱”，而是“用公社鲜红的旗帜覆盖在死者身上”；他们用人民的红旗为死去的战友作殓衣，为的是“向顽梗不化的屠夫们示威”；诗人深信“胜利的红旗将迎风招展”，“象是带来伟大黎明的红焰出现在天边”，烈士们将“心情激动，含笑九泉”。

1876年3月18日，鲍狄埃为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五周年，撰写了著名的长诗《巴黎公社》。这首结构宏伟的长诗，史诗般地记载了公社革命的历史，阐述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总结了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有力地批驳了反动派的诬蔑诽谤，揭露了凡尔赛匪邦的血腥罪行；最后，长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公社事业必定胜利。这首长诗的创作，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影响。

长诗的开始，是一段气势磅礴的序曲。诗人以凝炼的笔

法，叙述了三月十八日革命产生的背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防”政府的反革命阴谋和卖国勾当。

从东方到西方，大地也激动地震颤：
又到了三月十八日，就是这一天，
为了惩治那素有英雄传统的人民，
反动的凡尔赛向革命的巴黎寻衅。

诗人描写：“经过二十年帝制的巴黎象巴比伦，纸醉金迷，腐败得似乎一蹶不振”；是“人民的巴黎再次肩起巨人的重任”，“它一脚踢垮拜占廷式的没落帝国，把波拿巴连同他的政府一举废黜。”（指1870年9月4日革命），但“议会（指‘国防’政府的议会）开张伊始就已蓄谋在心”，要“借助普鲁士的入侵”扑灭革命。这帮“似教长般虔诚”、“比豺狼更残忍”的家伙，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甚至“乐于交出三百亿赔款，四个阿尔萨斯和六个莱茵。”^①梯也尔则“策划一场新的特朗斯诺南惨案”^②，他们派军队进攻蒙马特尔，企图在“混乱和流血”中击溃革命人民。

面对这阴谋，千万颗心联成一个，
伟大的城市啊，宣布成立了公社。

震动世界的三月十八日革命就这样爆发了。和一切反革命的宣传相反，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挑起了这场内战。

① 指法国在莱茵的领土。

② 指1834年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特朗斯诺南于进行的大屠杀。

面对梯也尔的阴谋，巴黎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卖国政府，自己掌握政权。

长诗的前半部，形象地展示了巴黎公社从胜利到失败的整个过程。

胜利了！人民大众欢声雷动
地平线上重新焕发出光明。
拨开帝国的迷雾，耻辱的云翳，
人们终于见到天日，扬眉吐气。

诗人以炽热奔放的诗句，再现了劳动人民欢呼公社胜利的动人景象。

它作为未来社会秩序的榜样，
抹掉私有制，把劳动刻在门上。
.....
即使不通晓社会学者的辞令，
人民也能领会精神，
当你说：“一无所有者要做主人！”
劳动者理解得最深。

诗人牢牢抓住所有制的变革这个核心问题，从根本上点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公社改变了千百年来“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合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理局面，把广大劳动群众拯救出苦海。他们怎能不与公社相依为命？诗人不禁激动地高呼：

啊，巴黎向你致敬，你驱散了

大地的混沌。

你变成无产者的头脑和灵魂，

同他们骨肉难分。

紧接着，诗人高度赞扬为公社事业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巴黎人民，说明公社的胜利是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性，以暴力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成果。

每个人都为共同的事业全力以赴，

组织起公社联队。

老郊区的工人穿起军服拿起枪

前进，视死如归！

投入这场战斗的，不仅是郊区工人，还有“严肃的老人，革命的前辈；”还有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投入公社怀抱的“共济会”；诗人特别提到英勇的巴黎妇女：

在这次分娩中，妇女表现了

母亲特有的勇气。

她们爱你，为你献身，在暴风雨中

发出闪电的威力。

诗人热情歌颂公社的伟大胜利，同时也科学地总结了

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

你未夺取银行，这是多么大的错误，

你本应把它改造。

须知：要让敌人投降，

就得解除它的武装！

.....

我们本应把敌巢彻底扫荡，

三月十八日晚我们没有这样做，

什么叫作报仇，我们还不明白！

轻饶了豺狼，这真是天大的过错！

从长诗谈到的这两个重要教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诗人的影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在取得3月18日的胜利时，“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①。1872年，恩格斯又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②

谈到公社由于犯了上述错误而遭到失败时，诗人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道：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9页。

②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努美亚、萨托利、凯恩的受难者，
请原谅我们对敌人的仁慈！……

努美亚等地，是梯也尔政府大批流放或杀害、监禁公社战士的地方。对敌人的仁慈，使公社战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革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诗人悲忿地描述了五月流血周可歌可泣的战斗：

我该怎样描述你呢，浴血的一周？！
想起你，就看见一道红色的河流，
这红色的河流啊，依然热气腾腾，
是我们勇敢的人民的血把它汇成；

……

六月惨案相形之下只能算作儿戏，
因为不断改进的屠杀更换了工具。

……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诗人勾画了一幅凡尔赛匪徒进入巴黎后资产阶级向革命人民实行反攻倒算的惨景：

整个城市是一片横遭劫掠的惨象，
胜利者应该画成汪达尔人的模样，
三万五千具尸体堆满陈尸的石板，
一长列赤脚的犯人正被押上囚船；

而在“罪恶的伟人祠里，法弗尔、梯也尔、麦克马洪备受

顶礼”，“政治骗子以及宗教界的恶棍们，正在焰火中互相拥抱、弹冠相庆；”还有那些“可耻的激进派”——工人阶级的叛徒、凡尔赛的邦凶，正“忙着推卸责任，洗掉手上的血污”，诗人忿怒地高呼：“公社呀，这伙人才是真正的罪人，是他们干下了背叛你的卑劣行径！”

“总算恢复了秩序啊，多亏上帝！”反动派得意洋洋地欢庆胜利。但诗人铿锵有力地回答：

但上帝的混乱秩序已被我们粉碎，
我们还将它当场拿获，严加治罪。

正如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所预言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① 鲍狄埃满怀信心地写道：

你来不及摧毁所有的巴士底，
但你留下了法令，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劳苦大众，
必将把它执行！

长诗的后半部，以锋利泼辣的诗句，透辟地阐明了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首先，诗人用反动派所谓的“多亏上帝，总算恢复了秩

^①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序”作每一小节的叠句，淋漓尽致地讽刺、揭露了资产阶级极不光采而又极不稳固的胜利。不错，“多亏上帝”，“疯狗又可随意咬人，受害者再不能呐喊”；银行重新“主宰一切”，劳动者又被“敲骨吸髓”；妓院的生意兴隆；帝国的余孽又在耀武扬威；教会这“黑色的章鱼”，又“用令人窒息的长臂”摧残青少年，“使他们终生愚昧”。……接着，诗人批驳道：

就算秩序恢复了吧！老财主，
你以为用屠杀就能修补好钱袋？
你以为公社当年打穿的墙壁，
用七年功夫就能把弹洞堵塞？

诗人严正地宣告：革命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反动派的凶残，只能激起更大的反抗：

你以为杀戮流放了十万人，
就能高枕无忧，长治久安？

不！“腐朽的旧社会啊，你休想再安睡！”“由于你把成千上万的战败者，连续不断地流放到新卡列多尼”；“由于你把我们缺席判决死刑，逼得我们四处流亡，无业谋生”；由于你们杀死了杜瓦尔、德勒克吕兹和瓦尔兰等优秀的工人领袖；……你们自以为“万事大吉”，从此可以太平平地“把贫困加于劳工，把富裕献给权贵。”可是你们这些“恶贯满盈的魔鬼”，再也别想“安睡”。你们已经把社会变成“人肉的筵席”，人类已经划分成“吃人者和被吃者”两大阵营。公社

的斗争揭开了“被吃者”争取解放的伟大序幕，吃人者受惩罚的时刻即将到来：

你休想再安睡！我们决不会推迟
惩罚你的时刻！它正大步走来。
当你的住房起火，任凭你去呼救，
火是扑不灭的，那怕你溜干大海！

因为这不是石油，而是人民的忿怒
在燃烧！普天下人民都已怒火中烧。
让人民的怒火烧得更旺，直冲云霄！
这是伟大的火灾！全人类在燃烧！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公社诗人们写了大量纪念巴黎公社的诗篇，其中最深刻、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鲍狄埃的长诗《巴黎公社》。这首诗一发表，立即受到美国工人的普遍重视和赞扬。旧金山的一个社会主义小组很快就把它印成单行本，广为散发。这首壮丽史诗的特别可贵之处，在于以真实感人的叙述，朴素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原理。它不仅通过公社的斗争和胜利，证明了工人阶级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必要和现实的可能，而且通过敌人的反扑和公社失败的教训说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诗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总结。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

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采取步骤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使劳动者获得彻底解放。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根本经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科学论断，鲍狄埃写出象《巴黎公社》这样的长诗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诗人亲身参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有切身的生活感受，才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巴黎公社的斗争作出形象鲜明的艺术概括。

三 向资本主义制度猛烈开火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萧条，加速了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但当时的美国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理论上还十分幼稚和混乱。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观点有相当大的市场。愚弄人民的宗教意识，也严重地阻碍着革命真理的传播。因此，有针对性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鲍狄埃在这时期的创作中，有一部分是集中批判宗教的。早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前，鲍狄埃就对宗教的欺骗作用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和反动本质作过揭露；在公社时期，鲍狄埃同反动的教会势力进行过不懈的斗争；由于教会中的凡尔赛分子在镇压公社社员时扮演了密探、走狗的可耻角色，更使诗人深恶痛绝。在长诗《巴黎公社》中，鲍狄埃把上帝称作是“一切杀人犯永不可少的同谋”、“告密者和剥削者的警察都头”。同时，诗人还写了不少结构谨严，短小犀利，以批判宗教为主题的十四行诗。

1875年写的《蜘蛛网》中，诗人把宗教比作扼杀人类理性的蛛网，指出“应该把那块挂在星星上的破布撕碎”，赶出上帝“这只蜘蛛”，“将它踩死在地”。同年创作的《牧师》一诗，则尖锐地揭露了教士说教的欺骗性。在《夏娃》（1876）、《物质与圣经》（1877）等诗中，诗人俏皮地嘲弄圣经中的种种谬论，指出客观事实和宗教宣传相反，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当世界上还没有人类时，也就不存在宗教和上帝的概念；而真正的夏娃——我们的祖先，却是毛发蓬松、异常难看的黑猩猩。这就以唯物主义的创世观，对宗教作了彻底的否定。

“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不彻底反对雇佣制，必然会走上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机会主义路线。拉萨尔之流，恰恰是以空谈“劳动”和“公平分配”来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对工人的剥削。恩格斯曾针对美国的情况指出：“任何一个运动，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岐途，遭到失败，……”^①

鲍狄埃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驳斥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散布的“美国驾临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反动谬论，深刻揭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启发人们继续走巴黎公社的道路。《皮克尼克老爹》(1876)、《平等的阶段》(1878)等诗，都对雇佣劳动制度提出了忿怒的指控，杰出的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更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同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一百周年，约四十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美国费城开幕。资产阶级利用这个机会大肆炫耀资本主义的“进步”和“繁荣”，妄图借此掩盖阶级矛盾，蒙蔽劳动群众，达到瓦解革命、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目的。这是对无产阶级的一次严重的挑战。美国的工人阶级勇敢地答复了这个挑战；就在资产阶级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的当日，大批失业工人白天召开群众大会，晚上举行火炬游行，向统治当局要求工作。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相配合，在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纪念日过去不到半月，即第一国际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之际，鲍狄埃在会见了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法国工人朋友之后，发表了题为《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著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

名长诗。长诗以美国工人向前来费城参观博览会的法国工人代表写信的形式，从分析博览会入手，全面、深刻地揭露了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勾勒出一幅资产者的天堂、劳动者的地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活画，引导人们透过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看到它背后的衰颓腐朽，从而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

长诗的引言部分，明确地提出了全诗的主题思想：

行动起来，团结一致，
要将剥夺资本的法案
大规模地加以实施。

“社会问题”多得无数，中心的问题却是：把现在的政府“彻底摧毁”，重新安排“生产和果实的分配”。只要“贫苦的人们一旦觉醒”，提出的问题就会“象一声惊雷”，成为“暴风雨”的前奏。

长诗的第一节，作者以故作夸张的笔调，描绘了博览会的豪华场面：

好大的气派，不可一世的威风，
这个博览会象魔术一样迷人，
豪华的大厅，仙宫般的花园
陈列着工业界的多少战利品。

这里的“蒸汽机旋转如飞”；“这惊人的工匠钢臂铁腕”能“给炮艇装上坚固的铁甲”，能纺出“比蜘蛛丝还细”的细

线。“这些大厅象百宝箱一样”应有尽有，“豪华的东西使人头晕目眩”。资产阶级在这种所谓物质文明面前陶醉了：

阔绰的游客喝着饮料高谈阔论，
这场景使他们飘飘然，眯着眼睛大叫“进步！”

接着，诗人将笔锋一转，挑开这华丽的帷幕，指出这五光十色的博览会背后，原来是一个血淋淋的人间地狱。

进步！谁能相信？要看个究竟！
工业，难道按照你们布置的场面，
能作出我们的判断？

不！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现实，在资产阶级精心布置的博览会里是反映不出来的。诗人提出：还有“许多破烂的血衣”，“群众饿瘪的肚皮”，被叫做“工场”的“骇人听闻的牢狱”，“砖砌的巴士底”，悲惨的苦工在这牢狱里“看不见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这些都应该拿出来展览。诗人还提到应该展览“无产者拥挤的小屋”；应该统计肺结核病摧残了多少生命；应该看到“被机器压死的人们”、“被深井吞没的矿工”……还应该“展出资本家大老板作威作福”……他们把工资压低百分之二十，等于要工人“割开血管”，把血“交出五分之一”……

我们的血已经抽出，老板，喝吧！
这决不是夸张，这是现实，是历史，

你不把它拿来展出？

这一切资产阶级所不愿意、也不能够拿出来展览的现实，却最能说明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本质。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曾指出：“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①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进步”，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进步”，是社会的一极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极日益贫困化的“进步”，这是如同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酒浆的“进步”，一句话，这是“血腥的进步”！

如果我们掉进深渊，进步又有什么用？

如果生产者受苦，生产又有什么必要？

鲜明强烈的对比，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暴露了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这样不合理的社会能叫人容忍吗？这样的社会制度不砸烂行吗？在长诗的第三节，诗人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再容忍这种海盗的统治！

我们要消灭和铲除不平等的阶级，

资本家和雇佣奴隶。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0-131页。

这万恶的世纪既然对穷人凶狠，
对一小撮剥削者充满了同情，
就该一脚把它踢进垃圾！

消灭雇佣奴隶制，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但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告诉我们，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奴役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资产阶级手里有一套完备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如不首先砸烂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你的生产
需要多少齿轮！
全靠绞刑架支撑，
你的社会制度才能生存！

长诗的第四节，诗人全面地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官僚机构”——豢养着一批“飞扬跋扈、昏庸保守”的“老鼠”；军队——一帮“带着金色肩章的野兽”、“手持军刀的走狗”，这些“张牙午爪的畜生”，正是“杀害公社战士的凶手”；教会——这“贩卖香火的老巫婆”，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宗教信仰迫使工人“安分守己”，“善良的上帝”“不但屠杀灵魂，还指挥刽子手消灭人们的肉体”；法庭——使“没钱的穷人被当成坏旦判刑”，“有钱有势的强盗倒被赦免”；警察——这老太婆“手里永远拿着警棍”，“资本从我们抢走的东西越多，她对我们老百姓越不放

心”；还有报纸，专事“说谎”和“讹诈”，他们用无耻的欺骗宣传帮助资本家“捞取百万财富”……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赖以生存的“绞刑架”，它们的共同职能，就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以便“从穷人嘴里夺下面包，”“供游手好闲的富人饱餐。”

你们看吧，工具完备！应有尽有：
报纸、法院、兵营、银行、
教皇、密探，这一切工具
都在支配人类的金融巨人手上。

在第五节诗里，诗人进一步指出“金融巨人”拿出来展览的“巨大成就”，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可是资本家却在产品上打上他的“标记”：

他，挖开地岬，打通阿尔卑斯山，
还打算修一条隧道通过海底，
你在他手下当牛做马，
这就是资本完成的伟大业绩。

资本家享有一切、支配一切；亿万财富由他“任意支配”，地球放在他手上“随便抛掷”，“他掌握生活沅泉，能叫它枯干”。可是工人，创造这一切财富的工人，“你得到了什么？只有贫困！逼死人的贫困！”资产阶级既然“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①也就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3页。

统治。长诗写到这里，自然地引出了革命的结论：

他要喝干你的血汗，你的眼泪！

这还不够吗？……

够了！别再多说，还是行动起来！

叫他垂头丧气，休想再敲骨吸髓；

（我们毕竟是十万反对他们一百）

“行动起来！”在长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响亮地吹响了公社的革命号角。为了不让资本家喝干我们的血汗，为了不再受奴役、受剥削，必须象巴黎公社那样，以暴力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公社啊！你曾站起来打倒这个妖怪，

你在哪里，还有那些保卫你的人们？

在哪里啊，你的红旗和那些火热的心？

快来担负起你尚未完成的重任！

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出号召，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继承巴黎公社的革命传统，完成巴黎公社的未竟事业。

工人们，公社的纲领就是我们的纲领！

要把全世界交还到劳动者手里，

使它成为实现光荣任务的工场，

让不劳而食的阶级全都滚出去！

长诗的结尾，诗人高瞻远瞩地预言：

在多少悲惨世纪过去之后，
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会实现，
自由的人类按照他们的伟大理想，
一百年后要将广大公社在全球展览！

鲍狄埃的这首长诗思想深刻、气魄宏伟，而且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是一篇写得极为锋利泼辣的声讨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战斗檄文。饶有意趣的是，气派豪华，盛况空前的博览会，本是资产阶级射向无产阶级的一支毒箭，不料被鲍狄埃巧妙地将箭又射了回去，而且正中他们的要害。为资本主义作广告的博览会变成了教育工人和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反面教材，使工人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受剥削的深重，从而更坚决地走向革命斗争。这首长诗突出的特点，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法律、新闻等上层建筑，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指出了它们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本质，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原理。正因为此，这首长诗受到北美社会主义组织的高度重视，立即在纽约出版了单行本。

《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一诗，博得了列宁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在《欧仁·鲍狄埃》一文里，列宁特别提到这首诗，指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

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①

四 “我们全都是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迅速地推进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了适应斗争的新形势，第一国际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召开代表会议。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决定解散国际，并确定今后工作进入建立和发展各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阶段。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②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教导，第一国际宣布解散后约四、五天，国际的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于1876年7月19日至22日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合并成立“美国工人党”。从此，美国工人阶级进入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斗争的年代，同时也是美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进入全国性新高潮的年代。1877年全美铁路工人大罢工，使美国主要铁路干线全部瘫痪，罢工演成局部内战，有几个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领。罢工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工人阶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

级团结和组织的必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党工作更迅速地开展起来。

1877年12月26日，美国工人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瓦克召开，正式定名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以这次大会又称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鲍狄埃被邀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为大会写作了题为《工人代表大会》的诗歌。诗人热情欢呼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且深信只要善于工作，善于启发群众的觉悟，党的队伍将很快地壮大起来。诗中写道，要“列举事实，列举数字，打倒高利贷”，要“广泛调查，弄清事实”，“揭露吞噬生命的毒菌”；诗人以诗意的战斗口号宣传了大会提出的号召：“向谎言宣战，向愚昧进军，用真理武装自己，才能前进。”鲍狄埃自己，正是按照这个口号去身体力行的。他不顾自己半残的躯体，往来奔走于纽约、波士顿、帕特森、纽瓦克等地。在工人党的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朗读诗歌，以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主张。在帕特森一个支部的成立大会上，鲍狄埃旗帜鲜明地说：

永远是同一个事业，劳动的事业！除此以外，我不知道别的事业。解放劳动，摧毁奴隶制度的最后一种形式——雇佣劳动，这就是创造一种新人，创造一个新世界。

鲍狄埃在演说中回顾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历史，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所要推

翻的决不仅仅是某些人,而是社会的整个机构,是一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劳资关系的根本性错误。”为此,必须“每日每时”地进行不懈的斗争。这,“就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组织起来,为求得最后解放而进行的不间断的英勇事业”,就是“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共同事业。”接着,诗人表明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态度:

你们是了解我的……我为之吹响号角的战斗,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战斗。

.....

她的纲领不无缺陷,在我看来还不十分完美,但我接受它,因为这毕竟前进了一步。总的来说,它是建立在真正的原则上的……

在论述这些原则时,鲍狄埃指出,由各民族劳动者创造并代代相传的、几乎囊括人世间一切财富的“资本”,“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资本,而不应当为少数人所霸占。”“完成这个转变,一个新社会就会创建,资本主义就会消亡……和资本主义同时消亡的,还有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军队、警察、教会……”

最后,鲍狄埃热忱地呼吁:

在帕特森的法国人,我的同胞们,当法国、俄国和挪威正在组织起来,当火药的引线已经准备好在全世界点燃起社会革命的时候,让我们加入党的行列

吧……

1878年，在纪念巴黎公社七周年的集会上，鲍狄埃的激动人心的演说清楚地表明，他是把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事业看作公社事业的继续的：

我受双重委托对你们讲话：死者——巴黎公社；生者——社会主义工人党。

……公社七周年了，但这位死者并没有死，她的鲜红的血液在我们的胸中翻腾。历史在伸张正义，复仇者站起来了！至于未来，担惊受怕的将不是我们！

鲍狄埃从工人党的产生看到了公社的未来，看到了国际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指出“三月十八日的革命”是“国际原则的实践”，“而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是这一原则的新芽……”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英勇地举起了巴黎公社的旗帜，并努力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持受迫害的公社战士。1878年初，流亡在伦敦的公社战士为资助被流放到新卡列多尼岛的公社社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抽采义卖活动。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立即响应，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委员会。在这次活动中，鲍狄埃担任了全美总财务书记的职务。当时，由于失业和工资下降，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很困苦，但大家仍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使鲍狄埃深受感动。他以纽约和旧金山委员会的名义写信，向

发起者伦敦组织委员会，向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向美国的全体劳动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同一年里，鲍狄埃创作了他的另一首重要长诗《工人党》。长诗以工人党与保险柜——即金融巨人论战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斗争纲领。鲍狄埃迅速地用诗歌反映这样重大的主题，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高度的路线觉悟。

工人党——劳动者的党——
迎着朝阳诞生……

这一巨大阶级力量的出现，使整个资产阶级惶恐万分。他们“大发雷霆”，“象猎犬般狂吠”，威胁、恫吓、欺骗、利诱，软硬兼施，费尽心机。一会儿咆哮：“怎么？你这穷光旦想同我较量？”“哼！准是可恶的共产党弄昏了你的头脑！”一会儿扬言：“你总有一天后悔莫及！我早有戒备，别想对我搞突然袭击！”一会儿又声称，我们可以给你们“建教堂”“盖医院”，“艰难的时刻”，还可以“赏你几文”。但重要的是，“不许造反，不许胡闹”，你们可以领取“施舍的菜汤”，只是“要安分”，“否则我要揍人！！！”

面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两面策略，工人党响亮地回答：

战壕已经挖开，我要战斗到底！
劳动者一无所有，现在应该当家作主人！

.....

我们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

我是斗士，不会清谈，

我的纲领一目了然：

“工具属于工人，产品归生产者所有。”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 鲍狄埃在这首诗中着重表现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这个纲领。大自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却被一小撮盗贼霸占；生产工具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却成为资本家掠夺劳动者的手段。诗人列举铁路、轮船、电报、电缆……“特别是你——工厂，你用蒸汽机制造了公众的苦难，”这些“智慧的工具、解放的杠杆”，本来可以“造福于人”，却都被用来进行“高利盘剥”。长诗严正地宣告：

不管掠夺者制订了什么章程、法律和条款，

大地应由一切劳动者掌管！

是的，你们那些互相厮杀的战场，

里里外外，不论土地或矿山，

采石场、水井、道路与河川，

这都是全人类的公有财产。

和生产工具一样，人类要求索还。

诗人满怀崇敬的心情，把“劳动阶级”，“操劳的人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称作“真正的上帝”，指出正是他们“创造了无穷的财富”；而“阴谋家、高利贷者、蝗虫和地蚕”却吞没了最好的劳动果实，给生产者留下了“饥馑”。工人党对剥削者大喝一声：“住手，产品归生产者所有！”我们愿“从今后人人劳动，个个有饭吃，”“我们发展工业，创造艺术，不是为寄生虫铺设金元的地毯。”

然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变革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当工人阶级起来夺回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时，必然会遭到反动阶级的武力镇压。因此诗人指出：工人党不仅“准备选举”，同时也要“准备好自己的枪弹”。诗人谆谆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疯狂镇压和野蛮屠杀，他提到流放者的孤岛，阴冷的牢房和惨死的烈士，他希望工人党记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认真准备“自己的枪弹”，用暴力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保证自己纲领的实施。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① 鲍狄埃在长诗中就是这样直言不讳地宣布：工人党的斗争目标，是消灭雇佣劳动、铲除私有制，使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就是暴力夺取政权。

我们的血管里，沸腾着争取权利的热血，
比霹雳灼热，比闪电猛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沉着坚定、紧密团结！
不要无济于事的恼怒，
但满怀夺取胜利的信念。

敌人是凶残的，但无产阶级团结、坚定、无所畏惧。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有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又有了自己阶级的独立政党，因此他们“满怀夺取胜利的信念”，坚信未来的光明。鲍狄埃英勇豪迈的诗句，代表工人阶级向整个旧世界提出宣战：

听着！面对流逝的岁月，
面对延续了多少世纪的丑恶的奴隶制，
.....
面对同君主们一道吮吸我们精髓的
凶残暴虐的当今世道；
面对当权的骗子们，面对圣经；
面对深山的豺狼虎豹，还有永无错误的主教；
面对军事法庭和那些刽子手；
面对色当的好汉和愚蠢的小丑，
面对受剥削的群众的苦难，
面对着未来的希望，
我宣布：如果要求公民互相尊重正义，
如果想用选举和一切手段，
迫使某些人不再能光消费不生产，
如果要把资本转为公有，

.....

如果向一切吃人的家伙公开宣战，
就得做一个共产党人，
那么好吧，我们全都是共产党！

“我们全都是共产党！”表明了无产阶级“向一切吃人者公开宣战”的英雄气概。

“我们全都是共产党！”体现着在党的旗帜下，正集结着浩浩荡荡的无产者大军。

七十年代末，欧洲各国工人政党相继成立，迅速地团结和组织着各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鲍狄埃兴奋地看到，公社的革命种子已经在全世界扎根，各国工人运动正沿着公社走过的道路向前推进。1880年前后写作的《公社走过的道路》中，诗人豪情满怀地写道：

敌人进行了大屠杀，
但哪里鲜血染红了泥土，
哪里就有种子发芽……
.....
未来在阳光照耀下成长，
没有国界能把他们挡住；
全世界人民只有一个纲领……
公社走过这条路！

诗人深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公社的理想终将变为现实，公社的红旗必将在全世界高高飘扬。

第六章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一 “一切还没有变！”

1880年9月。

晴空万里，碧海无垠。

亚美利加号邮轮从美国开航，横渡浩淼的大西洋，向着欧洲大陆破浪急驶……

啊，地球，这是黄金时代，

你的美丽的收获月，

正在鲜红的旗帜下到来！……（《黄金时代》）

诗人鲍狄埃站在甲板上，手扶船舷，迎着海风，远眺祖国，思绪万千……他吟诵着充满喜悦和希望的诗句，心已插翅飞上了离别九年的法兰西土地……

九年，漫长的九年，鲍狄埃和许多公社社员一道，被迫流亡异乡。在这九年里，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走到哪里战斗到哪里，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不止。同时，他又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祖国，思念着祖国的人民，关注着祖国的斗争。公社被镇压后，法国工人阶级把争取对公社战士的大赦作为向资产阶级反动政府进行斗争的

一个重要内容，鲍狄埃在七十年代中曾写了《没有大赦就没有欢乐》（1874）一诗积极投入这一运动。慑于逐渐发展壮大工人运动的威力，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被迫于1880年7月11日颁布了对公社社员的大赦令。斗争的胜利，使鲍狄埃和他的战友们欣喜无比。两个月后，他乘坐邮轮，登上了归国的旅途。此时鲍狄埃的心田，就象起伏的大海一样翻腾，他多么希望快些、更快些回到自己的人民中间，多么希望他的祖国能够“有些进步”，变得比他离开时稍稍美好一些……

但是，古老的塞纳河水，仍象过去一样，“在桥下呜咽着流过”，“既象寡妇的唏嘘悲叹，又象孤儿的吞声抽泣”，塞纳河啊，“你可是在为人类叹息？”（《失业》）……刚刚踏上故乡土地的鲍狄埃痛心地看着，他心爱的祖国一切如旧，依然是：

劳苦大众

象件拧干的衬衣，

被无情榨取。

……

无偿的劳动

使资本很快地积累，

象高大的山峰。（《大崩溃》）

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这时已经开始袭击法国，引起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流亡者满怀希望地回到祖国，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失业和饥饿。诗人不禁慨叹：苦难的法兰西

啊，“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一切还没有变！”

是的，“一切还没有变”！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早已寿终正寝，镇压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麦克马洪也相继被赶下了台；新上台的资产阶级温和派尽管曾假惺惺地允诺过许多改革的措施，却并不打算真正付诸实现；资本主义剥削的枷锁仍然无情地套在广大劳苦群众的身上。第三共和国的政权仍然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在加紧对工人进行压榨的同时，还大量向国外投资，扩张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剥削殖民地的人民。法国在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

鲍狄埃回国后不久，就以《一切还没有变》(1880)为题，写了一首激昂忿慨的诗歌，集中地表达了他回国初期的感受。“仍然是这一帮家伙当政，象黄蜂掠夺蜜蜂的蜂房。”资本剥削仍要“把我们的鲜血喝干吸尽”。“狡猾阴险的教士”，“妄想把人民变成白痴”。而“受尽苦难的工人们，住的仍然是破烂的房子”，仍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最可恨那些“昏庸腐朽的将军”，“他们妄想重演‘流血的一周’，让巴黎人民重作奴隶。”这些严酷的现实，怎能不激起“高贵的流亡者”的极度忿慨！

鲍狄埃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指出，共和制与君主制并没有质的区别，他更以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才能将这一切改变：

这里的一切无非换了名称，

实际上应该地覆天翻。
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唯有你的强大的冲击，
才能改天换地……

在全诗的叠句里，诗人向公社的战友，同时，也向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不，一切还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这诗句，也是鲍狄埃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阶级立下的铮铮誓言。面对依然如旧的现状，他决心以公社起义者的英勇精神，和同志们一道挑起改天换地的重任，继续顽强地战斗。

这时的鲍狄埃，已有六十四岁的高龄。多年的流离颠沛，使他本已花白的鬓发，仿佛又添染了一层浓霜。然而，在这个经历过种种磨难的老年人的胸膛里，始终跳动着一颗年轻战士的心。正如鲍狄埃在《太老矣》（1880）一诗中所写的，“太老了，这是日益恶化的不治之症”。但是，诗人并不服老，“我还蕴蓄着青春的活力”，“诗神感到我还相当年轻”。事实也的确如此，鲍狄埃虽已进入风烛残年，创作上却是生机勃勃的春天。在他流传下来的二百多首诗歌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他流亡归国后的七年中所创作的。

八十年代的最初两年，鲍狄埃写了一系列诗歌揭露和抨击第三共和国的社会现实，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证明：“共和国”只是用诺言欺骗人民，实际上却“一切还没有变”。其中较著名的诗篇有：《失业》、《大崩溃》、《领导阶级》、《钱袋》、《捉老鼠》、《穷苦的若望》、《一月二十一日》、《政治经济学》……等。

《捉老鼠》(1880)是一首极其幽默、辛辣的政治讽刺诗。机敏的嘲讽，尖锐的批判，把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写道：巴黎城下的老鼠在“称王称霸”，市政府要“悬赏捉拿”。但是，一只被捕的老鼠却“大表异议”，声称“我和先生们本是一家。”这还不够，从老鼠的“抗议”中我们看到，资产阶级不仅和老鼠是“一家”，而且比老鼠还贪婪得多，可恨得多！老鼠不过只偷吃一点剩残，而资产者却瓜分着整个社会，他们觊觎着国库里的黄金，他们从“批发和另售”中牟取暴利，他们“为自己发家毁坏别的家庭”，他们搜刮民脂民膏把自己“养得贼胖”，他们的“生活污七八糟糜烂透顶”……真的，这些连鼠类都不如的家伙，“你们哪有捉老鼠的权利？”诗末，老鼠还对那些“社会的害虫们”发出警告：过去曾“被屠杀的阶级”，“正把一次大围剿提上日程”！诗歌摹拟最为人类所不齿的老鼠的口吻，对资产阶级嬉笑怒骂，读来使人忍俊不禁，讽刺得可谓入木三分。

在《钱袋》(1880)一诗中，诗人把资本形象地比喻为一个灰布的钱袋。就是这样一个口袋，“把世人搅得神魂颠倒”，“老板、教士和法官”，“全都向它顶礼膜拜”，“有些人专

靠剥削他人生活，仗的就是这只钱袋”。也就是这个钱袋，“把人类划分成主子和奴隶”，“它使我们面黄饥瘦，许多人沦为乞丐。”作者忿怒地指出，万能的钱袋是“私有制的女儿，瘟疫一样的祸害”，要“实现人类的平等”，必须铲除这个“最危险的障碍。”诗人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理想：

捅破这只钱袋，
让它金属的肚肠流出来，
让它象灌溉大地的春水，
流进大众的动脉。

1881年，针对法兰西学院大肆宣扬的“自由竞争”法则，鲍狄埃写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政治经济学》，对那邦御用学者的谬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诗人假借资产者的口吻写道：

在围城闹饥荒的关头，
我曾捍卫过‘自由’，
我忠于自由的教义，
用高价限制销售。
不费一粒子弹，
我能把无益的人口，
每天削减两万。

这首诗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所谓“贸易自由”，“资本的

自由”，只不过是资产者剥削劳动者的“自由”，欺骗和掠夺的“自由”，劳动人民在“受奴役”和“饿死”之间作选择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是“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①

在这时期的诗作中，鲍狄埃不仅明确地指出第三共和国不过是第二帝国的翻版，盘踞在统治者宝座上的依旧是那么一批害人虫、吸血鬼，而且，他还进一步告诉人们，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继续和发展，甚至比后者更为残酷。请看《一月二十一日》(1881)这首诗：

什么是工厂？工厂也是君主专制，
一个奸滑的暴君在那儿统治。
老板，这发财阶级的子孙，
强制你们在饥饿的辗转下劳苦终生；
他们的贪欲永无止境。
你们就象被他们捏在手中的柠檬，
生杀大权由夏高^②执掌；
你们并没有绞死所有的国王！

一道正义的法令干掉了路易十六，
这伙万恶的吸血鬼们的平庸后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② 夏高是当时法国的政客和大工业资本家，开设了许多冶金工厂，对工人的剥削极残酷。

人们一脚踩死了可鄙的臭虫，
可是这害人虫又产下几百万个卵来。
从中孚化出一邦议员，走狗和歹徒，
他们吸血，传播瘟疫，制定法律。
被臭虫叮咬的人们，看这邦老爷多猖狂！
你们并没有绞死所有的国王！

总之，一切还没有变，只是占据统治宝座的换成了资本家。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鲍狄埃的诗歌却没有丝毫悲观的色采，他仍然坚信社会的未来属于无产阶级：“生活在今天还是沉重的负担，不是当牛做马就是乞讨要饭。”但“一旦把资产阶级驱除干净，稽月给大家一份丰收的礼品，地球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社会的明天》）诗人满怀信心地写道：

在他们惊惶失措的脚下，
土地正在咔咔地崩溃，
而正在解放的苦工，
即将举行
全球的歌午盛会。（《大崩溃》）

为了“把资产阶级驱除干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鲍狄埃更加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斗争。《1871年的流亡者》一诗，表达了流亡归来的诗人渴望斗争的迫切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战友们的期望：

回来吧，科学的太阳已经升起，
理智和力量即将发动决定性的攻击。
统计数字推进了罢工浪潮，
我们再也不能在墙根下任人枪毙。
是的，你们这些凶残的财阀，贪婪的老板，
你们将受到猛烈冲击。
回来吧，自豪的流亡者，
社会已吹响了战斗号角！

是的，“科学的太阳已经升起”，“社会已吹响了战斗号角”，这“科学的太阳”，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吹响“战斗号角”的，就是1879年诞生的法国工人党。

二 参加法国工人党的战斗行列

流亡归来的鲍狄埃，一方面忿懑地看到离别九年的法国一切照旧，同时也兴奋地发现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已有可喜的发展。在1871年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已象太阳一样普照着法国的劳动阶级。70年代末，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改编成后来定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著名论文，并由拉法格译成法语。这本通俗的理论著作于1880年出版，对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关怀下，在茹尔·盖德和拉法格的组织和推动下，法国工人党于1879年正式宣告成立。1880年4月，盖德和拉法格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起草了法国工人党的党纲。党纲(草案)的导言部分，是由马克思口授给盖德的。同年11月，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草案，从此法国工人运动在工人党的领导下进入新的阶段。

鲍狄埃归国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的行列，积极投入工人党领导的各项政治斗争和宣传活动。当时法国工人党为了扩大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更好地组织发动群众和积蓄力量，正以合法斗争的手段，参加巴黎市政府的竞选活动。鲍狄埃刚回国就带着满身风尘投入工人党的竞选宣传。《前进，工人阶级》一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

饥饿的人们，世界是我们的，
我们多少世纪的劳动
积累起的这些社会财富，
却被食利者盗窃一空。
挺身而起的人民
要做享受成果的主人翁！

诗人明确地宣告：

我们的老板全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的大炮已千百次证明，
面对资产者的营垒，
快建起无产者的阵营。

在揭露、控诉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诗人号召“饥寒交迫的人民”丢掉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投本阶级的票”，“通过投票箱来造反”，同时警告统治者，如果他们敲起“警钟”，巴黎“将会于垒满城”，“火药库将爆炸轰鸣”。

1880年巴黎市政府的选举中，工人党取得了很大胜利，获得了一万五千张选票，这一胜利反映了法国工人群众的觉悟，也表明刚刚成立的工人党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信。鲍狄埃当即写下《欢呼一万五千张选票》(1880)一诗，热情地歌颂这次胜利，歌颂工人党：

年轻的政党刚刚建立，
正在前进，选举中旗帜鲜明，
它摒弃暧昧软弱的态度，
象刀尖插入敌人的肉体。
寄生虫阶级你听着，
我们要把一切生产资料
都变成社会所有。
欢呼，一万五千张选票！

鲍狄埃歌颂合法斗争的胜利，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最终是要“用暴力废除雇佣劳动”。他明白地宣告，“共

产国际的继承人”，要和资产阶级实行“彻底决裂”，他们进入议会是象“刀尖”插入敌人的肉体，而绝不意味着和敌人“同流合污”。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化巨大的精力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和否定一切政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二是和醉心于议会选举、幻想和平改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①法国工人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以盖德、拉法格为首的“集体主义派”（亦称盖德派）在八十年代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他们坚持党纲规定的革命原则，在开展合法斗争的同时，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积蓄力量，组织队伍，准备新的决战；以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却把工人运动局限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主张在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争取实现一些可能达到的有限目的，所以被称为“可能派”。鲍狄埃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和盖德、拉法格站在一起，在他归国后写的一系列诗歌中，既歌颂工人阶级在合法斗争中的胜利，更突出地宣传了暴力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正确主张。

在《为兄弟们的健康干杯》（1881）中，诗人从两个阶级贫富生活的强烈对比入手，忿怒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律的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

阶级实质，进而宣传了武力“夺取”的光辉思想。

诗中写道，在同一个社会中，一方面，“幸福的人们品尝着新鲜而又好吃的面包”，另一方面，“世上还有多少人在受着饥饿的煎熬”；一方面，“那些游手好闲的阔太太穿戴得多么鲜艳夺目”，另一方面，“讨饭的穷人快要冻僵，衣不蔽体，脚上到处皴裂”。然而，法律却保护着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迫使穷人“一辈子两手空空”，“连上吊也没有一个钉子”。最后，诗人义正词严地写道：

大量的盗窃接连不断，
居然自封为“既得利益”。
如今是归还一切的时候了，
我们决不开任何收据！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诗人呼吁：

快拿起你们的镰刀和斧子，
被盗窃的人们，跟他们算帐！
要得到一切必须靠夺取。
干杯，祝起义的人们健康！

1881年鲍狄埃写的十四行诗《社会革命》，是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力作。它以简炼的笔触勾勒了具有高度觉悟、气魄雄伟的劳动者的高大形象。这阶级的“巨人”形象，在鲍狄埃晚期的创作中不断丰满、不断发展，成为现实斗争中激励人们英勇战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看见了、这个巨人在面前出现，
他们这些暴发户和大阔佬，
还有那一伙伪君子 and 神父，
浑身发抖，知道末日已经来到！

起始一笔，就点出了这个革命阶级的不同寻常的气势。他的出现，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丧魂落魄；他的出现，表现了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预示着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的即将到来。

这个巨人，是“目光炯炯，胳膊赤裸”的劳动阶级，是“襟怀坦白”，“从不玩弄阴谋诡计”的革命阶级。“组织起来，自己靠自己”，就是他力量之所在。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威风凛凛地宣布：“你们抢走了果实和土地，抢走了劳动产品和生产工具。现在，必须把这些交还我们！”这个“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目标，在最后的一段对话中被表现得更加明确、更加彻底：

“可怕的幽灵，你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想来分享我们手中的财产？”
“分享？不，我要你们全部归还！”

“全部归还！”这就是无产者的有力回答。

“可怕的幽灵”在徘徊。资产者的末日正在到来。
未来的“社会革命”，将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一

统天下。

三 剥开“共和国”的漂亮外衣

鲍狄埃回到祖国以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职业，生活十分艰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不得不四处奔波。起初住在巴黎，后来迁往勒瓦卢瓦·佩雷。1881年，失业的困苦迫使他再次离乡背井去英国谋生，在曼彻斯特逗留了一个短时期后，1882年又携同全家回到法国。先后到过阿尔让唐、蒙特鲁日、鲁贝等地，最后又定居在他的出生地，塞纳河畔的巴黎城。贫困，加上旅途的劳顿，使他又遭到一次重病的袭击，几乎夺去他的生命。后来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记述了这段艰难的日子：

我试图再当个绘图工，但我那个行业的条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到处都一样，必须有一笔资本。经过两年已非我的年令所能支持的劳累和奋斗之后，我又受到一次半身不遂的打击，以致一蹶不振，迫使我放弃一切工作。

鲍狄埃在1848年革命时期的朋友，民主派诗人居斯塔夫·纳斗的一段回忆，对他当时的困境也作了真切的记载。这是1883年8月，鲍狄埃参加了一次约有三百名竞赛者参加的歌曲比赛会，他在赛诗会上吟咏了一首讽刺小品《干什么行当吃什么饭》赢得第一名，获银质奖章。居斯塔

夫·纳斗写道：

当时我不在巴黎。我回来时，知道我的一个朋友获得了第二名。

“而第一是谁呢？”

“一个陌生人。”

“那么，这个陌生人的名字呢？”

经过翻查，人们告诉我这个期待已久的姓名：鲍狄埃。获胜者名叫鲍狄埃！不可能有两个鲍狄埃，这是我的、我们的鲍狄埃！

我要求能再见到他。

“这很简单，”赛勃鲁（这次竞赛的主持者——引者注）对我说，“我们邀请他出席下次诗会组织的宴会。”

他果然来了。但，他成了什么样子啊！老迈，苍白，半身瘫痪，而且穷困，穷困！我们要求他演唱三十五年前曾使我深受感动的那首诗歌。他以仅余的气力演唱了起来！除了唱歌时他已经不再有活力。

第二天，也许就是当晚，我们商量能为这一贫如洗的诗人做些什么。赛勃鲁建议去看看他。问他是愿意得到一笔捐款，还是用这笔款出版自己的作品。

“快出版我的作品吧，”他喊道，“我宁愿饿死！”

在纳斗等人的帮助下，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版者昂利·奥里奥尔主持，相继出版了鲍狄埃的一些诗作，稍后，又出版了诗集《谁是疯子？》。但由于选辑者政治思想的

局限，这本诗集入选的大多是第二帝国时期的诗作。

尽管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鲍狄埃仍然以惊人的毅力、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法国的工人运动。他经常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拄着双拐，出席各种工人集会，参加公社的周年纪念活动，参加公社战友的葬礼。

这时，法国工人党中的盖德派和可能派已公开分裂。1882年秋的圣·亚田代表大会以后，可能派单独组成“法国劳动社会主义者联盟”。盖德派工人党人数减少了，组织却比以往更加纯洁和巩固。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盖德派在这次斗争中的原则立场，并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斗争水平。

鲍狄埃毫不犹豫地支持盖德派观点，同时以他强劲有力的诗歌对第三共和国的统治展开全面的、毫不妥协的进攻。1882年他的病情略有好转时，就在病床上写了《饥荒制造者》、《八号》、《采石工的寡妻》……等诗，揭露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其中《八号》一诗，是注明题赠拉法格的。1883年到1884年，写了《热月的女儿》、《神圣的三位一体》、《社会大赦》、《丰产》、《过剩》、《危机》、《调查委员会》等一系列优秀诗篇，从政治上、经济上对第三共和国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1883年的一次示威游行中，鲍狄埃结识了法国笈的马其顿人阿尔吉里亚德斯。阿尔吉里亚德斯二十岁时离家去马赛。1880年到巴黎担任律师。他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当时法国工人运动中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鲍狄埃和

他虽是邂逅相迁，却一见如故，结为知己。此后，鲍狄埃经常到蒙日于五十号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家里作客，并在1884年8月把自己的一本诗集赠送给他。

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阿尔吉里亚德斯决定创办《社会问题》杂志，鲍狄埃积极支持。1885年初，杂志创刊，鲍狄埃立即写信致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诗人的一首与杂志同名的诗篇《社会问题》，尖锐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并大声疾呼道：“前进，结束这一切的时刻已经来到！”

从此，鲍狄埃成为这个刊物的撰稿人。他的一些重要诗作，如，《危机》、《她并没有死亡》、《十四周年》等，都发表在这里。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①

鲍狄埃的诗歌是以文艺进行这种政治鼓动的典范。经历了五十年阶级斗争和创作实践的锻炼，鲍狄埃的观察力更加敏锐，艺术技巧更加圆熟，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也较之过去更加深刻，更加击中要害了。

《热月的女儿》(1883)是一首从政治上将第三共和国宣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页。

判死刑的诗歌。第三共和国以其漂亮的共和国外衣欺骗着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揭露共和国的阶级实质，启迪群众的阶级觉悟，鼓舞他们为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鲍狄埃的许多诗歌，从各个侧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一层层剥开了共和国的外衣，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

诗人把第三共和国称作是1794年资产阶级反革命热月政变的产儿：“正是从那时起我降生人间，法兰西也从此变成了妓院；塔列朗、梯也尔之流的名字，竟在法兰西烜赫一时。”鲍狄埃有意把1870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和将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热月政变联系在一起，旨在说明资产阶级丧失革命性以后建立的共和国，无论更换多少漂亮的午衣，其实质都同样反动。这位“热月的女儿”自称为“女神”，实际上却是寡廉鲜耻的“娼妇”。它和教会勾搭；和大商巨贾媾居；任何一次政变它都毫不脸红地接受。

为了遮丑我轻轻喊叫几下，
接着便为新政权招兵买马，
我收罗来立法议会的议员，
还拼凑起一届届保守议院
——暴君全都会装璜门面……

短短几句诗，就勾画了共和国的欺骗咀脸。鲍狄埃在叠句里忿怒地写道：“不，这个娼妇不是共和国！不，不，你不是

共和国！”在诗篇的结尾，诗人呼吁“赶走她！”并庄严地宣布：

是的，快来吧，穿红衣的公社，
因为那娼妇不是共和国！
不，只有你公社才是共和国！

是的，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社才是工人阶级所向往的共和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是要为创建这样的共和国而斗争。

十四行诗《神圣的三位一体》（1882），把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统治，明确地概括为宗教、财产和秩序这“三位一体”的统治。在诗人笔下，“宗教”就是“哄骗老实人”“屈膝下跪”的谎言，“私有财产”就是“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霸占”，而“秩序”，就是用“屠杀”来“维持安宁”。资产阶级把这三者神圣化，以维护它们的阶级统治，鲍狄埃一针见血地指出：

神圣的三位一体，是你对我们残酷压榨！
牧师，食利者，宪兵是你在尘世的三个化身，
上帝——就是撒谎、盗窃和屠杀。

这就把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揭露无遗，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①。

在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下，资本日趋集中，规模日益扩

大，盘剥更加残酷，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一批寄生虫、食利者拚命吮吸着工人的血汗，贫困、失业、过剩、危机等弊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鲍狄埃的诗歌，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不治之症的揭露，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的必然灭亡。

鲍狄埃把资产阶级比作只会吃喝的“肥猪”，整天吞食着人们的“血肉”，“孩子的骨髓”。而把他们养肥的劳动者，却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鲍狄埃怀着深厚的阶级情感，怀着对资本剥削的极大忿慨，比过去更广泛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在他的诗中，你可以看到象“坟墓”、“地狱”一样的矿井，臭气熏天、象“装死人的合子”一样的工人住房；在他的诗中，你可以看到童工们怎样在风雨中奔波，在皮鞭下呻吟，女工们怎样受着非人的虐待，寡妇们怎样在为还没出世的孩子担忧……这是一幅幅悲惨的图画，更是一纸纸血泪的控诉！鲍狄埃还进一步指出，这一切概沉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痛苦的人类啊！这吸血的唧筒，就是那万恶的私产。”

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因此，生产的增长，丝毫不能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相反却使他们越发走向贫困，甚至死亡。《丰产》（1883）一诗，以强烈对比的手法，有力地揭露了这个畸形社会中的畸形现象。

诗中写道，田野里麦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成熟的麦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

穗沉重而饱满，只等着开镰，”人们也都在盼望着、歌唱着即将到来的丰收。诗人在前面三段中，运用抒情的笔法，尽写丰收在望的欢乐，但在最后一段中，却笔锋陡然一转，写下了极其严峻的一笔：

但在返回工人区的路上，我的脚
触到衣衫褴褛的母子俩——已饿死在路边，
成熟的麦子啊，请问，是谁把你吞占？

丰收季节，却路有饿殍。诗人虽然没有直写问题的根由，但是，意在不言中，尖锐对立的两个画面，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激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极大义忿。

另一首十四行诗《过剩》（1884）与《丰产》的写法相近，但它在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同时，更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弱点，揭开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深入了一层。

资产阶级疯狂地追逐利润，盲目地扩大生产，同时又加紧盘剥劳动人民，使他们日益赤贫，购买力不断下降。结果，销售市场缩小，商品大量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形成对社会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鲍狄埃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本质矛盾，以短小的诗歌形式，表现了重大的内容。

一个大规模的制鞋企业在危机中破产，倒闭，它引起了连锁反映：皮革业停工，大批工人失业，成千上万人饥饿待

毙……而这危机却是由商品的大量过剩造成的。

资本家，你一面侈谈“秩序”，
一面疯狂地盲目生产，
任凭没买主的鞋堆成山。

与此相对照的是：

可是在泥泞的于道上，
衣不蔽体的劳苦大众，
脚上的鞋却破烂不堪！

产品的相对过剩与人民的绝对贫困，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经过鲍狄埃的艺术概括，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过剩》一诗的写作，表明诗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

为了掩盖和缓和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三共和国政府不时采取一些欺骗性的措施，以蒙骗群众。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鲍狄埃，善于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并用诗歌予以无情的揭露。1883年，诗人针对资产阶级的大赦令，写了《社会大赦》一诗，指出资产阶级政府虽然赦免了被流放的公社战士，却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改变了阶级本性，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因为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依然存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都在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彻底改变

这些奴隶的命运，才能宣布真正的、永久的“大赦”。1884年，伴随经济危机的发展，失业危机也越来越严重。迫于舆论的压力，为缓和阶级矛盾，政府假惺惺地组织了一个四十四人调查委员会，声称要对社会问题着手调查，寻求解决的方法。鲍狄埃在《危机》、《调查委员会》等诗中，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资产阶级这套把戏的欺骗性。这个所谓的委员会既不作任何调查，也拿不出任何办法。尽管危机“每天有增无已”，他们却矢口否认危机的存在，早在调查之先就已经做出了结论：“没有社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老爷们，每天忙于寻欢作乐，根本不过问工人的死活，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妻儿倒毙于头，调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却在欢宴、开午会。矿井发生瓦斯爆炸，死难工人的家属即将冻饿而死，调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却正在为“资本又翻了一番”而兴高采烈。事情十分清楚，工人阶级决不能期待统治者的“恩赐”。他们玩弄的种种诡计，归根结蒂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只有暴力革命，才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出路；

尽管我自己没有活路，
但我向往着崭新的前途。
当复仇的号角，
在工人区震响，
我的歌声如雪崩般倾泻奔腾，
定将唤醒受骗者的梦想。 （《危机》）

1885年的《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鲜明地体现了

这一特点，是一首鼓动性很强的优秀诗歌。这首诗也是围绕“危机”展开的：

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
人民的生活没吃没烧，
如果这也能叫做生活！

工人们亲手建筑起富丽堂皇的房屋，在危机中，这些房屋租价贵得租不出去，但工人的孩子“浑身发烧，直打哆嗦”，却被吸血鬼赶出窝棚，不得不“在桥洞下面睡觉休息”，工人们“用剩余劳动把商场装满”，在危机中，这些货物“堆积如山”甚至要把“仓库压毁”，其中有的是“御寒的皮鞋、大衣”，但工人的孩子们却“衣不蔽体，脚上的鞋子早已漏水”，资产阶级宁可让他的房子空着，宁可让他的货物发霉，也决不肯把它们交给这些财富的生产者使用，而且为了挽回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他们更变本加利地对劳动人民进行榨取。这正是由资产者的本性决定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是维护这种罪恶制度的统治工具。“他们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要将你永远置于死地。”刽子手们早已“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准备着“再一次把五月的大屠杀发动”。

诗人热情地发出号召：

快把资产阶级的武器夺过来，

穷苦的若望，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快把资产阶级的武器夺过来，
烤火吧，若望，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财富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但他们却一无所有，难以生存，难道他们不该把这一切“夺回来”？既然资产阶级用枪炮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当然要把武器夺过来制裁资产阶级。

彻底铲除旧制度，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才能真正做到把“需要的东西夺回来”。因此，诗人在最后一段中把诗的思想境界又推向了新的高度：

失业的工人应当高瞻远瞩：
要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政权，
将法律和制度彻底改变。
为了让我们的革命
将一切都归还人民，
前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穷苦的若望，
把你需要的东西夺回来，
前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烤火吧，若望，这是你自己的木柴！

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贯穿鲍

狄埃创作的一条红线。

四 热情讴歌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

支援去！斗争必须胜利。
矿工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要把贫困生活结束，
昂赞煤矿的工人正在罢工。 （《罢工》）

八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运动在盖德派工人党的推动下出现新的高涨。1883年，煤矿区和纺织业中心开始掀起新的罢工浪潮。1884年2月，法国北部昂赞煤矿爆发大罢工，两千多工人走出矿井，和矿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消息传来，鲍狄埃兴奋得夜不能寐，立即写了《罢工》一诗，赠给罢工的领导人巴利。诗人以强烈的阶级感情为罢工工人申张正义，并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支援他们的斗争。

这场罢工一定要胜利，
同志，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
我们一定要坚决支援，
不论被剥削者在哪儿斗争。

鲍狄埃把昂赞罢工看作是又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奏，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深重的灾难不会白白过去，

痛苦永远孕育着新生！
渴望那伟大的日子来到，
我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悲惨凄凉的饥饿在工人区
正在掀起狂风暴雨一场，
深深的黑暗的矿井里，
正在迸发出火山的岩浆！

昂赞罢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运动。在全国工人的支援下，罢工一直坚持到四月，终于迫使矿主作出让步。昂赞罢工的胜利，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大促进了全国范围工人运动的发展，各工矿区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起来后的巨大力量，使年迈的诗人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同时给他提供了新的题材和丰富的创作源泉。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鲍狄埃写出了《铁匠的梦》《起义者》等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的优秀诗篇，这两首诗都写于1884年。诗人通过《铁匠的梦》中的巨人和《起义者》中的起义者，集中概括了“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①的高大形象，热情赞颂了他们的觉醒、成长和英勇不屈的斗争。

《铁匠的梦》篇首注明献给茹尔·盖德，表明鲍狄埃在

^①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1页。

法国工人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盖德派一边的。诗中的“巨人”实际上就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盖德派工人党。

象赫克力士，宽大的肩膀，浓密的毛发，
这位巨人身披着红色的狮皮斗篷，
两条袒露的胳膊高举起一把铁锤，
铁的血液在他的兰色河流中流动。

鲍狄埃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在熊熊的火光中，突现出一个雄狮般的巨大形象。这个仪表堂堂、不同凡响的巨人具有无穷的力量，那把高高举起的铁锤，仿佛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旧世界砸个粉碎。

这个巨人承受着历代劳动者的苦难，也是历代劳动者形象的概括。“在我身上至今仍然流着已往无数年代的汗水……过去的胜利者都践踏过我的脊背。”在奴隶社会里，他是“被人唾弃的贱民，是不值钱的奴隶”；在封建社会里，他成了农奴，“在土地上受尽折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他没有获得人们曾经许诺给他的“自由”，却“又做了工资的奴隶”、“当牛做马的平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贪婪的资本家把沉重的机器压在我身上，飞快转动的机轮加深了对我的压榨”。但是，巨人不再是《劳苦的若望》（1872）中那个没有觉悟，劳碌一生冻饿而死的若望，也大大高于《穷苦的若望》（1880）中那个不甘受剥削和渴望斗争的若望。这个巨人，是觉醒了的无产阶级，是已经组织起来

的先进的革命战士。他斩钉截铁地宣布：

这个社会制度残害成人和儿童，
为什么不赶快把它彻底埋葬？
我唯一的救世主，就是我自己，
我一定能战胜魔鬼，叫它灭亡。

1848年革命时期，鲍狄埃也曾将二月革命的起义者称为“巨人”，但1884年的“巨人”和1848年的“巨人”相比，显然已经发生质的飞跃。二月革命中的“巨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权”和“生存权”；而八十年代的“巨人”却自觉地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他所要求的是整个世界。这英雄的巨人，气魄雄伟、高瞻远瞩。他要“彻底埋葬”这个残害人的社会制度；他郑重地宣布：“资本”是“我所创造”，它“应当属于我”，他要夺回“巨大的工具”，“劳动的工具应该回到工人的手里”。

在这首诗中，鲍狄埃特别强调指出，要夺取斗争的胜利，决不能轻信那些叛徒、工贼，决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议会：

我再也不需要犹大充当我的代理人，
议会使我遭受的羞辱已经太多。

巨人相信自己阶级的力量，忠实于巴黎公社的传统，坚信只要整个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巨人向精疲力尽的铁匠喊道：“你应该觉醒！”他启

发铁匠的觉悟，告诉受苦的人们：“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坚信五月的英烈的血不会白流，公社的红旗将在全世界插遍，劳动者将要“成为全人类。”

《起义者》中的战士和《铁匠的梦》中的巨人，具备同样的思想高度，同样的英雄气概。他们同样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

起义者！……他的名字是人，
不再是当牛做马的奴隶。
他永远服从真理，
奋勇前进，坚定不移，
因为科学的红太阳
已经从天边升起。

这首诗直接描写起义者的形象，读来火药味更浓，仿佛使人听到了进攻的枪声：

眼前是悲惨的生活，
眼前是沉重的压迫，
起义者
起来，子弹上膛，准备开火！

鲍狄埃以朴实的诗句，深情地描绘这些英雄们的精神风貌。你看，他们在这场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战争中，表现得多么乐观、从容，在这支行进着的队伍里，洋溢着战斗的喜悦，必胜的信心：

我们看见他和战友，
走进于垒准备战斗，
有说有笑，英勇无畏。
他坚定而明彻的目光，
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反照出红旗的光芒。

他们早已下定了决心，

在这广大的世界上，
只要还有寄生虫不劳而获，
只要还有劳动者挨饿受冻，
就要战斗到底，决不放松！

这样的起义者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起义者》一诗中，鲍狄埃还明确地写到，农民和工人
一样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宰割。这时期，诗人在塑造工人阶
级典型的同时，也开始反映农民的生活，表现农民的觉醒。
没有重视和发动广大农民的力量，是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
之一。在这为新的斗争积蓄力量的日子里，鲍狄埃创作中
出现这个新的主题，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波诺姆之歌》和《波诺姆在自己的房子里》，是描写农
民形象的姐妹篇。波诺姆是老实人(或老好人)的意思，通

常作为农民的泛称。

在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下，农民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波诺姆在自己的房子里》描写雅克·波诺姆的房子被一群坏旦霸占了，他们是：百万富翁、教会僧侣、警察和法官，他们运用各自的方式对波诺姆进行掠夺和压迫。波诺姆怒不可遏，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破屋，也把这群流氓烧成了焦炭。这首具有寓言风格的小诗，是含着血泪的讽刺品。统治者的骄横跋扈，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波诺姆的行动，虽然天真幼稚，但却是强烈仇恨所激起的反抗。那把赋有象征意义的大火，是广大农民心中的烈火，它烧死了一切骑在农民身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另一首诗《波诺姆之歌》则不仅表现了农民身受的痛苦，还进一步召唤农民起来反抗。诗中强调指出，农民的斗争也应成为公社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农民的革命必须纳入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轨道：

波诺姆，难道你不来看看，
牺牲在拉雪兹墓地的英烈？

.....

波诺姆，

波诺姆，

你终将为死者把仇恨洗雪！

公社万岁！

公社万岁！

巴黎公社是鲍狄埃心中一支永不熄灭的火把。他毕生

的事业就是用诗歌将这火种传播到每个劳动者的心中。在他的诗歌中，宣传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始终占着突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公社纪念日来到时，鲍狄埃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针对社会的现实写下战斗的诗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都是这样写成的。如《公社战士纪念碑》(1883)、《她并没有死亡》(1885)、《十四周年》(1885)和《被掩盖的墙》(1886)……等。

诗人无限欣慰地看到，人民群众日益觉醒，革命斗争的队伍愈来愈壮大，公社的事业后继有人。《她并没有死亡》一诗，生动地写出，尽管敌人使尽一切残酷和卑劣的手段，企图扼杀公社的事业，但英勇无畏的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他们继续斗争，高呼“公社万岁”。

这一切向所有的叛徒证明：
只要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少时光，
他们就会明白，上帝啊！
巴黎公社并没有死亡！

1885年5月24日，为纪念巴黎公社十四周年，巴黎广大劳动群众高举红旗游行示威，前往拉雪兹墓地悼念公社的先烈。政府当局以禁止打着红旗游行为借口，派出大批军警，血腥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鲍狄埃立即以《抓住杀人犯》为题写诗，忿怒揭露敌人以武力阻挠人民纪念公社革命的暴行。

这首诗，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它把警察比做“出笼的老虎”，对人民任意残害。诗人反复呼喊，“抓住杀人犯！抓住杀人犯！”忿激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它深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我们的旗帜迎风飘扬，红光照耀着拂动的青草”，“这面红旗是全世界人民的旗，”它“将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鲍狄埃的诗句，热情而充满信心：

这面红旗在战斗的夜晚闪耀，
你们妄想把它拔掉也是徒劳，
受压迫的人们，我们一定要保卫它，
我们很快将胜利，要把它举得更高。

这首诗发表在《社会问题》杂志上时，改名为《十四周年》。

1886年1月，法国南部的德卡兹维尔矿区爆发了持续六个月之久的大规模罢工。罢工震惊了整个统治阶级，政府忙派兵前往镇压，威逼工人复工，并逮捕了罢工的领导人，盖德派的丢克·盖尔西。英勇的德卡兹维尔矿工们毫不屈服，坚持斗争，并派出代表到各省求援。一场支持德卡兹维尔罢工的群众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是盖德和拉法格。恩格斯十分关注这次罢工，把它称作是1886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并兴奋地指出：“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发生在外地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教权主义最厉害的角落里，这实在是好极了。”^①德卡兹维尔罢工把八十年代的罢工浪潮推向高峰，

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各社会主义派别的联合，从而大大孤立了机会主义的可能派。

1886年2月7日，《人民呼声报》在水塔剧院召开了巴黎声援罢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约有四千人参加。来自德卡兹维尔的矿工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斗争过程，揭露了资方对工人的豺狼般的剥削、压榨，并豪迈地宣布：“现在该轮到‘羊’吃‘狼’了。”鲍狄埃立即以《羊群的复仇》为题，写了一首诗，献给罢工的领导人丢克·盖尔西，发表在《人民呼声报》上。

这群豺狼，最凶恶的豺狼，
终日张开吃人的大咀，
吞食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郎，
这是一帮大财主，
我们是一群挖煤的黑绵羊，
在这漫长的屠杀中流血死亡。

但是，不愿再忍受豺狼的恣意宰割，羊群起来复仇了，

是的，牙齿和镰刀都已经磨利，
大家将要饱餐一场，
特别要吃掉这些披着人皮的
伪装牧人的豺狼。

①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6年3月15—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52页。

诗人兴奋地指出：“罢工的号角已在遍处吹响”，“复仇的烈焰已势不可挡。”工人阶级的斗争正风起云涌、蓬勃发展：“我们的斗争绝不孤立”，“工人的法兰西已经奋起”，“一切都把我们引向社会共和国”。在诗中，鲍狄埃一再向资产阶级发出警告：“小心下面！绵羊即将吃掉狼！”

为了支援德卡兹维尔矿工的罢工运动，各地工人纷纷开展募捐活动，不仅在经济上给罢工者以巨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战斗力量。贫困的鲍狄埃竭尽全力为罢工的工人们捐款，并在五月间写了《请慷慨捐助》一诗，号召大家为支援罢工贡献力量。

诗人指出，罢工使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加鲜明，斗争更加尖锐：

一边是工人的法国，
一边是金融这庞然大物。
罢工，使对垒的两军，
象印第安人那样展开了角逐。

贫困异常的工人积极为罢工捐款，拿出绝无仅有的一点钱，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这个空口袋里拿出的铜币，
这个由一个苏都没有的人拿出来的一苏，
会吓坏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
金融巨人也会因此而感到恐怖。

鲍狄埃从罢工浪潮中看到了胜利的未来，看到“社会共和国即将来临”，他信心百倍，喜悦万分地写道：

坚持罢工，是一次战斗，
是一个开端。
我们一起奔向我们的目标，
看，灿烂的霞光已显露在天边。

五 战斗到最后一息

1887年，是诗人鲍狄埃生命的最后一年。

在这一年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战士，仍然象过去一样，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1887年初，盖德派决定脱离塞维琳主编的《人民呼声报》，单独创办《人民之路》，以便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鲍狄埃立即以《人民之路》为题，作诗祝贺：

人民前进在自己的道路上，
从此勇往直前。
要把吃人的恶魔肃清，
前进！
人民前进在自己的道路上，
在‘人民之路’上前进！

“人民之路”，是团结战斗的道路，暴力革命的道路，打

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道路。鲍狄埃就是在这条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一名忠诚战士。在《人民之路》这首诗里，诗人明确而概括地阐述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的理解：

你要面包，你要住房，
但要高瞻远瞩地对待这个问题，
人民啊！新的思想鼓舞着你，
你要发起伟大的冲击。
无产者啊，你们要
掌握国家和法律，
你们要夺取土地，
理由是：这是属于我们的！

鲍狄埃为《人民之路》的诞生欢呼，还积极为法国工人党中央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者》周报撰稿。他用自己的战斗诗篇，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呐喊。

1887年3月，鲍狄埃在《赤脚汉报》上发表了他最后一首纪念巴黎公社的光辉诗篇：《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

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比三月十八日更值得纪念的节日了；对公社的起义者来说，没有比三月十八日的战斗更值得骄傲，更令人神往的壮举了。

我们贫困的生活这样悲惨，

同志们仍然欢聚一堂，
今天庆祝这伟大的纪念日，
心连着心，举杯欢唱。

十六年的岁月，经历了多少沧桑变化，卷去了多少历史风云。但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于头的景象，在鲍狄埃心中却如同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清晰、真切。那蒙马特尔高地夺回的大炮，布满首都大于小巷的于垒；那凯歌高奏的市政大厅，黑压压的欢腾的人群；那隆隆的礼炮，四射的阳光……这是伟大的“人民的节日”，“无名战士的节日”！这样的节日，无产者怎么能够忘怀。

这首诗，记叙的是一个公社老战士垂暮之年的回忆。但是，洋溢于全诗的是欢快的诗意，昂扬的激情，没有一丝迟暮之感。诗人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多么绚丽的图画。

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早晨，
三月里万物都在萌芽生长，
在那面红旗的照耀下，
劳动人民渐渐眼明心亮。
他们的粗布衣服染上金光，
蔚兰的天空显得更加辉煌。……

回忆过往，却放眼于未来；从过去的战斗中，看到了灿烂的前程。公社的革命，永远激励着无产阶级为争取胜利的明天而战斗不息。

让我们重温这些珍贵的岁月！
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们看见明天一定会到来，
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

“序曲”是壮美的，“明天”会更加壮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贯穿在鲍狄埃一生的创作之中；坚信公社事业的必定胜利，坚信“明天一定会到来”，更使鲍狄埃的后期诗歌，总是那么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鲍狄埃相信未来的必然胜利，同时也深知通往胜利的道路并不平坦。革命需要顽强的斗志，坚强的毅力。只有用韧性的战斗，才能把理想变成现实。《常春藤在行动》就是这种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的颂歌。

在这首独具风格的诗中，诗人把资本主义制度比做一道古老的城墙，而无产阶级就象是布满在城墙上的常春藤。

这道古墙象征的是私人占有，
总摆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派头。
常春藤却同这阴森的膜拜物，
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决斗。

“古墙”是强大的，但“常春藤”却不畏强暴，它相信自己的力量，又有坚持斗争的决心：

充满活力的常春藤主动进攻，
和万恶的掠夺者公开交锋，

它绿色的手腕牢牢抓住城墙，
城墙则顽固坚持，竭力抗争。

“常春藤”是新生的革命力量的代表，它在雨露阳光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不断把它的卷须伸向石块，日复一日，顽强不懈，步步进逼：

常春藤终于奋力掀掉一块顽石，
胜利啦！城墙被打开一个窟窿……

象征着腐朽制度的城墙，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透过这个缺口，人们看到了光明，望见了天空。有了这个缺口，拆掉整堵城墙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常春藤”的榜样告诉我们，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进行“旷日持久的决斗”，胜利是一定会到来的，只要我们象它那样不断地发起“主动进攻”。在八十年代，当法国工人运动还在积极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时候，这首诗的主题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纵观鲍狄埃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战士和诗人的身上，时时处处都闪耀着这种“常春藤”精神。困难不曾使他屈服，失败不曾使他沮丧，危险不曾使他畏缩。他总是那样乐观、顽强地战斗着，象一棵“充满活力的常春藤”。

在这一年里，鲍狄埃的《革命歌集》在他的战友们的帮助下出版了。这是诗人在世时出版的最重要的诗集。这部诗集，主要收集了诗人八十年代的作品，也包括了以前的部

分作品。

《革命歌集》是鲍狄埃诗歌创作的一次重要总结，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鲍狄埃的战斗精神和文学成就。诗人的代表作，辉煌的诗篇《国际歌》，正是在这本集子中才第一次正式和读者见面。这部诗集的出版，使鲍狄埃的许多优秀诗作得以广泛流传，同时也为保存鲍狄埃的创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十月底、十一月初，也就是在他逝世前约一个星期的时候，鲍狄埃在病床上，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篇诗稿——《莫洛赫》。

莫洛赫是古代传说中的天神，莫洛赫是最凶恶的吃人的神。祭祀莫洛赫时，要把儿童扔进火中焚烧。鲍狄埃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作莫洛赫，把它比作吃人的魔鬼，表现出诗人对这个制度的深刻仇恨。

鲍狄埃指出，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穷凶极恶的资本家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保护，这是他们能够为所欲为的根本原因：

发了横财的老板说：“女人，
你已经交给我三条人命：
你的丈夫、儿子和你的父亲，
你今晚可以来认领尸身。
反正当局只听我一面之词，
任你起诉，我总能推卸责任，

法庭将会驳复寡妇们：
说他们统统是酒后丧生。”

觉悟的无产阶级，已经受够了这种惨无人道的剥削压迫。他们已经认识到，只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

但今天人民已挺身而出，
手拿武器去冲锋陷阵，
他们吹响罢工的号角，
推翻莫洛赫！工友们，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
把人类给它作祭品。

鲍狄埃一生都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而战斗。《莫洛赫》，是他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下的“诗的遗嘱”。这份“遗嘱”本身，就是一发射向旧制度的炮弹。这份“遗嘱”，给后来者留下的宝贵遗训是：“打倒莫洛赫！”

《莫洛赫》一诗，发表在诗人逝世四天以后出版的一期《社会主义者》周刊上。

1887年11月6日，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欧仁·爱德姆·鲍狄埃，由于又一次瘫痪病的侵袭而不幸停止了呼吸。

巴黎的劳动者为失去自己的诗人“鲍鲍”而感到深深的悲哀。鲍狄埃生前，人们亲热地称呼他“鲍鲍”，这个称呼即

“人民诗人”的意思；现在，当诗人的遗体从拉里波瓦兹埃医院运回萨尔特尔于二号他的故居的时候，满身油污的劳动群众自动聚拢来向“鲍鲍”告别、致哀。鲍狄埃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鲍狄埃在1870年曾写过一首自传诗，在诗的末尾，他为自己起草了这样的“墓志铭”：

宛如芦笛、木铎或竹哨，
他死于斗争的风暴。
这里长眠着“鲍鲍”，这个老“鲍鲍”
这里长眠着“鲍鲍”，老诗人“鲍鲍”¹（《小传》）

“死于斗争的风暴”：在斗争中生，在斗争中死，鲍狄埃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鲍狄埃逝世后的第二天，一些老公社战士在报上发表讣告：

致巴黎的劳动者。

欧仁·鲍狄埃逝世了！现在正在巴黎的他的老战友决定，将他的葬礼置于所有劳动者的保护之下。

一贯尊崇他的政党的巴黎人民定会响应这一号召。他们将最后一次前来向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社会事业的人致敬，他是革命战士，也是革命诗人！

11月9日，鲍狄埃的葬礼在巴黎举行。

下午一点半左右，悲伤的人群陆续向诗人的故居聚拢。

惊恐万状的资产阶级政府，派出了多达三、四百名的警察进行监视。警察妄图从工人们手里夺取一面还没打开的红旗，导致双方激烈冲突。凶狠的警察大打出手，并肆意捕人。敌人害怕生前的鲍狄埃，也害怕群众对鲍狄埃的悼念。

鲍狄埃的棺木上铺着公社委员配带的红色肩带，肩带饰有金黄色的流苏坠子，庄重、肃穆。灵车后面是一万多人的、长长的送葬队伍。他们勇敢地穿过虎视眈眈的警察的包围圈，护送着诗人的灵车向拉雪兹神父墓地走去。

这是一次庄严的葬礼，也是一次雄壮的示威。每当走到重要的大道和广场时，队伍里就迸发出“公社万岁！”的口号声。这震天动地的声音，是人民大众发自肺腑的心声。

塞纳河水在缓缓地流淌……

送葬队伍在缓缓地向前……

三点半钟，队伍来到了拉雪兹墓地。这里，发生过壮烈的五月保卫战；这里，安葬着无数在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公社先烈。如今，鲍狄埃也在这里下葬，好象他仍在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为保卫公社而并肩作战，好象他仍和人们一道高喊着：“公社万岁！”“公社万岁！”

在鲍狄埃的墓前，许多著名的革命者相继发表告别讲话，其中有马克思的女婿夏尔·龙格，公社女诗人路易丝·米歇尔等。

葬礼在“公社万岁”声中结束。送葬的人们还特地瞻仰了鲍狄埃在诗中多次歌唱过的公社社员墙。

第二天，11月10日，法国工人党机关刊物《社会主义

者》周报在发表鲍狄埃的遗作《莫洛赫》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社论。社论对鲍狄埃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对鲍狄埃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欧仁·鲍狄埃的逝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革命战士、中央委员^①和公社委员。科学社会主义还失去了象他这样一位诗人，一位激励人们的歌手。

鲍狄埃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始终不惜牺牲，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可是这位起义者、无产阶级战士却在获得宣传家的荣誉之前逝世了。

鲍狄埃的诗歌象无数支利箭，把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与此同时，他的天才主要表现在用丰富的韵律阐述了社会科学的理论。

他不仅是一位复仇者，而且还是一位导师。

阶级斗争，把觉悟的无产者组织起来，剥夺资本家，建立公有制，是我们的目的和手段，同时也是鲍狄埃作品的基础。他的作品将同席卷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起受到赞扬。

许多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创造世界财富的劳动者的苦难。在这方面鲍狄埃比他们做得更多：他不仅自己投身解放运动，而且还在自己不朽的诗作中为这一解放运动指出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方向。

^① 指国民自卫军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

《社会主义者》报向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为本报撰稿的这位伟大的逝者、我们工人党的图尔太欧斯^①致敬！

鲍狄埃离去了。但是，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鲍狄埃的名字。鲍狄埃的诗歌，鲍狄埃的精神鼓舞着人们不断向前。在诗人逝世几周之后，巴黎就出现了一个“鲍狄埃小组”，这个小组还参加了法国工人在巴黎的组织，人们决心继承鲍狄埃的遗志，继续战斗。

为了表达人民的深切怀念，鲍狄埃的战友们在他逝世后不久，就发起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建诗人的墓碑。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要为一个无产阶级诗人树碑又有多少困难啊。这个工作竟然持续了二十一年之久。

鲍狄埃的好友，《社会问题》杂志的创始者阿尔吉里亚德斯，为了纪念鲍狄埃，写了一本回忆诗人生平的小册子，宣传诗人的革命精神。在他的家里，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他就拿出《革命歌集》，热情地向朋友们推荐、介绍鲍狄埃的诗歌。他还默默地、真诚地向鲍狄埃的新坟献上了自己的花束。

战友的深情，使鲍狄埃的妻子、女儿十分感动。1888年1月10日，鲍狄埃的妻子卡洛琳娜·鲍狄埃给阿尔吉里亚德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① 公元前七世纪著名的希腊诗人。

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您那本亲切的小书给我们母女带来了多大的幸福。整个的评价非常出色。正象您所说的，作为这样伟大的人物、高贵的心灵的一个伴侣，我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他能有这样好的朋友们而感到幸福。感谢您的诚挚的友情，感谢您对死者所作的细致而真实的评介。

卡洛琳娜在七、八十年代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始终是鲍狄埃忠诚的伴侣和得力的助手。她热爱她的丈夫，也热爱她丈夫为之献身的事业。在流亡国外和归国后的艰苦生活中，卡洛琳娜都精心、体贴地照顾着疾病缠身的鲍狄埃，陪同他出席各种群众集会，使鲍狄埃能够和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鲍狄埃也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他在写给卡洛琳娜的诗中称她是“忠实而可靠的支柱”，并以饱满的感情写道，“当命运是那样残酷无情，我的爱却是那样充满柔情……”鲍狄埃逝世后，卡洛琳娜·鲍狄埃和她的女儿都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她仍然坚持继续着鲍狄埃的未竟之业，她把整理、出版鲍狄埃的遗作看作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在给阿尔吉里亚德斯的信中写道：

……我这里还有大量未出版的诗稿。我希望它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问世……

卡洛琳娜坚信，鲍狄埃的名字将和他从事的事业一起永存，在信中她还写道：

如同他的朋友拉法格、盖德和其他人所说的：“去世后的鲍狄埃将比在世时的鲍狄埃名声更大”。这也是您的想法……

“去世后的鲍狄埃将比在世时的鲍狄埃名声更大”。事实正是如此。鲍狄埃逝世后，他的诗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鲍狄埃创作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拉法格、盖德等人的预言，正是基于对鲍狄埃诗歌的战斗作用和文学价值的深刻理解。

为了纪念鲍狄埃，也为了用鲍狄埃的诗歌推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周报又相继发表了鲍狄埃的重要诗篇，如，《起义者》、《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社会革命》等。

1888年11月4日，鲍狄埃的家属、老战友和千余群众在他的墓前举行了庄严的周年祭。许多人发表演讲，热情赞扬了诗人的战斗一生，高度评价了诗人创作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的二女儿，拉法格的妻子劳拉·拉法格，非常喜爱鲍狄埃的诗歌，她是最早把鲍狄埃的诗歌译成别国文字的译介者。她在1889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翻译鲍狄埃的诗歌，我是多么希望您能在此地，助我一臂之力啊，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鲍狄埃的诗歌——是值得我们这一代法国人赞扬的优秀而甚至是唯一革命的诗歌。我曾在他弥留的榻旁允诺过他，一定推荐他的诗歌，使之能在国外流传。劳拉·拉法格热情地表达了当

时革命者对鲍狄埃诗作的评价。她努力把鲍狄埃的一些诗歌译成了英文，发表在1889、1890年的几期《公共福利》杂志上。她还热心地为建造鲍狄埃的墓碑捐款。

鲍狄埃逝世二十一年之后，他的墓碑终于在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努力下落成了。1908年5月24日，巴黎公社三十七周年纪念日，落成仪式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地隆重举行，参加仪式的有一万五千多群众。

鲍狄埃的墓碑，朴素庄重，特色鲜明，形象地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墓碑的主体，是一块巨大的灰色花岗岩，凝重而沉稳，正面刻着欧仁·鲍狄埃的姓名和生卒年份。花岗岩上是一本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翻开的大书，令人联想到诗人用歌作为工具宣传革命真理的战斗生涯；书下衬托着青铜铸成的橡树枝叶，象征着诗人不朽的革命精神。书的左面一页上，刻着“纪念鲍狄埃 巴黎公社委员 1816—1871—1887 鲍狄埃的友人和敬仰者立 1905”；右面的一页上，刻着诗人六首诗作的标题：《起义者》、《穷苦的若望》、《蜘蛛网》、《面包的话》、《地球之死》、《国际歌》，代表着诗人一生的创作、代表着诗人给我们留下的无数杰出诗篇。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

鲍狄埃是在战斗中死去的。

鲍狄埃死了。但人们却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第七章 《国际歌》乘着革命风暴 传遍全球

鲍狄埃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贫困和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①，伟大的《国际歌》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歌。

《国际歌》的炽烈如火的诗句，在配上庄严雄伟的曲谱后，具有了更加激动人心的战斗力量，得到了更为迅速的流传。《国际歌》以激越高亢的战斗旋律，雷霆万钧的思想力量，冲破层层乌云，越过重重大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传遍全球。不同的语言，同样的曲调，唱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心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理想。“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②

《国际歌》曲谱的作者是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尔·狄盖特。

^① 列宁：《歌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② 同上，第434页。

1848年10月8日，狄盖特出生于比利时西北部根特市的一个法笈纺织工人家庭里。1855年，全家迁回法国北部的工业中心里尔定居。父亲工资微薄，家中人口又多，困窘的生活迫使狄盖特从七岁起就开始了苦难的童工生活。和鲍狄埃一样，他一生都是一个贫困的工人，曾先后当过纺织厂的童工，家具制作工，雕花工和铸模旋工等。他非常喜爱文艺，并坚持刻苦自学。他在工人业余夜校学习音乐、绘画，特别显示出很有音乐才能。他的嗓音很好，还能演奏好几种乐器。从那时起，少年狄盖特就用音乐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服务，他经常和几个小伙伴一道，推着风琴沿于演唱，为罢工工人筹款。

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早已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当时正在服兵役的狄盖特决心冒险，穿火线，进入巴黎，投身公社的革命事业。由于受到普鲁士军队的严密封锁，狄盖特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的火热的心却是和公社战士的心紧紧相连的。

回到里尔后，狄盖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为了用歌声宣传劳动者解放的真理，狄盖特在工人中组织了“劳动者之声”合唱团，他为合唱团谱写革命歌曲，并担任指挥。劳动群众的困苦生活，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热情，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1902年，他迁居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热心组织工人合唱队，歌曲仍是他进行战斗的武器。1920年法国共

产党成立，七十二岁的狄盖特退出了蜕化变质的统一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1928年，八十高龄的狄盖特应斯大林的邀请，作为共产国际的荣誉客人，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上，在雄壮的《国际歌》乐声中，狄盖特以万分激动的心情接受了苏联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他无比兴奋地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

1932年9月26日，狄盖特与世长辞。五万多巴黎工人怀着深厚的阶级情感，庄严地唱着《国际歌》，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歌手举行了葬礼。

狄盖特为《国际歌》谱曲，是在1888年6月。正是《国际歌》歌词创作十七周年的时候，是诗人鲍狄埃逝世的七个月之后。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劳动者之声”合唱团在一家工人咖啡馆里的预演刚刚结束，里尔地区党的负责人居斯塔夫·德洛利找到狄盖特，要求他为劳动群众多写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歌曲，并递给他一本鲍狄埃的《革命歌集》！狄盖特早已熟悉、热爱鲍狄埃的作品，他为鲍狄埃的著名诗篇《起义者》谱的歌曲，已经成为工人群众所喜爱的一首革命战歌。他接过鲍狄埃的《革命歌集》，回到简陋的住处，立即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无产阶级老战士、老诗人的诗篇，强烈地震动了这位工人作曲家的心弦，特别是《国际歌》，更是一下子就紧紧抓住了狄盖特。火热的诗句，仿佛把他带到了巴黎公社的战场，又仿佛把他引向共产主义的明天……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共同的理想，沟通了两位无产阶

级革命艺术家的情感，狄盖特掀动他那心爱的风琴，乐思起伏，遐想联翩，雄浑的乐句，战斗的旋律，在贫困的工人区升腾而起，震荡夜空……

在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后，狄盖特对曲谱反复作了加工修改。七月末，在里尔卖报工人工会的一次纪念集会上，狄盖特亲自指挥工人合唱团首次正式演出了《国际歌》。工人合唱队员以粗犷的嗓音、深沉的感情唱出的充满共产主义豪情壮志的战斗歌声，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强烈共鸣。他们立即将这首新歌印刷了六千份，广为散发。

《国际歌》歌词，经狄盖特为之添上音乐之翼，很快就在法国北方几个工业城市流传开来，不久，又传到南方。1892年，马赛一家报纸的“五·一”节专号上登载了《国际歌》。同年10月8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时，由“劳动者之声”合唱团演唱了《国际歌》，这是国际歌在党的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演出。

《国际歌》在战斗中传播，或者，更确切地说，《国际歌》的传播就是战斗，和资产阶级战斗，和机会主义战斗。

1896年7月，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里尔举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革命家代表第二国际前来参加大会。资产阶级反动派千方百计破坏这次大会。在一次欢迎外国代表团的集会上，资产阶级雇佣的一伙小丑声嘶力竭地唱起《马赛曲》^①，妄图骚扰会场。德国工人立即齐声高唱《国际歌》予以回击。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越唱越带劲，越唱越有力，雄壮的

歌声使革命者精神振奋，使反动派丧魂落魄。这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歌》和资产阶级的《马赛曲》的第一次较量。结果是无产阶级的战歌压倒了资产阶级的战歌。这是一次极富象征意义的胜利，它形象地预示着《国际歌》所体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终将压倒、战胜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九十年代后期，法国工人党的一些领导和“独立社会主义派”的头子米勒兰等结成所谓“入阁派”，修正马克思主义，背叛公社暴力革命的原则，主张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合作。1899年，米勒兰成为反动内阁的工商部长，公开与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同流合污。同年12月，代表着法国一千四百多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八百多名代表召开了著名的雅比大会，会上就是否应参加内阁的问题和米勒兰的卑劣行径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在辩论中，理屈词穷的入阁派代表凶相毕露、气势汹汹。以盖德为首的反入阁派代表站立起来，同声高唱《国际歌》，声震八方，正气浩然，使机会主义分子心惊胆颤。闭幕式上，在盖德派的建议下，雅比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从此，《国际歌》便成为法国工人运动中公认的战歌。

《国际歌》从里尔传遍法国，又从法国传向全世界。1900年，法国的工人代表自豪地唱着自己的战歌出席了第

① 《马赛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歌曲，原名《莱茵军战歌》，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和反侵略的爱国热情。从1879年起定为法国国歌。词曲作者李斯勒。

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他们把《国际歌》的声音，带给了来自各国的社会主义战士。在大会闭幕式上，一名法国代表走上讲台，高声唱起《国际歌》，其他代表们兴奋地随声合唱付歌，台上台下，歌声起伏，气氛极其热烈。到1910年，当第二国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代表大会时，《国际歌》已经成为各国代表所熟悉和热爱的歌曲。这次大会是以《国际歌》开始，也是以《国际歌》结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热爱《国际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需要《国际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随着革命的中心由西欧向俄国转移，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者把《国际歌》带到了俄国。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里，俄国无产阶级在《国际歌》声中掀起了强劲的革命风暴，并把公社的鲜艳红旗插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

列宁非常喜爱《国际歌》，非常重视《国际歌》的战斗威力。早在1889年，即《国际歌》谱曲后的第二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的十九岁的列宁就曾和他的弟弟妹妹一起用法文唱过《国际歌》，那时《国际歌》在俄国几乎还不为人所知。

列宁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00年12月，首先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火星报》是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阵地，也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火星报》创刊号上的一篇报导，援引了《国际歌》的四句原文诗句，并指出：“今后我们要团结一

致，高举红旗，高唱这支战歌去劳动和斗争。”俄国工人阶级用革命行动实践了这一号召。1902年，经常和巴黎工人一起唱着《国际歌》游行示威的俄国矿工技师阿·科茨，把《国际歌》全诗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以使《国际歌》能在俄国革命中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

在1905年的革命时，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水兵高唱《国际歌》举行起义，震惊了整个沙皇俄国。列宁在1910年撰文总结了这次革命的教训，他指出，“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是必须“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列宁引用《国际歌》的诗句为这段深刻论述作结：“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①

1912年，全俄无产阶级的轰轰烈烈的五月罢工，以及与罢工相连的游行示威，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给行将到来的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作舆论准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五月五日，布尔什维克党创办了《真理报》。按照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在《真理报》创刊号上全文登载了《国际歌》歌词。

这时，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正在加紧酝酿，各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日益强大，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却越来越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

^①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2卷第387页。

义，反对革命运动。

为了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谬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积极引导工人运动胜利发展，列宁在这期间写下了大量重要文章，1913年1月3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欧仁·鲍狄埃》就是其中之一。《欧仁·鲍狄埃》是列宁为纪念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的，但它不是一篇单纯的纪念文字，而是紧密联系现实斗争的战斗檄文；不是一篇普通的文艺评论，而是充满时代精神的革命宣言。列宁在文章中以极大的政治热情高度赞扬了鲍狄埃作为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战斗一生和他作为“无产者诗人”的光辉创作，特别对《国际歌》作了经典的评价，就是要人们以鲍狄埃为榜样，忠于公社的事业，深刻理解《国际歌》的革命精神，在《国际歌》的旗帜下，投入新的正在兴起的革命风暴。

在文章里，与修正主义对形势的悲观估计相反，列宁通过对《国际歌》的迅速传播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深广影响的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巴黎公社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歌》在各国工人中传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战歌，这就意味着公社原则的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列宁指出：“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①这是对《国际歌》的热

情赞颂，也是对已经出现的革命高潮的科学论断。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在于抓住当前革命的大好时机，把公社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把《国际歌》的思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国际歌》是鲍狄埃创作中最光辉的诗篇，也是在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诗篇。列宁的《欧仁·鲍狄埃》一文对《国际歌》的产生、《国际歌》的阶级属性、《国际歌》的影响、作用和威力、《国际歌》的历史意义，都作了言简意赅的透辟论述。《欧仁·鲍狄埃》一文的发表，成为《国际歌》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的强大推动力。

《欧仁·鲍狄埃》发表四年以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中，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高唱着《国际歌》，一举攻占了冬宫。巴黎公社的红旗，在涅瓦河两岸迎风招展。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纪元。革命胜利后，列宁主持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以《国际歌》暂代苏联国歌。列宁还把一本1887年出版的收有《国际歌》的《革命歌集》放在克里姆林宫里他伸手可及的书架上。《国际歌》鼓舞着俄罗斯的亿万工农群众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国内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暴乱，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苏联复辟了资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本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公社开创的革命事业。但是，我们深信，苏联人民是要革命的，他们曾在《国际歌》声中打倒了老沙皇，他们也一定会在《国际歌》声中打倒新沙皇，使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使《国际歌》声重新响彻莫斯科红场，响彻伟大列宁的故乡。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国际歌》的雄伟歌声。

十月革命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创办的“新民学会”等革命组织，曾派出一批革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向法国工人阶级学会了《国际歌》，并把它带回了中国。1921年9月，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小说月报》上就以《第三国际颂歌》为题转载了《国际歌》歌词。1923年，《新青年季刊》的“共产国际号”上又刊登了配有曲谱的《国际歌》。以后，在省港大罢工时的工农代表大会上，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在八一起义时的南昌子头……，人们都可以听到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国际歌》伴随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1927年以后，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井冈山燃起的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势。毛主席在井冈山曾亲自教唱国际歌。在一次进军途中，毛主席写下了《七律·从汀州向长沙》的光辉诗篇，结尾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笔力千钧，气贯长虹，是当时斗争形势的写真，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概

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人民正是高唱着《国际歌》，掀起武装斗争的狂涛巨澜，踏过万里征途，燃起抗日烽火，推翻蒋家王朝，结束了“百年魔怪午翩跹”的漫长黑夜，迎来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光辉黎明。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里，《国际歌》成为我国人民反帝反修、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1962年，国际上帝修反互相呼应，掀起新的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滚滚寒流，制造了雪压冬云、万花纷谢的险恶环境。4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经过修订的《国际歌》中文译词，再次鲜明地竖起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鼓舞革命人民战风浪、驱虎豹，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1966年12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人民日报》又一次刊登《国际歌》歌词，号召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甚至不惜发动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以达到其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罪恶目的。在这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明确地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求全党全国提高路线觉悟，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持“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党性原则，同心同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复辟梦想。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纪念鲍狄埃的文章“全

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号召大家学唱《国际歌》，并指出：“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随后，全国各地报刊都刊登了《国际歌》和列宁的《欧仁·鲍狄埃》一文。工厂、部队、农村、学校，顿时兴起了大学大唱《国际歌》的热潮，八亿人民的雄伟合唱震撼大地，直冲九霄。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小舰队沉没了，一小撮反革命野心家的复辟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航船，在《国际歌》声中乘风破浪，胜利向前。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非常热爱《国际歌》。他曾多次亲自指挥革命群众高唱《国际歌》，鼓励大家忠实地实践《国际歌》的思想。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他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特地要来《国际歌》的歌片，用微弱的声音轻轻地吟唱着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并坚定地对他一起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邓颖超同志说：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周总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国际歌》声表达了对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无限忠诚，表达了他对人类彻底解放的坚强信念。周总理在吟唱《国际歌》时声音是微弱的，但它却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蕴含着共产主义战士的钢铁意志，这声音将永远鼓舞我们朝着光辉的未来坚定地迈进。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从一开始就与林彪反党集团沆瀣一气的“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施

展了一系列阴谋诡计：他们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恶毒攻击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同志，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打击和诬陷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到处扇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乱中夺权。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抵制这股修正主义暗流。他们高唱《国际歌》，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宣誓；他们以巴黎公社战士为榜样，采取各种形式和“四人邦”的倒行逆施作斗争。

1976年10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邦”，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举国欢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日子里，新华社重新发表了《国际歌》等三首革命歌曲，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今天，高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将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回顾峥嵘岁月，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下，唱了五十多年《国际歌》，赢得了十次路线斗争的辉煌胜利。毛主席逝世后，英明领袖华主席又率领我们取得了粉碎“四人邦”反党集团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任重而道远。在通向共产主义未来的长征路上，《国际歌》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嘹亮战歌。

结 束 语

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的作者”、“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①，——这是革命导师列宁对欧仁·鲍狄埃的热情赞誉和崇高评价。它准确地概括了鲍狄埃战斗的一生，深刻地揭示了鲍狄埃创作道路的本质特征。

在鲍狄埃从事创作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法国的工人阶级经历了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特别在1871年，更直接取得了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宝贵经验，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开辟了道路。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进程中，鲍狄埃和他的阶级一起觉悟、一起战斗、一起成长。他的命运始终和他的阶级的命运紧密相连。

回顾鲍狄埃的战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曾有过幼稚和迷惘的时期，也曾受过这样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鲍狄埃都不失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始终如一地无限忠诚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从来不曾脱离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论在革命的高潮中，或革命遭受挫折时；无论在探索的路上，或是在

^①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5页。

进军的途中，他都英勇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在斗争的激流中劈浪勇进。因此才有可能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成长为具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只有真正的革命战士，才能成为革命的诗人、时代的歌手。鲍狄埃用满腔热血谱写了自己的光辉历史，也用满腔热血谱写了无数的光辉诗篇。他为革命而战，他为革命而歌。枪和笔，都同是他打击敌人的武器。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断锤炼着诗人的思想，不断激发着诗人的诗情，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沅泉。鲍狄埃总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服务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第一首诗——《自由万岁》，到最后一首——《莫洛赫》，鲍狄埃为我们留下了共二百五十余首诗。这些诗歌，包括前期那些带有明显探索痕迹的作品，都使我们清晰地听到阶级的脚步，时代的脉搏；特别是以《国际歌》为代表的后期创作，更为我们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紧密配合现实斗争，深刻反映历史的本质，是鲍狄埃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他的诗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尤其突出的是，鲍狄埃的诗歌处处洋溢着真诚而炽热的革命激情，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革命者的赤子之心。正是这种真挚的革命情感，形成了他诗作中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鲍狄埃诗歌不断纯熟、不断完善的艺术形式，更使它深刻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因而能在革命斗

争中产生广泛久远的影响。鲍狄埃的创作是以民歌开始的。他继承了法国民歌的传统，从民歌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后来，从内容的需要出发，他运用的诗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但，不论是洋洋洒洒的长诗，还是短小精巧的十四行诗，鲍狄埃的创作都始终保持着民歌那种纯朴、刚健的风格，始终采用着生动活泼、形象鲜明的群众语言。尤其突出的是，鲍狄埃总是努力把奔腾的诗情与深邃的思想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具一格、雄浑有力的诗风，为无产阶级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鲍狄埃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日益反动、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时代；也是资产阶级文学由兴而衰，无产阶级文学新兴崛起的时代。在阶级大搏斗的战火中诞生的巴黎公社文学，震动了资产阶级独霸的文坛。巴黎公社的诗人们，为无产阶级文学史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革命斗争是产生革命文学的土壤。革命文学是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舆论工具。在巴黎公社时期，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为积极宣传公社的事业、动员群众同心同德地进行英勇的斗争，在被围困的巴黎城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却出现了文艺空前繁荣的动人景象。戏剧晚会、音乐演奏会、诗歌朗诵等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报刊上、墙头上、于垒上出现的各种漫画、诗传单，以及政论、散文等都成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诗歌，作为文学中的轻武器，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些文艺作品的作者，大多是无名的公社战士。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创

造着新的世界，也创造着新的文学。

正是在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批无产阶级诗人，如，让-巴底斯特·葛莱蒙(1836—1903)，克洛维斯·于格(1851—1907)，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在公社时期曾为公社的事业浴血奋战，而且在公社失败后，仍然坚持宣传公社的道路，写下了许多出色的诗篇。

鲍狄埃就是这些优秀的巴黎公社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十九世纪新兴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和巨人。鲍狄埃的创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对后世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鲍狄埃的诗歌，是无产阶级文艺宝库中闪光的明珠。他所建造的不朽的纪念碑，将永远矗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史册上。

鲍狄埃离开我们已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在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里，鲍狄埃的光辉姓名，越来越受到亿万劳动者的尊崇；鲍狄埃的光辉诗篇，永远激励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胜利向前。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让我们高唱《国际歌》，跟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的明天！

附录：

欧仁·鲍狄埃年表

- 1814年 法兰西第一帝国崩溃，拿破仑被逐。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
- 1815年 6月 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 9月 俄、奥、普等反动君主正式结成“神圣同盟”。
- 1816年 10月 4日 无产阶级诗人欧仁—爱德姆·鲍狄埃，诞生于巴黎圣—安娜街60号一个制作木箱的工人家庭里。
- 1818年 5月 5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
- 1820年 11月 28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诞生。
- 1824年 路易十八死，查理十世继位。
- 1826年 鲍狄埃由教会学校转入世俗小学学习。
- 1827年 11月 巴黎人民举行示威，反抗波旁三朝的反动统治。
- 1829年 13岁的鲍狄埃因家贫辍学，到父亲的作坊做工，开始了艰苦的童工生活。
- 1830年 法国开始侵略阿尔及利亚。
- 7月 27日 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巴黎人民起来推翻波旁复辟王朝。金融资产阶级夺取革命果实，建立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
- 29日 鲍狄埃在七月革命的枪林弹雨中创作了他

- 的第一首诗歌《自由万岁》。
- 11月** 波兰发生反对沙俄统治的华沙起义。
- 1831年** 鲍狄埃的第一本诗集《少年诗神》出版,收入集内的有《自由万岁》、《继续奔跑吧》、《请再拨动你的琴弦》、《最后的希望》等十六首早期作品。
- 11月1日** 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复信鲍狄埃,祝贺他的成就。
- 11月21日** 法国里昂爆发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 1832年** 鲍狄埃离开父亲的作坊到蒙马特尔城郊当小学的管理员。
- 《少年诗神》再版。
- 鲍狄埃尝试写作五幕诗剧。
- 1834年4月** 里昂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 鲍狄埃在当了短时间的纸店伙计以后又回到木箱作坊做工。
- 1838年** 鲍狄埃开始当印花布图案绘制工人。
- 鲍狄埃与勒留合作,为两家儿童剧院创作剧本。
- 在此前后,鲍狄埃经常参加“三色诗友社”、“赛诗会”、“饮清水者”等诗社及其它文艺社团的活动。
- 1839年5月** 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在巴黎起义。
- 1840年** 鲍狄埃在巴贝夫平均共产主义影响下写出的《是人各一份的时候了》一诗,在里昂等地工

人群中广为流传。

1843年7月30日 鲍狄埃为之撰稿的“体操”儿童剧院失火，鲍狄埃与勒留合作的剧本均被烧毁。

1845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著的《神圣家族》出版。

鲍狄埃的朋友缪瑞在二月的一封信中提到鲍狄埃有两首十分出色的新诗。

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

法国农业自1845年起连续两年欠收，造成严重饥荒。

1847年6月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

7月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

8月 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德国工人协会”。

欧洲经济危机波及法国。

主要由共和主义者和巴贝夫主义者组成的“新四季社”成立，鲍狄埃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

鲍狄埃创作《复活节的鸡旦》等诗，抨击七月王朝。

1848年2月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2月22日 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

—24日 义,推翻七月王朝。

24日夜 资产阶级篡夺革命果实,成立了“临时政府”,在武装工人的威逼下被迫实行共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

鲍狄埃参加了二月革命的于垒战,并写了《人民》等诗,歌颂二月革命的于垒斗士。

3月 鲍狄埃用《我饿》等诗表达了对二月革命的失望。

2月至6月间,鲍狄埃还写了《该拆掉的老房子》、《正直的共和国》、《吸血鬼》、《解闷》、《分娩》等诗,批判资产阶级的共和政府,呼唤新的革命。《用歌曲作宣传》、《芦笛》等诗,表现了他的革命文艺观。

6月23日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爆发。

24日 巴黎起义者向市政厅等地挺进,并提出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25日 第二共和国政府调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起义者被迫撤离市区。

26日 起义者的最后根据地圣安东区陷落,六月起义失败。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实行血腥镇压。

鲍狄埃英勇地参加了六月起义,手执武器与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斗争,险遭牺牲。在起义中他曾冒险抢救了两名同情起义的议员,还和敌人交涉,营救了被围在老郊区的一万多人。

28日 六月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撰写

《六月革命》一文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29日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登载《六月革命》一文。

30日 鲍狄埃在六月起义失败后的第五天，满怀悲忿地写了《1848年6月》一诗，控诉资产者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与血腥镇压。

10月8日 《国际歌》曲谱作者彼尔·狄盖特出生于比利时根特市一个法国工人家庭里。

12月 路易·波拿巴就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1849年 德意志的普法尔茨、巴登、莱茵区等地人民起义。

由于六月起义的失败，鲍狄埃受到极大打击，得了脑溢血等病。为躲避敌人搜捕和医治疾病，鲍狄埃曾离开巴黎到茹伊-昂-茹查等地短期逗留。

本年创作的《工人合作社》、《地球之死》等诗开始显露出付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1850年 马克思写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1年12月2日 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实行军事独裁。

12月4日 波拿巴政变后第三天，鲍狄埃写作了《谁将为她报仇？》一诗，强烈反对专制暴政。

鲍狄埃参加了反对政变的行动。

1852年1月 鲍狄埃写作《帝国的游行》、《拿破仑万岁》等诗，揭露路易·波拿巴。

- 5 月 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发表。
- 12 月 2 日 路易·波拿巴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黑暗统治正式开始。
- 1857 年 欧洲和美国发生经济危机。
鲍狄埃本年创作有《被冻结的语言》、《战争》等，谴责第二帝国的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
- 1859 年 拿破仑三世对外加紧扩张，妄图称霸。是年，又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名，参加了反奥战争。
鲍狄埃写反侵略战争的诗歌《拉巴里斯·拉塔布瓦尔》以示抗议。
- 1862 年 巴黎印刷工人大罢工。
- 1864 年 9 月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从此工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巴黎先进工人的代表参加第一国际成立大会。
在瓦尔兰倡导下巴黎成立印刷工人工会。
巴黎及法国部分城市成立第一国际支部。
- 1865 年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 1866 年 9 月 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 1867 年 9 月 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法、英、西等国出兵墨西哥。

鲍狄埃在本年创作的《妇女的罢工》、《兵营和森林》中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扩张，《面包的话》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困苦。

1868年3月

第一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受到法院审讯。

5月

第一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第二次受到审讯。

9月

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鲍狄埃本年作品有《1800年的空想家》等。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年

在国际倡议下，巴黎四十多个工会组织联合组成工会联合会。

这一年鲍狄埃的创作有《唐·吉珂德》等。

1870年3月30日

鲍狄埃促成的巴黎工艺美术工人工会成立。鲍狄埃推动这个拥有五百名会员的组织参加了第一国际。

鲍狄埃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委员。

在此前后，鲍狄埃写成《她何时到来？》一诗，强烈呼吁新的社会革命。《小传》一诗，表现了他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4月22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

7月12日

国际巴黎支部发表《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反对即将爆发的普法战争。鲍狄埃在该宣言上签名。

7月19日

拿破仑三世政府向普鲁士宣战。

7月23日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马克思起草的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 8月15日 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评论普法战争。
- 9月2日 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投降。
- 9月4日 巴黎人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窃取革命成果,组成以特罗胥为首脑的所谓“国防政府”。
- 当晚,国际巴黎支部和工会联合会在科尔德里大于国际巴黎支部所在地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各区成立警备委员会,并由各区的四名代表联合组成二十区中央委员会。鲍狄埃作为二区警备委员会代表,被选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
- 9月9日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 9月11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
- 9月18日 巴黎被普军包围。
- 鲍狄埃创作《自卫吧,巴黎》一诗,表达了人民群众保卫祖国的坚强信心。
- 10月31日 布朗基派发动起义,占领市政厅,建立民众救亡委员会。
- 11月1日 起义遭到镇压。
- 鲍狄埃创作《1870年10月31日》一诗,歌颂10月31日的起义。
- 鲍狄埃本月还写有《威廉和巴黎》一诗,表现了人民群众决不妥协的英雄气概。
- 12月13日 马克思致信库格曼,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武器

的重要性。

鲍狄埃创作《担架兵》，歌颂巴黎人民反对普鲁士侵略的英勇斗争。

- 1871年 1月6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表《红色公告》，明确提出要以公社来代替卖国的“国防政府”。
- 1月22日 巴黎再次爆发武装起义。
- 1月28日 “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卖国投降协定。
- 2月 反动的国民议会任命梯也尔为“国防政府”行政首脑。
- 2月19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各项原则的宣言》，宣言带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
- 2—3月 国民自卫军成立中央委员会。
- 3月18日 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取得胜利。
- 3月23日 鲍狄埃分别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国际巴黎支部和工会联合会的致选民书上签名。
- 3月26日 鲍狄埃在二区作为工人阶级的后选人参加公社选举，但由于该区资产阶级力量的暂时强大而落选。
- 3月28日 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 3月30日 鲍狄埃公开声明完全赞同公社29日发布的免除积欠的房租等三项指令。
- 4月3日 弗路朗斯在激战中阵亡。
- 4月4日 杜瓦尔被俘，壮烈牺牲。
- 4月6日 马克思致信李卜克内西，批评公社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军。

- 4月12日 马克思致信库格曼,高度赞扬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同时指出公社的错误。
- 4月13日 鲍狄埃在巴黎艺术家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付主席,并在会上作报告。
- 4月16日 公社举行补充选举。在3601票中,鲍狄埃以3352票当选为公社委员。
马克思致信库格曼高度评价公社斗争的深远历史意义。
- 4月17日 鲍狄埃作为工艺美术界十名代表之一当选为艺术家联合委员会的委员。
- 4月20日 鲍狄埃任公社委员会会议执行付主席。会上通过了关于取缔面包工夜班制的著名决议,还讨论了关于加强专政的问题。
- 4月21日 鲍狄埃被任命为公社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
- 4月28日 鲍狄埃当选为公社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参加第二天接待共济会员的事宜。
在公社委员会上,鲍狄埃汇报了前线的情况。
- 4月29日 鲍狄埃随公社代表团前往卢浮宫欢迎共济会会员,并同共济会会员们一起游行,把共济会的旗帜插到了保卫巴黎的城防工事上。
- 4月30日 公社讨论关于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的问题,鲍狄埃表示赞成。
- 5月1日 鲍狄埃投票赞成公社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并作了明确坚定的发言。
- 5月4日 鲍狄埃在公社会议上建议开办为国民自卫

军缝制衬衣的工场。

- 5月6日 鲍狄埃在公社会议上赞成“无偿发还典当物品”的法令，并提出对一切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实行制裁的提案。
- 5月9日 鲍狄埃和其他战友一起发起建立“各省协会联合会”。
- 5月10日 鲍狄埃在公社会议上赞成将公社军事代表罗塞尔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 5月13日 马克思致信弗兰克尔和瓦尔兰，要求公社对敌人保持高度警惕。
- 5月16日 鲍狄埃写信给第二团指挥官，揭露一些逃兵的活动。
- 5月17日 鲍狄埃在维克多亚尔圣母院审讯一些反动的圣职人员。
- 5月20日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公社领导加强团结。
鲍狄埃解除了资产阶级势力控制的国民自卫军第八营和第十一营的武装。
- 5月21日 在叛徒的策应下，凡尔赛分子由圣克鲁门侵入巴黎。
为抗击敌人的入侵，鲍狄埃和公社委员们一道签署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公告，又签署了第二区公社委员会告该区国民自卫军官兵书，号召人们参加真正的积极防务。
- 5月23日 鲍狄埃在二区签发文件命令：“如果第十营拒绝前进，立即解除它的武装。”

- 5月24日 公社迁入第十一区区政府,鲍狄埃也搬到第十一区,同公社委员瓦尔兰、德勒克吕兹、费烈等人一起战斗。
- 5月25日 德勒克吕兹英勇阵亡于于垒前。
- 5月27日 二百名公社战士和五千名凡尔赛分子在拉雪兹墓地进行殊死战斗。
- 5月28日 公社最后的于垒陷落。
凡尔赛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瓦尔兰被捕,壮烈牺牲。
鲍狄埃转入地下。
- 5月30日 凡尔赛造谣鲍狄埃已被捕和处死。
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光辉文献《法兰西内战》。
- 6月 鲍狄埃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创作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同时,写出了《白色恐怖》一诗,揭露和控诉凡尔赛分子的残酷镇压。
- 6月12日 马克思致信比斯利,批评公社的错误。
- 7月 鲍狄埃携同妻子夏洛琳娜·贝谛和三个孩子经由比利时流亡英国。
鲍狄埃在伦敦附近的格雷夫森德创作《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控诉敌人的白色恐怖。
- 8月10日 马克思致信于贝尔,谈国际与公社的关系。
- 9月17日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 9月25日 马克思在伦敦庆祝国际成立七周年大会上讲话。

- 1872年3月 马克思起草《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会决议》。
- 6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再次提到公社经验。
- 9月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开除巴枯宁等阴谋家、野心家,并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往美国。
鲍狄埃本年创作有《劳苦的若望》等。
- 1873年5月16日 不久前,鲍狄埃秘密返回法国。这一天,他在巴黎写作讽刺诗《拉尔本先生》。
- 5月17日 鲍狄埃被巴黎资产阶级第四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死刑。稍后,鲍狄埃带领全家和几位公社战士一道从英国移居美国波士顿。以后,相继到过纽约、帕特森、纽瓦克。先后当过绘图工和教员。
- 1874年 鲍狄埃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法语支部的活动,创作了十四行诗《酒圣水者》等。
- 6月26日 恩格斯发表《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 1875年12月 鲍狄埃加入由公社流亡者组成的共济会组织“平等派”。
鲍狄埃本年创作有《穆尼埃公民的墓前献诗》、《蜘蛛网》等。
- 1876年
- 3月18日 鲍狄埃在纽约创作长诗《巴黎公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顾了公社的斗争,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

- 7月15日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第一国际费城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国际。
- 7月17日 鲍狄埃在纽瓦克创作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北美社会民主工党立即出版了该诗的单行本。这首诗后来获得列宁同志高度评价。
- 7月19日 国际的美国各支部和其它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美国工人党。
鲍狄埃本年创作还有《皮克尼克老爹》《夏娃》等。
- 9月23日 马克思致信白拉克,高度评价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
- 1877年3月 鲍狄埃创作《物质与圣经》。同年创作还有《玛格丽特》等。
- 12月26日 美国工人党在纽瓦克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鲍狄埃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帕特森一个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 1878年3月 鲍狄埃在纪念公社周年的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
- 12月27日 鲍狄埃在帕特森举行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
这一年鲍狄埃创作了《工人代表大会》和长诗《工人党》。
- 1879年10月 法国工人党成立。
- 12月21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诞生。

这一年鲍狄埃的主要作品有《公社走过的道路》等。

1880年7月11日 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被迫宣布对公社战士实行大赦。

9月 鲍狄埃重返法国，并立即参加了工人党。写作《一切还没有变》、《失业》、《大崩溃》、《钱袋》、《捉老鼠》等诗，表达诗人对法国现实的不满。

本年创作还有《一八七一年的流亡者》、《前进，工人阶级》、《欢呼一万五千张选票》、《穷苦的若望》等。

1881年3月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鲍狄埃去英国谋生。本年创作有《被掩盖的墙》、《为兄弟们的健康干杯》、《政治经济学》、《社会革命》等。

1882年 鲍狄埃返回法国。

创作《采石工的寡妻》、《饥荒制造者》、《八号》、《神圣的三位一体》等诗。

1883年3月14日 马克思逝世。

5月 鲍狄埃创作《公社战士纪念碑》。

7月 创作《丰产》。

8月22日 鲍狄埃参加有三百个竞争者的诗歌竞赛会，他以诗歌《干什么行当吃什么饭》获第一名，得银质奖章。

本年重要作品还有《热月的女儿》、《社会大赦》等。

- 12月 法国北部昂赞煤矿工人大罢工。
- 1884年3月 鲍狄埃创作《罢工》一诗，歌颂和声援昂赞罢工。
- 5月29日 鲍狄埃致信拉法格，简述了自己的生平。
- 10月29日 恩格斯致信倍倍尔，评论公社的意义。
- 鲍狄埃参加文艺社团“霹雳”的活动。
- 鲍狄埃的诗集《谁是狂人》出版。
- 本年重要作品有《铁匠的梦》、《起义者》，以及《过剩》、《靠我们养活的人们》、《调查委员会》等。
- 1885年年初 阿尔吉里亚德斯创办《社会问题》杂志，鲍狄埃积极为之撰稿，第一期上发表《社会问题》，第三期上发表《危机》，第四期上发表《她并没有死亡》，第六期上发表《十四周年》等等。
- 是年重要作品还有《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等。
- 1886年1月—6月 法国南部的德卡兹维尔矿工举行大罢工。
- 1886年2月7日 《人民呼声报》召开四千人群众大会声援德卡兹维尔煤矿大罢工。会后，鲍狄埃写了《羊群的复仇》一诗。
- 鲍狄埃捐款支援德卡兹维尔罢工工人，并写了《请慷慨捐助》一诗。
- 5月1日 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举行大罢工。
- 4日 工。
- 1887年2月 鲍狄埃为当时代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盖德派机关报《人民之路》的创刊而创作了《人民之

- 路》一诗。同时为法国工人党中央的周刊《社会主义者》撰稿。
- 3 月 鲍狄埃写作《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一诗。
- 在这一年，鲍狄埃最重要的作品集《革命歌集》在公社社员们的帮助下出版。《国际歌》收入本集，第一次正式发表。
- 11 月 6 日 鲍狄埃因瘫痪症再次袭击而逝世于拉里波阿蒂耶医院。
- 11 月 7 日 一些著名的公社老战士在报上发表鲍狄埃逝世的讣告。
- 11 月 9 日 一万多人高呼着“公社万岁”的口号为鲍狄埃送葬。他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墓地。
- 11 月 10 日 鲍狄埃在病床上写的《莫洛赫》一诗在《社会主义者》周刊上发表。
- 1888 年 6 月 彼尔·狄盖特为《国际歌》谱曲。
- 1889 年 7 月 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
- 1893 年 12 月 26 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诞生。
- 1895 年 8 月 5 日 恩格斯逝世。
- 1908 年 5 月 24 日 由群众捐款建造的鲍狄埃纪念碑落成。一万五千名劳动群众参加了鲍狄埃墓碑揭幕和遗体改葬仪式。

编 后 记

欧仁·鲍狄埃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诗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的作者。他毕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创作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诗歌。饱含革命激情，紧密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服务，是鲍狄埃诗歌的最大特色。本书试图结合当时法国阶级斗争的实际，介绍鲍狄埃的思想与创作，以增进读者对这位伟大诗人的了解。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黄晋凯、张英伦、李忠玉、徐育民、王金陵、郭立川、崔国一、高小苗、刘恩梅、孙玉珍等同志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74级部分同学。本书全稿主要由黄晋凯同志整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罗大冈、高放、郭华榕等同志的热诚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编 者

1978年4月